

的機會，因為林蘭生的家庭相當約束，尤其是他發生反對婚姻之後，家庭中對他的行動越發注意起來，不料近來時常在外面不歸家。有一天夜裏林蘭生到環龍路史小姐小房子裏來幽會，却被他家裏人釘梢釘到了，便將他走進某路某里某號門牌記了下來，回報了蘭生的父親，果然這一夜又不歸家，如此屢試屢驗。於是有一天他父親便把林蘭生軟禁在屋裏，不許出大門口一步，一方面親自盤問他近來在外面一切舉動，究竟幹點什麼事情，依照如此常常不歸家，外面不用說得，一定有下娼婦。林蘭生一口否認，可是他同史小姐同居的消息，自以為很祕密，沒有第三個人知道，其實外面早已鬧得滿城風雨了，蘭生的父親把小型報紙記載的關於他們兩人豔聞，居然搜集了三四份，一一攤在他面前叫他看，這究竟是不是事實？

林蘭生看見小型報上的記載，置之一笑道：「這根本是捏造事實，捕風捉影之談，如何可以置信，況且這上面寫的隱隱約約，並沒有我的真實名字，豈可就指定是我。」當場把他父親責問駁得一光二淨，可是他沒有知道，梢的人早將打聽來的一切詳情，報告了他老頭子，於是他的老頭子忽然把臺子一拍責問道：「到底有沒有個件事？你還要到我面來抵賴，你老老實實說出來，可是你這幾個月來在外面荒唐情形，我一一打聽明白，不容你說半句謊，我做老頭子的把你培植得這末長大原是要你撐家立業下去，想不到你在外面荒唐到如此地步……」皮皮叭叭一陣申斥，林蘭生做了虛心小體，到這時候也就不允許他分辯，便垂了一個頭悶聲大發，一句話也不做聲。於是他老頭子將這打聽來的一情一節，告訴了他究竟有沒有這一件事，林蘭生聽了，裏面明白，這實實在在是事實，一些也沒有打聽錯，到了煞末他的老頭子便把林蘭生浪漫情形，加油加醬把她說得分文不剩，名譽臭得不堪聞問，簡直是個爛污貨，盡人可夫的淫婦。他又把自己林家的清高，林家在上海社會創辦的事業，南京路那月眼鏡，幾十年來，多少名譽好聽，為什麼林家的子孫，自降身價，同這種淫婦同住在一起，可不把林家的台也坍盡坍絕了。林蘭生對這番話，當然大半是相信的，各方面看來引證一下，覺得林蘭生難免有這種行為，但決不會像他老頭子嘴裏說得那末糜爛，所以他還是捨不得史小姐，心決不會死的。後來老頭子問他：「你以後要不要同史小姐斷離？」林蘭生因為沒有辦法，只得說斷離。他老頭子便道：「口頭上說願意斷離，我可不能信任，寫張悔過書，再看你以後情形，這一二個月裏不許

出大門口一步，接受我這二個條件我方相信你。」林蘭生兩行眼淚掛了下來，父親的命令只得接受下來，可是失了自由，他的心是決不會死的，這一夜他本定赴史小姐那邊去幽會，你想這實在是件傷心的事在史小姐這一方面老是在屋頂吹涼，等林蘭生回來，却始終沒有來。

史小姐等等林蘭生不來，這時候可九十點鐘了，按理應該要來了，爲什麼到現在還不來，問問張媽，下面阿有人來敲門，其實張媽打大門口吹涼筒進來，那裏有人來敲門，電話也沒有一個，史小姐想不到林蘭生會家庭裏發生了這個變下，還是癡心夢想着今夜一定會來的，因爲他從來沒有失過一次約，說定什麼日子來，什麼日子必定會來的。她一直等到十一點多鐘，心裏才有些焦急，請焦恐防林蘭生不要在路上出了什麼意外，在上海這是很平常的事，果真這末一來的話，我史小姐如何對得起他。想到這裏便打屋頂吹風涼下來，把張媽喚了進來問道：「四少爺今夜到這時候爲什麼還不來的？前天他不是說過今夜一定要來的嗎？我等得心裏真有點不耐煩起來……」

張媽道：「我坐在大門口吹涼，一步也沒有走開，要是他來我頭一個看見。要是有事不來，也該打一個電話過來回頭一聲，免得人家儘等了。」

史小姐不知如何這時候忽然覺得有點心驚肉跳，又打了一個寒噤，於是便說：「張媽，我不等他，先睡了，你把大門關了，這時候不來一決不會再來，你也睡了吧。」

「史小姐，爲什麼不打电话過去問問他，究竟今夜來不來的，他本人是在家裏還在外面。」

史小姐上了床，身上蓋了一條夾被才道：「不必打得，他吩咐過的，要是外面有女人聲音打來電話，家裏的人一定起疑，事體反而不好，因爲他是舊家庭，你看我這許多日子來阿會打過一個電話給他，只有他打來則有之。」

「你前幾次不是打過電話給他？」

「那是打到他店裏的，白天他在店裏，晚上回家，一待回家我就不便打電話給他。好了，別去說了，我們睡吧，他不來就聽他

來算了，明朝我當面責問一頓就是。」

到了第二天史小姐一覺醒回來，還以為林蘭生睡在她身邊，一手摸去空空的，方才知道昨夜林蘭生始終沒有來，待下了床，淨臉當口問張媽道：「昨夜有沒有人來敲過門，你留意着沒有？」

「並沒有聽見，算得留心了，我上床時候已經敲過一點鐘，這時候外面已經戒嚴了，要來也來不成了。」

史小姐放在肚裏不做聲，吃午飯當口打了一個電話到林蘭生店裏，平日蘭生在吃飯當口總在店裏時候多，不料今天一個電話打去，店裏伙計回答她並沒有到店，史小姐疑心蘭生不要生病了，伙計回答她不知道什麼原因不到店，不妨到晚上再打一個電話來問問，史小姐掛了電話，不知如何感到一陣心驚肉跳，心裏就很無趣起來，因為這肉跳最是一大忌的事，不是自己遭到倒霉，便是自己的親人遭到不幸，最是靈驗不過的。當下便對張媽道：「張媽，我有樁心事，說出來真有點可怕，還不是輪着我倒霉，還是輪着四少爺倒霉，昨夜同今天我二次心驚肉跳了。」

張媽道：「不會的，人家雖然這樣說，心驚肉跳，必定有倒霉的事情發生，我只聽人家這末說，自己也沒有經着過，我想也不過說說罷了。」

史小姐爲了調查林蘭生不出來的原因，究竟還是病倒還是發生了意外，當天下午，親自趕到他的眼鏡店裏去探問，那個櫃臺上職員對史小姐道：「林先生還沒有來呢。」

「你們可知道林先生今天會到店嗎？」

「這倒沒有知道，請問尊姓？」

史小姐打了一個謊，說道：「鄙姓王。」

「那末請王小姐打一個電話到他公館裏問問他，今天出來不出來好了。」那個職員說着便領林蘭生到了櫃臺裏面會客室坐下。

史小姐看見那個職員替她撥了電話號碼，又對她招招手叫她去聽電話，史小姐臉一紅，立刻走上對職員笑道：「請你代打一打吧，我是女人不便打給你們小開呢。」

於是那個職員便代為打去，一問了之後，原來接電話的是林蘭生的父親，職員便問小開爲什麼還不到店，因爲有個王小姐要找他。蘭生的父親別的話一句沒有，只說店裏的事我已經派有別人，這一二個月裏我不許他出大門口一步，因爲他在外面實在太荒唐，真豈有此理。說了這二句電話便斷了，那個職員掛了電話告訴史小姐道：「事體是這樣的，我們老板來接的電話，言語之中非常生氣，對我們小開，大不滿意，大致這一二個月裏不許他出大門一步的表示，看情形今天是不會到店了。」

史小姐心裏一急，問道：「啊呀，他爲了什麼事情要被父親如此管束，不給他出大門口一步？那末這店裏的事呢？」

「店裏老板另外派人來，在電話裏老板說小開近來在外面太荒唐，大致說他腳頭太散，三隔二夜不歸家，據我們知道他近來搭了姓史的女朋友，時常外面在一起，這個姓史的看情形要下嫁給他，但小開已經訂過婚，明年正月就要結婚，只不過半年了。當然老板很生氣。」這個職員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這位王小姐就是史小姐，他說到這裏又補充二句道：「據人家說這個姓史小姐是箇十三點，你想我們小開如此瀟灑的一個，會同這種十三點女人搭在一起，這是他的糊塗，實在不犯着。」

史小姐臉色又是一紅，吐裏說不出的窘，心想，要是你知道我姓史，故意當了我面罵，那你簡直是個王八蛋。當下便同他點了一下頭回了出來，可是那個職員討好起見說道：「王小姐，你要是一定見我們小開，不妨到他家裏去好了。」

史小姐理也不要理他，早拉開玻璃門到外邊來了。到了馬路上說不出的心頭之恨，一時不知上那裏好。

當時史小姐心中說不出的難過一邊走一邊想：林蘭生會遭到他父親如此約束，這末長入一個人，又不是一個三歲小孩子，聽聽那個職員說好像我同他的關係他們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說他在外面如此荒唐，早知道林蘭生沒有資格出來白，相算是懊惱同他在一起，苦的現在同他謀一面都不可能。當下史小姐回到家，打算寫封信去安慰他，又怕被他父親拿到，林蘭生也未必能夠看到，想想索性不寫，隔了二天史小姐忽然做了個惡夢，醒了回來非常的清楚，因此又是一陣心驚肉跳，因爲從來

不做夢，誰得做着一個夢，這是非常準確的。原來這個惡夢看見蘭生服毒自殺。史小姐親自陪送醫院求治，無奈服毒過深，死在院裏，當時史小姐哭得死去活來，傷心極了。這個夢做到這裏，也就哭醒了回來，一顆心跳得非常厲害。一想事情很有點突然，可不要真的林蘭生應着夢裏情形，那就完結了。於是忽忽下床，這一天起身特別的早，一清早趕到林蘭生的眼鏡店去打聽打聽，也許有些什麼消息，她想到這幾天來心驚肉跳，一定要發生不幸的事體，可不要真的林蘭生服毒自殺了。

史小姐趕到眼鏡店，大門還不會開，只見一個職員手上拿着一張藍紙，正在外面大玻璃櫥窗上張貼着，史小姐好奇心的走上去一看，只見八個字道：「家有喪事，暫停一天。」心裏頓然一跳，拖那個職員急急問道：「請問先生，家有喪事，那一個人死了？」

「我們小開呀，林蘭生昨夜九點鐘死在寶隆醫院裏。」

史小姐眼前一陣黑，大驚失色道：「什麼病，什麼病？我同你們小開向來認識的，我一定要去吊他！」說着兩行淚水掛了下來。那個職員道：「今天下午二點鐘在樂園殯儀館大殮，我們全店的人都去，你小姐請直接到殯儀館去好了。」

可是那個職員告訴史小姐這幾句話，她一時受了刺激，一句也沒有聽入耳，還是拖了他問道：「林先生生的什麼急病？生的什麼急病？」

那個職員把藍紙張貼好了，站在門口，雙手撐在腰眼裏答道：「並沒有生急病，據說喝什麼毒藥水自殺的，死得非常的慘，肚腸一寸一寸爛斷的，一待到覺得已經不能開口講話，一個毒藥空瓶跌在地上，人也倒在地上，發覺後知道不好了，小老板服毒了，家裏的人便鬧翻了，哭聲震天，立刻手忙腳亂，送寶隆醫院，那時候七點二十分光景，立刻灌腸急救，無奈服毒已深，延到九點鐘才斷氣，一個人有什麼用，沒有幾天之前他到過店裏來，很漂亮的一個人，又不是愁吃，又不是愁用，爲什麼要自殺，世上自有許多想不穿的人，真不明白他們如何用心呢？」

史小姐聽到這裏，極力忍耐住心中悲傷，含了一泡淚水道：「你……你……你可知他們小開自殺之前有什麼書信留下來沒

有？」

「倒不仔細，這要問問他們家裏的人方才知道。」這個職員說着又對史小姐揚揚手道：「你現在就可以到殯儀館裏去，他是昨夜九點鐘死的，十一點鐘就車到殯儀館裏去了。」

史小姐猶疑了一下，決意先回家一趟。把自己臉上胭脂脣膏淨除了後，單旗袍也改穿了一件素淨點的，然後來到一家鮮花店，定了一隻特大特大號的花圈，限半小時裏趕出，代送殯儀館，在標帶上寫蘭生先生仙逝，下款寫王蘭芬敬輓。她把自己真姓名掩沒了的原因，只怕他家族方面有一種不方便，覺得反而不好，只要死人肚裏明白算了。另外又買了一百塊錢錫箔，預備親自帶到殯儀館裏去。

定了花圈回來，她的娘姨，趕到史小姐房間裏來問道：「四小姐，四小姐，有個姓林的給你一封信，壓在玻璃版底下看見沒有，今天一早就送來的。」

史小姐聽見娘姨說一封姓林的來信，心裏又一跳，連忙趕到自己房間寫字台上一看，果然是林蘭生的筆蹟，急急拆開一看，只見上面一語一淚寫道：

「親愛的史小姐：當你接到這封信時候，我們已沒有見面的機會了，噯，我福薄，我不知前世作了什麼孽，投生到這個吃人的舊家庭裏來，而今我是犧牲了。這次我頓生厭世，有二大原因，第一我不能得和你有白頭偕老希望，第二我以後便毫無做人的樂趣。雖然猶生，還不如爽爽快結了了我的生命來得乾脆。我死了之後，你不必爲我悲傷，如果有靈魂的話，我當日夜跟隨你左右保護，你不必怕懼，希望你每年清明這一天，到我墳上去望我一次心願意足。史小姐你終究還是幸福的，願你永遠快樂，那信付郵之後，我便仰藥自殺矣，史小姐，你一點也沒有知道嗎，想你的心一定會驚，肉一定會跳，現在窗外月色非常光明，想到和你在環龍路寓所賞月的情景，不堪回首了，寫到這裏，我的手抖得厲害，不能再往下寫，願你珍重。」

史小姐看完了林蘭生這封絕筆信，淚水忍不住往下滾，悲傷已極。當下便折折好，鎖在抽屜裏，一看辰光已經十二點多鐘，林蘭生是下午二點鐘大殮，便告訴娘姨道：「此刻我有事馬上出去一趟，午飯不回來吃了。」說着便匆匆出門，恐怕家裏的人多起疑心，索性一個也不提起她帶了一百塊錢錫箔，又趕到那鮮花店裏去，問問花圈送出去沒有？據說早已送去了。於是史小姐便吩咐自己車夫直向大西路樂園殯儀館面去。

史小姐趕到了樂園殯儀館，一進門便有手持引帖的人領了進去，只見紮着素的禮堂下圍滿了辦事的人，史小姐到達司帳處便把錫箔交了帳房，說是王蘭芬名字，經記錄上簿子後，然後走到中間禮堂，突然哀樂大作，皮皮叭叭，奏了起來，史小姐當面看見懸着林蘭生遺像，很漂亮的一個小白臉，想不到已經死了，當她吊他時候又忍不住掛下淚來。吊畢看見旁邊一個小孩子跪在地下，也就站了起來，史小姐對她看看，一個面孔很像林蘭生，也許是他弟弟，只是今天別的人一個也不認識，林蘭生的父親聽說沒有到，他的家族以及親友統統到，在背後議論紛紛的，都不認得史小姐這個人，最奇怪的沒有把報喪條子送給她，今天如何會來的，有的打算問問她，究竟姓什麼叫什麼，同林蘭生生前什麼關係，可是這些話又未便開口問，當下招待員把她招待到旁邊一間會客室坐下，史小姐問道：「大約什麼時候大殮呀？」

招待道：「說是說二點鐘，不過總要過頭些。請問小姐尊姓？」

「鄙姓王，我同林先生生前是一個友誼的關係。」

「噢，王小姐，用過飯沒有，請到後面一間用飯去吧。」招待員便領着史小姐到後面一間食堂裏去，史小姐今天一早到現在一些東西沒有吃過，肚子也覺得餓了，心想到這地方來也不用客氣，便跟了招待員到了食堂，一看食堂裏面有下十多桌酒席，一批人都在那邊吃着喝着，史小姐揀了一個空位坐下去，說巧真巧，恰恰坐在她旁邊的一個小伙子就是眼鏡店裏職員，那一天史小姐到店裏找林蘭生，是他代為打電話的，所以兩下都認得，那職員待史小姐剛正坐下便對她一笑道：「王小姐，王小姐，你什麼時候來的？」原來史小姐在他面前也說是姓王，都報的假姓，史小姐在許多陌生人中有了個相熟的，格外來得

投機，便兩下談起話來。史小姐最要緊的是問林蘭生當時死的情形，如何樣子。這個職員道：「我們小開會自殺，這是誰也沒有想到，死的時候我雖然沒有看見，但當時在旁邊的人告訴我，說死得慘極了，老老板也哭得昏過去，早知道爲了管得他婚姻不自由，而自殺，他大不應該不放他出大門口一步……」

史小姐眉頭蹙緊了道：「林先生一條性命，依你這樣說來完全害在他老頭子手裏，你想林先生又不是小把戲，到底也這末長大一個人了，走到外面去誰不認得他，如何還會荒唐的，便一些面子不留他，把他如此約束了起來，連大門都不許他出一步，老頭子手段未免太辣，處在今日之下實在不應該，雖然我同林蘭生根本沒有關係，只不過一個友誼而已，聽見他爲了這樣而死，實在有些氣不平。這是人人批評他老頭子錯的。」

那個職員點點頭不做聲，因爲同席的人都是林家親眷，有許多話不便講，心裏同情史小姐的話是對的，他接下去道：「據說他是喝來沙爾而死，因此死得異常的慘，而一封遺書也沒有，據娘姨說：自殺之前三小時吩咐娘姨寄過一封平快信出去，那信壳上是寫西摩路，一個姓史的女士收，依我推想這個姓史的就是我們小開的愛人，這封信分明通知她：我林蘭生已經自殺了。這是一般人的推想，如果這姓史的接到這封信，知道這件事，一定哭得死去活來，這是必定的，必定的。」

史小姐臉一紅，極力忍耐住，只當噤介事道：「那末後來發覺已經不及救治，送到醫院裏斷氣的？」

「發覺時候還有一些氣，但已經不能言語，待送醫院灌腸，已經無及，九點多鐘朝西方路上去了。噫！一個人這樣想來真毫無意思。」

當下談談講講，也就把午飯吃好，各人散了開去，史小姐又兜到禮堂裏來，想看看自己的花圈陳列在什麼地方，只見那頂大的花圈就是她送的，陳列在恰恰中央。這時候已經一點半鐘，史小姐又找到那職員問道：「你可知道一口棺材多少錢買的？」

「聽說一萬五千元，給他手指上帶去的還有一粒二克拉鑽戒，他平日最愛這只戒子，老老板說決意給他帶去。」

「穿什麼服裝下材呢？」

「員外裝束。就快大殮了，你等一會看林先生下材罷。」這個職員又趕東趕西忙得滿頭大汗，史小姐舉目沒有一個人認得，便坐在會客室等着大殮時候，預備送了下材之後才回去。

果真不一會工夫哀樂又大作，那天天井的廣場上一班童子軍樂隊吹得異常賣力，那大銅鼓「蓬……蓬……」一記一記擊下去，地皮也好像跟着震動。這時候禮堂上情形頓然紊亂起來，幕後還有悲悲切切的哭聲，聽說這是林蘭生的娘，哭得眼泡皮已經紅腫，也就一日一夜沒有東西吃過了，許多親親眷眷包圍了她勸慰着，可是勸管勸，哭管她哭。史小姐聽說馬三就大噙，便擠在人叢中一直到了幕後，只見一口推光漆的棺材，擱在二條板凳上，棺材蓋也就揭了開去，這時不但哀樂大作，同時中園鼓樂一直吹到幕後來，情形異常緊張，許多人手忙腳亂的個個滿頭大汗，正在這當口，林蘭生的遺體由二個穿白長衫的殯儀館化裝殮尸員打邊門裏櫃了出來，這時候遺體已經把員外衣服穿好了，史小姐沒有看見也算了，可是林蘭生這付裝束，忍不住心中一陣悲傷，便號啕哭出聲來，她打算再見一見林蘭生最後一面，但她耐不住心頭悲痛，無論此何不忍去見他最後一面了，耳邊只聽得人說：你們都別哭了，林先生眼睛閉得很緊的，面露笑容呢。史小姐這時候悲傷萬分，聽了這句林先生眼睛閉得很緊的話，她連忙抹了一把淚，擠到材邊去見他一見，表示我史小姐來送你下材，知道否？但她剛正打算一個身體撲過去，不料棺材蓋剛正蓋上，四隻釘就「拍拍拍」的敲了下去，史小姐欲見他最後一面已不可能，心中像刀割着痛，於是一片哭聲中間她加入大哭了起來。

後來史小姐看見許多女人都止了哭，她也就拭了拭淚，問旁旁一個人道：「林先生的材還是暫時寄存殯儀寄柩所裏還是運到家鄉去？」

那人答道：「將來再運下鄉，眼前運輸不便，只得暫時這裏寄存一寄存，現在立刻就要移到寄柩所的。」

史小姐一想決意送了他寄柩所再回去吧。看見每人在那大香爐裏拿一枝香，她也去拿了一枝在手裏，準備送喪的意思。

果然隔不了一會工夫，哀樂前導，接上是二面金鑼，「鐃……鐃……」的敲了起來，許多人排隊的排隊，中間還有一批道士，夾着中國鼓樂，吹的吹，敲的敲，煞是鬧猛，後面便是跟上一批送喪的人，各人手裏舉了一枝香，史小姐也舉了去，擠在女人隊裏，排成一條長長的蛇陣，後面抬着的便是那口棺材了。前面的金鑼聲又大作，這分明是動身了，於是前面一排人走動，後面便跟上。

寄柩所近在咫尺之間，用得大門，兜上一個大圈就到了，於是童子軍哀樂同中國鼓樂，散開兩旁不斷的吹，送喪的人也散在兩旁，只讓那口材荷荷的抬進房子，那邊早安排了香燭，祭品，還要祭林蘭生一番。在廣場上一隻大化錫箔的缸，燒得緋紅，一批送喪人手裏一枝香都往這缸裏投了下去，史小姐也看樣學樣把香投了，看見一批男男女女在那祭台前一拜着，她也在中間拜了一拜，不一會工夫也就一切禮節完畢，史小姐也就離了殯儀館回了出來。

她一脚車子到了環龍路公館，跨進門，張媽看見她眼泡皮有些紅腫，還當做她吹進了灰塵，可是又聽見她嘆了一口長氣，便走過來問道：「四小姐，你今天有些什麼不高興？」

「張媽，你還沒有知道？！四少爺幾天沒有來，我知道一定有下什麼變卦，我的心驚肉跳，這就是不祥的預兆。原來他昨天夜裏死了！我今天早晨才得到他死的消息，方才吊了他回來呢。」

「哎呀，什麼病？幾天沒有看見已經死了！」張媽也吃驚起來。

史小姐靠在沙發裏嘆了一口長氣道：「一言難盡，我也不願去提起他，做人真覺乏味極了，從今以後我不願再到外邊去交際，暫時守上一守，這個夏天或許我出門去避暑，也說不定，上海空氣太壞，碰來碰去都是碰着倒霉的事。」

可是史小姐打算出門去避暑，這也不過是一句話，事實上她一個人出門也感到很寂寞的，上海空氣雖然太壞，細想起來還是上海是個活絡地方。史小姐自從林蘭生死後，良心上似乎很對不起，如果她不去引誘他，同他發生了肉體關係，林蘭生決不會對孫家三小姐婚姻提起反對，不提起反對，也決不會時常外面住夜，不住夜老老板也不致加以行動上干涉，所以間接

上林蘭生一條性命還是寄在史小姐手裏，這些史小姐未嘗不明白，因此她愈想愈傷心，一個人一天到夜恍恍惚惚的彷彿癡的一樣，索性連西摩路自己家裏也不去，每天住在環龍路小房子裏。正在這個時期裏忽然下身子了一個毛病，這毛病的起因，一半是平日太荒淫的關係，一半由於心境鬱結而起，原來是一種惡性白帶，來勢非常的猛，一天也不知換多少次褲子，一會溼了，一會溼了，難受不過，勢必要換，換了一會兒又溼了，因此心裏異常焦慮。這一天她不得不回到自己家裏去，她找到了二哥，推說這二天胃病大發，一個女人有了惡性白帶，不斷的淌，也就變了一個萎黃病，不但面色枯黃如紙，血色毫無，頰然也瘦了。二哥看見史小姐病容滿面，很是擔憂，考慮了一下，決意替她介紹一家世界療養院去醫治，問史小姐心意如何？

史小姐問道：「我只要醫院設備好，醫生高明，多化了一些錢也沒有關係，總要把病魔早日脫離，我實在受不了這個痛苦。」

二哥道：「你放心，這家世界療養院在上海很有聲譽，是我一個知己朋友開設，主任醫師叫柯爾門博士，他是美國籍，極有本領，我陪你一起去，要主任親自替你醫治好了。」

史小姐一想：如果二哥陪了去，不是事情就穿綑，便說：「這樣好了，你也很忙的，我不來麻煩你，還是寫一封介紹信，我帶了信去見他。」

二哥一想不錯，當下便寫了一封介紹信，交給史小姐道：「你放心，柯爾門醫師不要說對胃病有經驗，就是其他病症，只要經他的手，就可以告訴你多少日子會好。」

第二天史小姐便帶了二哥介紹信，一直到了世界療養院，這個醫院果然不錯，五層樓洋房，建築在一個花園中間，大草場上汽車停了不止。史小姐進了裏面大門，到了問訊處，便拿出那封介紹信，問訊處職員道：「這封信是否聽回音？」

「不但聽回音，我親自要同你們院長談話。」

「好，請這裏坐一會。」那個職員便拿了這封信到裏面去了。

隔了一會那個職員又回了出來對史小姐道：「來來，你跟我進來。」便領了史小姐上了樓，到了一個房間門口，又吩咐史

小姐在門外站一站，職員還須要進去問了一聲，是否便領客人進來，說領進來，方可進去，否則不可貿然闖進去。因為柯院長是個西洋人，皮氣同中國人不同，動不動罵院中的中國人「彈姆，彈姆。」一些不留情面，院中的醫生，看護小姐，以及上中下職員，他一概不管帳，要罵就罵，因此全院的人都見了他怕，背後沒有一個不罵他這種外國畢三，將來替我們中國人倒夜壺的日子會到的。可是他待每個病人却特別的客氣，一則因為這是交易他們院裏的生意，二則來到這裏療養的都是有錢的大闊佬，所以待他們更加客氣，當他們老爺一般看待。

當下中小姐進了柯院長的辦公室，兩下見了面，柯院長對史小姐却表示十二分歡迎，握了握手，請她坐。在史小姐思想中，以為柯院長是個又長又大的人，其實同中國人身胚彷彿，而非非常和善，一口上海白，講得十二分純熟，足見是個極熟悉上海情形的人，什麼他都懂。史小姐起初用英語同他談話，柯院長極為驚異，想不到史小姐英語如此流利，待到柯院長改用上海話同史小姐談，史小姐又驚異起來，想不到他上海話會講得這樣的好，於是二人一會用英語，一會又用上海話，夾雜談着。柯院長問道：

「密司史，你的胃病什麼日子起的？還是吐酸呢？還是一種肝胃氣痛，你將詳細病情告訴我。」

史小姐那裏是患的胃病，面孔一紅，一時回答不出，垂了一個頭，只是含羞的笑着。

「噢，你爲什麼不做聲，胃病是一種極平常的病有的人極多，這有什麼怕羞？」

「我不是胃病呢，柯先生……噯，我真難爲情開口……」

「什麼，你不是胃病？我是醫生，你應該照直說。」

史小姐臉紅得發了紫，還是開口不出，把絹頭掩了一個臉。

這一來柯爾門院長大爲奇怪起來，料知史小姐決不是胃病，於是便打自己坐的椅子上，走過來貼着史小姐坐在一起，一手搭在她的肩胛上，輕輕拍了一下，一笑，這一種情形有失院長尊嚴，其實柯院長熟悉中國情形的關係，他也不知鬧過多少次。

風流韻事，專門歡喜在中國女人面上吃豆腐，不三不四的，同你攪不明白，實際上柯院長却是個淫徒，據說到他院裏療養毛病的中國貴族婦女給他用手腕吊上梯子，因而發生關係的，時常由女看護嘴裏傳出來，這已經是公開的祕密了，他是一院之長，又是一個金黃頭髮，藍寶石眼睛的西洋人，拉起罵你「彈姆彈姆」的，誰敢撒一個屁，於是他就利用診病上便利，實行獵豔手段，也自有這一批中國女人，去歡迎他，供獻上去給他玩弄。

柯院長看見史小姐生得相當漂亮，服裝很摩登，雖然同她二哥是朋友，却也顧不來這些。當下拍了拍她的肩胛，輕輕笑道：「密司史，你老實說出來，我知道你決不是胃病。」

史小姐立刻回過頭來笑道：「那末你猜猜看，不是胃病而是什麼病？」她覺得柯院長對她很熟絡，一個身體貼緊着她。「決不是胃病，也許是下身毛病？大凡你們中國女人到這裏來看病的，不知何故，獨多是下身病，暗病，不可告人的性病，因為我們這裏療治女人暗病，性病有獨到的經驗，大凡醫好出院的都知道，而十個女人來看病，倒有八個是見了醫生面紅耳赤說不出來，這就是暗病，做醫生的人見識多了。」

史小姐給他這末一說，面色更加紅了，垂了頭只是笑。

柯院長問道：「是哇？是哇？阿是下身毛病說噯？」一口純粹蘇州口音說得史小姐又忍不住笑了起來，只點點頭道：「是的，是的。」

「如何，如何，竟然給我料到，好，那末你照直說，下身那一種病？」柯院長邊說邊捉住史小姐一隻手臂，在皮膚上，筋脈上，一點一點驗着，一直驗到臂彎裏，說道：「密司史，你也許有梅毒？」

史小姐心裏一跳：「密司脫柯，你別瞎三話四，我從那裏來的梅毒？你可知道我下身毛病是白帶呢？我以為中國女子患白帶的十個之中有九個，俗語：「十女九帶」，雖然也是下身病症，這根本是不好台的。」

柯院長道：「我明白，我是一個極有經驗的醫生，統統明白。你患的白帶，要知道定是一種有梅毒性的白帶，在我們醫學上

稱爲淋病。其中有細菌，這一種細菌，就是同有淋病的人發生了關係傳染來的。密司史，我問你，你的丈夫是否在上海？」

「我根本還沒有嫁過人呀！那裏來的丈夫？這不笑話了。」

「沒有嫁過人……那末你一定同有淋病的男子發生過肉體關係？」

史小姐臉頰然一紅道：「也沒有過。所以我要查問你說我有梅毒，這梅毒從何處而來的，這倒是個疑問？我是個有名望的大公館裏小姐，你同我二哥老朋友，當然知道的，平日我難得出大門口一步，就是交際場中周旋，也是規規矩矩，一到晚上就要回家，試問我同誰去發生關係，這真是一樁冤枉的事。現在空話別多說，你又沒有診過我的病，如何會知道的？」

柯院長給她這末一說，倒有點相信起來，便說：「不過淋病有二種，一種是有毒，一種無毒，無毒的一種，大凡由身體虧弱而起，就是不醫也能够會好。有毒的一種則非打針不可。現在聽你說沒有同男子發生過關係，當然身體虛弱而起，現在你跟我到五樓手術間，給我檢驗一下再說。」說着便領了史小姐趁電梯到五樓去。

當下柯院長親自把史小姐領到五樓大手術間內，開進門去真可說清潔無比，纖塵不染，雪白光亮，後面進三個女看護，助理一切。據說這間大手術間，院裏共有二間，至於小手術間，不下有五間，唯獨這二個大手術間內醫療器械，設備得最完善。各式各樣醫療器械都有，什麼×克司光，太陽燈，高度顯微鏡，等等，應有盡有，這二間原是作爲內外科重要病症開刀之用，中間懸着的那盞燈，同平常吊燈完全不同，只見光，人站在燈底下不見黑影子，對開刀上的動作是一些不受妨礙，據說上海像這設備的只有三家醫院。

史小姐到了這裏，看見四壁玻璃窗裏，全是雪亮的刀叉，鋸子，大瓶，紗布，棉花，鼻子裏聞進的全是藥水和酒精氣味。柯院長一邊在自來水龍頭上洗手，一邊對史小姐笑道：

「密司史，我同你哥哥是好朋友，所以親自替你看病，不然像你這種小毛病，由院裏醫生看看算了。真正重要危險的，我才親自動手。」

史小姐笑道：「很對你不起……」

「用不到對得起對不起，這是我們的責任。」柯院長却是把這隻手可洗了一刻鐘還不止，仔細是仔細極了，洗後才套上一雙消毒過的橡皮手套。這時候二個女看護吩咐史小姐睡倒那張白漆手術床上去，這一來真叫史小姐有些難爲情，這分明上了手術床，就要脫開褲子來實行檢驗了，這羞不羞的，老實說自己肚內明白，生的毛病有沒有毒，這是不難知道的，因此他的臉一紅，頓然窘了起來。

二個女看護站在史小姐旁邊含笑，道：「請史小姐睡到這張手術床上，讓柯院長替你檢查呢。」

史小姐又是一窘，連眼珠都漲紅了，額角兩旁邊的青筋也高了起來，柯院長正色道：

「密司史，你睡上去吧，這有什麼怕羞？我們是醫生，你是正式來醫病的，在我們目光裏不論男女任何暗病，或花柳病，都認爲很平淡一件事，根本沒有羞不羞，我們見得多了，而且每一個病人有下這一種暗病，我們院方極守密祕，不予宣佈出去，這是我們醫生的性格，所以你大胆放心，不必怕。」

史小姐彷彿逼上梁山，到了這一個地步不由她不答應，也不由她不睡上這張手術床，於是硬了硬頭皮，決意放些勇氣出來，事體橫豎僵了。二個女看護見她靠近來，便把她的身體托了一把，仰天睡到手術床上去了。二個女看護便把史小姐的旗袍解開，又解開裏面的衣服。柯院長拿了一塊白玻璃片，一手拿了一枝白銅細桿，這白銅細桿便是採取史小姐分泌出來的白帶液體，然後刮在玻璃片上，作爲檢查的材料，俟液體乾之後，再放到顯微鏡底下檢驗，這裏面究竟有沒有淋菌，如果沒有，便診斷爲無毒，有淋菌便斷爲有毒，並且還可以分其病症重與輕之別，重者淋菌最繁盛，在檢驗報告單上是劃下四個「十」字，輕者一個「十」字，二個「十」字，如在三個「十」字以上就是很重的了。

柯院長把史小姐的白帶採取了之後，於是二個女看護把她的衣褲套上道：「完畢了，請你起來吧。」

史小姐出於意外的，只不過過五分鐘工夫呢，已經檢驗好了，連忙問如何情形，柯院長手裏拿了那個玻璃片在光頭裏照了

又照一邊道：

「現在還沒有知道，待放到顯微鏡底下檢查之後才可以告訴你，請你到二樓會客室坐一歇，我立刻替你檢查，再隔半個鐘頭聽取報告罷。」

史小姐只得退了出來，趁電梯回到二樓會客室，靜聽柯院長檢查後的報告。

隔了好一會，柯院長拿了那張檢查報告單，匆匆忙忙趕到二樓會客室，看見史小姐正在閱報，便對她招手道：「密司史，來，請到我辦公室裏來。」

說是史小姐便跟了柯院長到了他自己辦公室，把門關上，柯院長笑嘻嘻道：「密司史，哼，你對我不忠實，剛剛你對我說的話，全是哄騙我的……」

史小姐臉一紅笑道：「你怎麼知道我哄騙你？」

柯院長坐下了下來，手上拿了那張填就的報告單，正色道：「老實告訴你，密司史，你的白帶簡直是一種最重的淋症，檢驗下來，這報告上是有四個「十」字，可見是一種惡性淋帶，白血球內外全是淋菌，紅血球內外也全是淋菌，足見淋菌繁盛，子宮裏面已成了一個潰爛局面，這一種病，無疑的你並不是爲了身體虧弱而起，你老實告訴我，不用瞞得，你一定同有淋症的男子發生了關係，以致傳染來的？」

史小姐臉紅得發了紫，一口否認道：「沒有，絕對沒有。」

「這又何必呢，老實說，我們做醫生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可說天天鑽在這裏面吃飯的，而且經過顯微鏡下檢查，這是一般事實，毋庸抵賴，實則實，虛則虛，我決不會冤枉你，到了這一個地步，還說謊，未免太笨拙了。」說着把手裏那張報告單交給史小姐手裏道：「你仔細看看這張單子，一絲一毫不會錯誤，就是你到上海最大的醫院，或到工部局細菌化驗所去檢查，報告是一樣的。」

到這時候史小姐垂了一個頭方纔不做聲，承認是有這樁事。於是柯院長道：「你還是忠實說出來的好，如果一定不說，也沒有關係，病情我已經明瞭，依照我們的手續替你治療就是。」

史小姐道：「你們手續如何辦法？」

柯院長道：「分二種，一種是住院，我們這裏有很好的病房分特等、頭等、二等三種，特等每天一百元，頭等八十元，二等五十元，醫藥打針在外，以上均按天計算。第二種是每天到院裏來治療，那末住院則可省却不過對病症的本身，痊癒的迅速，當然住院最適宜。」

史小姐道：「住院那倒沒有問題，不過我有一樁請求你，無論如何我的二哥面前，不可以將我的病情告訴他。因為我的面子實在有關。這一點要求柯院長一定答應我。」

柯院長便拍拍史小姐肩膀笑道：「當然，你就是不告訴我，我們也決不會對任何人宣佈出去，你放心就是。」

「還有其他醫生，女看護，會不會講出去的？」史小姐實在不放心，翻復問着。

「你這個病歸我親自治療，與其他醫生不相干，就是女看護，只須我吩咐她們一聲，自然也不會說出去。其實你密司史未免太膽小了，我們這裏婦女住院療養的，十之六七是白帶病，這是一種都會病，上海的婦女來得更加多一些，因為自己的丈夫不免在外而涉足花叢，傳染來的成份較多，以致傳給了妻子，而做妻子的不知道這中間的原故，以為是自己虧弱而起，實際上由虧弱而起，百不得一，為數極少。所以你以為說出去有關面子，在我們醫生眼裏平淡無奇，有什麼道理……」

史小姐想了想道：「那末我就住頭等病房吧，每天化上八十元，十天也不過八百元，一月也不過二千四百元。我問你：像我這毛病幾天可以完全斷根？你不是包醫的？」

「我們雖然不是包醫，但實際上等於包醫一樣，因為不完全痊癒，我們照章不让你出院，務必完全斷根，經過檢驗之後，確全淋菌全部肅清了，方始可以出院，我們對每個病家非常的認真，一律負責的，至於你這個病，至少三個星期，慢一些，仔細一些。」

最好一個月，一個月過得很快的。並且所化幾千塊錢，也很便宜，對自身的康健上，究竟是解除了一層障礙。淋病在身，一天要換多少次褲子，這是多末痛苦的事……」

史小姐道：「那末在治療時期裏我可以不可以自由行動？」

「絕對自由行動，但每夜十時以前要回院，還有一點就是宜乎禁止與不潔的男子行房。」

「那當然不會的。對於飲食呢？也忌嘴嗎？」

柯院長道：「絕對不忌嘴。除了刺激性的酸辣。麥酒暫時禁止外，其他一律可吃。你現在就決定住院罷？請你填個名字，住址，今天就替你打針呢。」

自從這一天起史小姐便正式住到這家世界療養院來治療這個風流病，由她指定柯院長替她打針，替她洗滌，別個醫生不要，女看護也祇規定二人，史小姐只怕她們宣揚出去，實在面子有關。而這二個女看護，史小姐特別待她們好，又買了二隻金手表，私下送給她們每人一只。好得史小姐手邊有錢，在這種地方化掉一些，真也不放在心上。因此二個女看護，把史小姐馬屁拍足，服侍十二分週到。這時候正在炎夏的天氣，而史小姐住的這間頭等病房，果然不錯，彷彿像個貴族公寓一樣，裏面派頭實足，清潔無比，可是一到了下午，太陽反映進來，房中非常的熱，雖然窗有竹絲簾子，室中還有電扇，但熱氣依然抵擋不住，史小姐每天到了下午有些登不住了，便約着二個女看護到外面去看電影，上冷氣跳舞場，有時便約着她們在院中又起麻將來，叫名在醫院裏，無異住在一個旅館裏一樣。大凡生花柳病到這醫院裏來的，因為並不需要睡倒，如果叫他們靜靜的在房中一步不要動，事實上也辦不到，因此院方對這一批病人，似乎格外放縱，只要付了房錢，醫藥費，你出去看電影也好，跳舞也好，在院裏約了人又麻將也好，拉胡琴唱戲也好，院既概不與問，何況這一批都是少爺小姐，大亨，名人，似乎不便加以干涉，否則他們火一冒，換一家醫院去了，這就是一筆損失。

這一天下午柯院長到史小姐房間裏來，打算告訴她明天早晨第一次撒出來的尿，要去加以檢驗，房間裏却鬼也沒有一

個，問問二個看護，一個也不看見，當下不做聲，到了晚上，經過柯院長最後一次診治之後，他便算公事完畢，回到自己府上了。這時候史小姐方才打外邊回來。柯院長道：「你到那裏去的？」

史小姐笑道：「你不是說過行動自由的嗎？我去坐冷氣舞廳去了。我怕是恨得來，這裏頭等房間，每天到了下午熱壞人，叫我如何吃得住？」

「好好，明天你就調到特等去好了，費用加得有限，一其實柯院長是一記做生意的噱頭，全院的頭等病房，要算這一間頂熱，他料到史小姐是敲得出錢的人，只要你說熱，就替你調到特等裏去，房錢每天加得僅有念元，而醫藥一切費用却跟着漲上一倍也不止，這是跟房間走的，譬如住二等，打一針取手續費十元，頭等就漲到三十元，特等便增到六十元了，而一樣的打針，一樣的用藥，根本沒有分別。而柯院長知道史家的底細，料到史小姐一定會調房間的。」

史小姐竟然中了柯院長的計劃，當下回答她道：「本來你們有特等房間，應該早一天替我調換，爲什麼使我不滿意了才說是調到特等裏去，你看我不是出不起念塊錢的人。」

柯院長笑了笑，不做聲，當下便由看護領了史小姐，柯院長三個人到三樓特等房間，揀了一間四八號，開進去看看地方比較大一些，有二張牀，一張晚上陪的人睡的，木器傢伙一律是克羅米鋼具，這是一個特色，窗外一片樹蔭，又風涼，果然這裏很不錯。史小姐很高興道：「我早知道有這末一間，一進來就住這一間，我沒有問起，你們也不告訴我。」

看護道：「這四八號病人昨天才出院，特等房間常常滿的，因爲到這裏來療養，沒有一個不是闊綽朋友。」

柯院長才道：「密司史，你明天早晨下床第一次撒出來的小便，請你撒到一個玻璃杯子里，我要拿去檢查，千萬別忘記。」史小姐點了點頭道：「我的毛病已經好了，這二天已經乾淨了。」

「決不是這末簡便，淋病是一種最難斷根的病，不但驗尿驗血還要驗骨髓，然後沒有淋菌才斷爲痊癒，否則你到了明年春天依然復發，前功盡棄，重新復醫。」柯院長有意說得嚴重一些，連驗骨髓的話都說了出來，這明明是故甚其辭，騙騙人的。

當夜又打了一針，大概本銀只有二三塊錢的什麼黃色素，還不知是一種什麼名目，但開在史小姐帳上，連手續費在內，至少要八十元，這一個賺頭真是熟昏得嚇壞人。

第二天柯院長把史小姐小便要去檢驗，這檢驗費又要開她一百元，總之沒有一個地方不要錢，而且至少限度是六十元起碼。

他們是按照旅館的辦法，每隔一星期結一次帳，史小姐住在頭等裏時候，第一個星期是化了二千六百五十八元七角，可是第二個星期住到特等裏來，結下帳是五千三百九十四元五角，史小姐接到這張帳單，嚇得一跳，對女看護道：「你們帳房先生一定開錯了帳，爲什麼要我五千幾百塊錢，反比第一星期漲到一倍以上？」

女看護明知這內中的關係，故意不說穿，只討好道：「開錯了帳常有，我替你到帳房間去查查看。如果錯，叫他改正來就是。」說着帶了帳單匆匆下樓而去。

隔了一會看護重復拿了帳單匆匆回了進來對史小姐道：「是的，我已經查過，一眼不錯，爲什麼要這麼大的數目，因爲你住到特等房間裏來，樣樣都跟着加上一倍了。這是統上海各家醫院一律的章程。」

史小姐想不到這一只棋子，要回醫院方面討價還價是沒有的，也就隱忍在肚裏，只要毛病能够斷根，多化了一些錢倒也不用放在心上。當然沒有這許多現鈔，便開了一張支票付了下去。

隔了一天柯院長到史小姐房間裏來，坐到她床沿上問道：「這二天情形可覺得好一些？」

「好得多了，我什麼日子可以出院呢？這裏開銷大來西，再要一個星期一個星期住下去，那末我家裏好好搬些錢來用。」史小姐看見柯院長雖然是個西洋人，仔細看，細皮白肉的一張臉生得很漂亮，於是便對他生了一種愛慕的心理，這一種心理她是想動他念頭，因爲她對中國人都玩厭了，現在打算來玩玩西洋人，平日聽見人家說，中國女子同西洋人發生關係的很多很多，別有一種風味，史小姐便一直沒有機會同西洋人軋朋友，現在每天同柯院長在診病上便利，談笑，吃豆腐慣了，也就變

方生下一種感情作用，彼此非常的融洽，什麼話都談。有時替史小姐洗滌下部時候，故意的慢吞吞，仔仔細細做，把史小姐洗得很難受，其實這都是柯院長早存下一種野心，原來他也在那裏用手段來引誘史小姐呢，他一半是貪圖她的人漂亮，二期貪圖她有錢，落在口邊頭的肉，沒有不吃道理。那裏料到史小姐也在暗裏轉着他的念頭，如此一來，龍頭當然會同拖車一接就上的。當下柯院長嘻皮笑臉道：「家中搬些錢來用，你又不是用不起，真也不必放在心上。我看見不少你們中國女子，都覺得沒有什麼印象，惟獨你密司史，格外使我可愛起來。」

這時候女看護不在房間裏，柯院長同史小姐得以盡情的暢談一下，又因為雙方都有用意，他們的談話也就格外來得投機。柯院長當下說了一句，惟獨你密司史，格外使我可愛起來。史小姐便接上笑道：「你偏歡喜吃我豆腐，你這個西洋人真壞來西。」

「什麼，你罵我壞來西，我真一點也不壞呢。密司史，我說你可愛，又不是現在說的，當你進院這一天你就留給我一個很好的印象，到現在還沒有消滅，我把你留在我的腦筋裏，一常就要對你說，可是沒有機會，我每天都很忙。」柯院長只怕女看護闖進來，看見他們這一付吃豆腐情形，便走過去把房門關了，把門上搭鑰搭了上。重又回到床前來坐下，便在史小姐胸膛重手重脚煞死撈了一把，掩了嘴吃吃的儘笑。

這一來明明是已經上了鈎，史小姐不得不有一些小姐的尊嚴擺出來，把身體一別，忍不住笑道：「你到底要我怎麼樣呢，動手動腳的，人家肉癢哇？」

柯院長愈其高興起來，索性一個上半身合撲了過去，低低的笑道：「我要求你一樁事，你答應不答應……」

史小姐一點也不拒絕，一笑問道：「說，要要求我一點什麼事，你是堂堂一個院長，有何事情來要求我，說出去也許笑煞人。」

「這倒沒有關係，不過你答應不答應，我沒有知道，我只怕你不答應……」

「只要我辦得到，一定答應，況且我這次毛病，完全是你替我治療的，極應該要感謝你，安有託我的事，不替你辦到，你快說

出來，我一定能够答應。」史小姐已經猜中十分之七八不是好事情，但看他這付情形，想來決不會正當。

柯院長於是嘻皮笑臉道：「阿拉同你軋個朋友……」

史小姐忍不住笑了起來說：「同我軋個朋友，我自從到你這裏來看病之後，我們就相識了，已經是朋友了，爲什麼到現在還要我答應你軋個朋友……」

「這裏面要有分別的，一邊是普通朋友，點點頭的朋友，一邊是密切朋友，知心朋友，你密司史未始不知道。別這般捉難我了，我雖然一個西洋人，但來到你們中國年久了，有關你們中國風俗詳細情形，我都知道，所以你們中國女人同男人搭朋友，無論普通，密切都稱爲朋友，不過各人肚裏明白，不用說在嘴上。」

「你真可說是一個聰明的中國通了。我現在準定答應你，不過給你的夫人知道了，我可負不了這責任。」史小姐正色道：「中外女人的心理是一樣的，你自己考慮考慮罷。」

柯院長聽得史小姐這末說，不禁肚裏一陣歡喜道：「密司史你放心，這責任歸我來負，就是我女人知道這件事，將來鬧得天翻地覆，同你絲毫不相干，我拍胸脯担保就是。」

史小姐明知事已經成功，她故意搭一下架子笑道：「你現在說得好，拍胸脯担保，將來鬧出事來，你又往我身上一推，把我半途一拋，變做我是你一個白相東西一樣，這種朋友還是省省，軋下去也是曠越道的。」

柯院長又是合撲過去一陣抖的說：「我決不會如此沒有良心，要是中途把他棄掉，你可以尋到我這醫院裏來，我這人又逃走不了的，我這醫院也是少不了我的。軋朋友原是軋個心，只要心心相印，朋友不會壞到什麼地步的。」

「蠻對，只要你說這句話，不過你們西洋人往往會發牛脾氣的，我聽見說，本院的人都見你怕，你常常拉起來罵：「彈姆彈姆」一些不留人家面子，將來你也許對我不滿意地方，也拉起罵「彈姆彈姆」老實說，我不肯答應的，我從小白娘胎出世到現在，沒有受過人家罵過一句，如果給你罵，老實說不同你客氣。」

「就是，就是，你不同我客氣好了。」

史小姐想了一想便說：「不過我的脾氣難服侍，我同你住在一起的話，難免要鬧意見，因為牙齒同舌頭，尚且咬破出血，一個中國女人同一個西洋男人住在一起，安有不吵鬧事體發生，有許多地方你應該要原諒我才好。」

「我無論如何一定能够原諒你。」柯院長要到手史小姐，便一切都依從她。

到了後來史小姐忽然捉住他的手問道：「真的，我的毛病究竟斷根沒有？你爲什麼也不同我說起，如果斷根我打算出院了呢。」

柯院長捉住史小姐一隻手道：「你的淋菌大部份已經清淨，就是出院也沒有關係，檢驗你的小便，其中雖然有少許細粒，這不是淋菌，你要是把這些細粒也一齊肅清的話，那末再住幾天好了。」

史小姐道：「我要是出院，有沒有關係，以後會不會復發？」

「不會復發了，不過你不能同不潔的男子發生關係，那末以後日子長，當然這是防備不來的，最好事前你要把男子的部份，經過一度檢驗，那就危險性比較少些……」

中小姐沒有待柯院長說完，對了他一個白眼笑道：「狗嘴裏落不出象牙，說說又說到歪路上去，我聽也不要聽。」

柯院長哈哈大笑之後，也就回出去了，隔了二天史小姐實在不願再留在院裏，便把帳結算了清楚，留下一封給柯院長感謝的信，信裏她便把環龍路的小房子地址門牌號頭開得明明白白，叫他晚上到那邊去白相，只須一個人敲門進來，不必顧忌，因爲這幢屋子是我姓史的私人住宅，裏面除了我同一個娘姨兩人之外，便沒有第三個人，你大膽的進來，十二萬分的歡迎你。

這封信的煞末具名，在史小姐上面加了四個字，叫做「你的至友。」這四個字的用意不難就想像得到，含有一個誘惑性的。

果真史小姐離開醫院這一天的晚上，柯院長便找到環龍路史小姐的房子裏來，他已經看見過史小姐留下的那封信，所以膽子非常的壯，一到門口，看見大門關上的，一找電鈴沒有，便「篷篷篷篷」一陣的敲，史小姐事前並沒有吩咐過娘姨，也沒有知道柯院長要緊的當夜就趕來，這個娘姨聽見敲門得這末的緊，不敢去開，立刻打後門兜到前門去一看，原來是個外國人，她還當做巡捕房裏的，趕上去問道：「你找那一個？」

「請問這裏是不是史公館？」

娘姨一聽這外國人會講一口中國話，便答道：「姓史的不錯，你是不是找史小姐？」

「正是，我有事找她呢。」柯院長笑嘻嘻的非常高興。

「你跟我來，晚上我們這裏大門不開了，一律走後門出進的。」娘姨便領了柯院長打後門到屋裏來。

史小姐這時候已經床上睡覺，因為這裏要比醫院裏風涼得多，也就舒服了起來，所以今夜特別睡得早些。娘姨趕到房間裏來把她喊醒了道：「史小姐，史小姐，外面有個外國人看你。」

史小姐心想：外國人看我，也許是柯院長，便問道：「人呢？人呢？」

「在下面客堂間裏，我請他上來，他說叫我喊你下去。」

「你去領他上樓來，說是我的意思。」

娘姨下樓對柯院長招招手，又指指樓上，這分明是主人請你樓上坐，柯院長笑道：「是不是你們史小姐叫我上樓？」

娘姨對他笑笑，點了一下頭，便打前上了樓梯，柯院長跟在後面上樓，進了房間，這時候史小姐已經打房裏迎了出來，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柯院長，便趕上一步握住他的手笑道：「真是意想不到，你今夜怎麼會來的？請坐請坐。」

柯院長笑道：「因為有幾句話要問你，所以今夜特爲趕來。你……你怎麼已經睡了？」

史小姐一邊吩咐娘姨送茶投烟，一邊招待柯院長坐下，問道：「有什麼話，什麼話，勞你的駕趕來。」

柯院長道：「你爲什麼今天突然出院，事前一句也不同我提起，是不是你對我們院裏有什麼不滿意地方？我看見你的信，一時想不起你突然離院的理由，同時驗得你的小便裏還有不少細粒，不會完全清楚，你不是答應我還要住幾天的嗎？」

史小姐大笑道：「你是不是爲了這一點小事趕來問我？那末你一定有所誤會，我並不是不滿意你們醫院，實在一連住了三個多星期，氣悶死了，我現在回來打算換一下環境呢，請你別誤會吧，你一番誠意，叫我真心感得很。」

柯院長把房間四邊張張望望，一笑道：「密司史，你這間房子很不錯，富麗極了，我們來到這裏彷彿到了另外一個境地，大有不想回去之感，難怪我們醫院裏你住不慣，急急出來改換一下環境。」

史小姐看見娘姨端了茶，投了烟，便站在旁邊，覺得這個外國人一口中國話，講得很流利，非常的感到興趣，史小姐便對她揮揮手道：「張媽，你出去，出去，把房門帶上了。」

娘姨只得回了出去，隨手把門帶了上，於是史小姐便坐到柯院長身邊來，偎着他，顯出很親熱樣子笑道：「你今夜就會來，實在我意料之外的，你說我這房間很好，今夜何不留住我這裏呢？」說着便一個頭靠到柯院長懷裏去，一雙手便抱住了他身體，這一付情形，彷彿一條蛇的團團圍住了他，史小姐也就最擅長這一種迷惑男子的手腕。

柯院長正是一個色迷迷朋友，他對他們同種的本國女子，已經感不到興趣，現在決意玩玩中國女人，認爲中國女人情感來得豐富，如果軋着一個中國有錢的太太，真是一世享受不盡。於是在他眼光裏看來，認爲史小姐確是一個理想中的配偶，便早存下一個向她追求的心，而今竟然達到願望。他把史小姐上身撫摩到下身，又由下身撫摩到上身，很溫柔的道：「密司史，你真的留我今夜睡在這裏？那末你自己呢？」

「我把這張大的床讓給你，我自己睡在沙發上好了。」

「這如何可以，睡在沙發上太熱了。」

「這裏非常風涼，到了半夜還要蓋被。」史小姐道：「如果你不贊成我睡在沙發上，那末我們兩人睡在床上也可以，好得

我一張床是七尺的，本是只雙人床，不要說兩個人，就是三個四個也睡得下。」

柯院長道：「好，準定我今夜不回去，聽你的話。」

「真的，你今夜決意睡在這裏，那我一定歡喜得說不出話來，你不回去，你的太太不會說話的嗎？」史小姐伸出一隻玉臂，按在柯院長的肩頭上，越其顯出放浪的樣子來。柯院長無意間看見史小姐臂下一叢腋毛，又濃又黑，便斷定她的性慾特別的充進，料知她這時候是十二分感到需要，同時看見她一雙眼睛眯做一條縫，花得可以迷惑死人。柯院長把她身體移了一下道：

「密司史，你坐一坐正，這裏有沒有電話？」

「什麼，你打電話到那裏去？」

「因為我今夜不回去，打一個電話告訴我家庭，推託院裏有一個疑難病人，須要我親自開刀，不是我就不用回去了，院裏我自有的睡的房间，我常常爲了病人的關係不得回去。」

「好好，你去打電話吧，電話在床前那個茶几上。」

柯院長起身去打電話，史小姐靜聽着，全是一片英語，她句句聽得明白，料不到他還會欺騙自己的太太，可見西洋人在外面拈花惹草的，同中國人一式一樣，門檻沒有一個不實精。只見他打罷了電話，走到史小姐身邊來攤了攤手笑道：「密司史，我的太太最好白話，她最信任我，一個電話打去，便一些沒有事。」

史小姐故意捉難他笑道：「你有本領，每夜睡在我這裏，你總不能每夜打電話回去推託病人身上，你的太太那就不會信任你了。」

「只要你答應我，每夜陪我，我的辦法很多的，我可以推託說是出診到外埠去，外埠來聘請我去的，一年總有幾次，有的單放輪船來迎接，有的長途車子來接，頂遠的如天津北平，派了專員購了頭等車票來迎接，我出診一日是二千塊錢，我要是每夜到你這地方來，只須說出診到外碼頭去了，誰會有人知道，我不但是晚上陪你，連白天也可以盡情陪你。」

史小姐歡喜得說不出話來，把柯院長繡腰抱得緊緊的，說道：「準定依你的辦法，你那一天到我這裏來，我多也不留你，只留你一個月，一個月滿後放你回去，以後你有興致就來望望我，好哇？」

柯院長聽見要留他一個月，這個日子未免太長了，一時躊躇起來道：「這個我……我想再商議吧。」

史小姐立刻接上去說：「你料到你是難以接受的，一個月住在我這裏，你真也沒有這個膽量，這個……這個我們再商議，這閒話你也別去說了。」說着便打柯院長懷裏站了起身，問道：「你肚裏餓不餓？我這裏有來路貨奶油餅干，我買下有五磅，你嘗嘗看。」便開出櫥門，捧出一個花漆聽子來，打開拿出幾十片放在玻璃盃子裏，端到柯院長面前道：「嘗些嘗些，我們吃吃飽上床睡了吧。」

柯院長把這一盆子餅干一掃而光，史小姐又端了一盃茶給他，知道他真的餓了，接上又把個餅干聽子索性放在他面前，儘他吃個飽。

兩人上床時候已經午夜過後，史小姐生平第一次嘗到西洋人的風味，覺得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這一半是心理作用，因為太存下了一個奢望的念頭，以為西洋人一定比中國人別緻，結果平常得很，大失所望。也不知道他鼓不起興緻呢，還是我沒有給他滿足，因此推了推他笑道：「我看你的身體老長老大的，一個，實際上也是個不中用的東西，人家說『繡花枕頭一吐的草』，拿這句話來譬如你真一些不錯……」

「我不懂你這話的意思，請用英語說一遍？」

史小姐便將這句成語翻成英語告訴了他，方才知道是指他只有一個外表的賣相，內裏全是空心大老官，簡直是一包草。柯院長哈哈一陣大笑道：

「密司史，你取笑我，不應該，不應該。明天夜裏我再來，包使你滿足。」

「爲什麼一定要等到明天呀？是不是你明天夜裏吃了什麼興奮的藥再來？」

「決不吃藥，吃藥不是好漢，並且傷身體的。」

史小姐轉念一想，不吃藥那末一定是局部用藥，做醫生的人，關於這一方面的藥方是很多的。便說：「那你明天一定是用藥塗在上面，使性子延長，是不是？」

柯院長笑道：「總之借重什麼藥，什麼藥，這都是不可靠的，不但傷身體，同時你的身體也要受傷，明天我一概不用，包你滿意就是。」

「別吹牛了，你們西洋人全是空壳子，賣相好來西，反不及我們中國男人結實，你要是擺出顏色來，何不今夜就使一點出來看看？」史小姐逼住他再接再厲。

柯院長的一個外表果然很結實，不知如何他敵不過史小姐，三斧頭之後，早已垂頭喪氣沒有用了，但史小姐一些還沒有覺得，莫明其妙的，不知什麼緣故，柯院長一個老大的身體跌下來時候，她連忙問他什麼緣故，是不是鼓不起興子，於是他答應他明夜再來好了，他準備明夜吞了藥，史小姐就料到他明夜要吞了藥再來。所以預先拆穿他西洋鏡，可是柯院長煞死不予承認，既然不予承認，史小姐很挖苦他，便逼住他今夜再來。否則要他承認是個「桶」，柯院長道：「頭一次決不能作準，隨便什麼事，頭一次都不能算數，三回交鋒之後，才能定局，在比賽上，無論足球，賽跑，打拳，游泳，等等名目，起初都稱為預賽，預賽幾次之後，到了決賽時才算數，是勝是敗，便決定了。」

史小姐忍不住好笑道：「你還要面子，你還死要面子……」

「現在不和你多說，以後日子長，再看明夜顏色。」柯院長說着翻了一個身，打算休息一下，史小姐知道他今夜不會中用了，也就不去爲難他，只問道：

「明夜你還能夠到這裏來嗎？」

「我可以提前趕來，十點鐘光景回去。所以用不到請假。」

一夜無話，果真到了第二天晚上，史小姐靜候着柯院長光臨，她伏在窗口望着下面弄堂，一直望到七點鐘真的來了，史小姐在樓窗口招着手歡迎道：「密司脫柯，走後門，走後門上來！」

柯院長對她揚揚手笑了一笑，表示聽見了。史小姐連忙趕到樓梯口迎接，隔了一會皮鞋聲登上樓來，史小姐待他走到面前，便握住他的手道了一聲晚安。然後進房，她說：「我還當做你今夜不會來哉，從五點鐘守在窗口到現在，足有二個多點頭，才來，總算還不失信，倒是一個君子。請坐，請坐。」娘姨在房間裏收拾，看見這個外國人今夜又來，知道同史小姐又有關係的，還是知趣一些好，連忙退了出來，把房門帶了上，可是她心不死，却在房門外鑰匙眼裏偷來張着。

這時候兩人坐到沙發裏，史小姐握到他身上去，一雙手便在柯院長幾隻插袋裏亂挖亂摸。

「你……你做什麼，做什麼？」

「別動，幾隻插袋都要經過我搜個明白。」史小姐又像認真又像尋開心的，忽然搜出一個小紙包，裏面有隻像紗藥瓶的東西，剛正要打開看，柯院長冷不提防從她手裏搶了去，其實這瓶裏是一家藥房送他試用吃胃氣痛的樣藥，史小姐當做今夜他預備要吞的藥，柯院長故意的把她搶了去，這也是一個噱頭。試想史小姐如何肯罷，當下把自己身體一撲了下去，定要奪他回來，她格格笑着說：「嘿，你一定不是好路道，你這是什麼東西，你不給我看，今夜決不放你過門！」於是在他身上打着滾，煞死要奪他回來。

柯院長把一隻有藥瓶的手舉得高高笑道：「慢，慢，你不用奪得，我自會交出來，不過，我要問你：爲什麼今夜我一到，你就搜我袋袋？」

「當然我有道理，我自有利抄你袋袋。」

「昨天來你爲何不抄，今天我一到就動手？」

史小姐不好意思把這個搜查的原因說出來，只笑着道：「勿關，勿關，我要抄就抄，不高興就不抄，這又沒有規定，你給我看，

手裏的究竟是什麼東西？不給我看就心虛。」

「手裏的是藥。」

「嘿，我早已就料到是藥，密司脫柯，你昨夜不是對我說不吞藥的麼？爲什麼又要仰仗藥的幫助？」史小姐不得不老實說了出來，柯院長哈哈大笑一聲，把手掌裏的藥交給史小姐，手裏道：「你再去看清楚，究竟是樣什麼藥，你別神經太過敏了呢。」

史小姐把柯院長手裏的藥奪了下來，打開紙包一看，瓶上印有英文「胃病」兩個字，方才知道是一種吃胃氣痛的藥，便問道：「你把這藥帶在身邊，是不是也有胃病？」

「一家藥房送給我的樣品，我預備臨床實驗之後，替他介紹，同時我以身作則，自己也試服一二劑，下了肚，到底是一種什麼作用？」

「那末你沒有胃病爲什麼要去服它？」

「這就叫實驗，醫生要實驗這樣藥品，當然先自己試服，試服有效驗，再給病人服用，那就準確了。有許多新發明的藥自己事實上不能試驗的，便先用狗，兔子，鷄等等動物來試驗，然後再給病人試驗。」

史小姐給他這末一說也就信以爲真，把藥交還了他。

這一夜他們特別提早上床，因爲柯院長十一點鐘光景務必回到自己家裏去。今夜他們情形，說句粗獷談，彷彿到私頭門裏做了一個局，柯院長事前竟然吞服了那瓶胃藥，原來這胃藥是隻放胃藥的空瓶，現有瓶裏裝的就是興奮劑，它的名字叫「鐵質丸」。事前吞服此丸二顆，半小時之後，性子大發，延長有一二小時以上，這一種藥性子非常的暴躁，極熱，服了之後，肚裏像火一樣燒，口渴，連眼珠都要緋紅，一二小時過了之後便失效。柯院長自己發明這樣藥，從來沒有試過，今夜還是第一次。史小姐先上了床，也就趁她不留意時候放後吞了二顆下肚，當然一些形跡也看不出的。

不用說得這一夜是買力極了，也盡職極了，史小姐感到十二萬分的滿意，想不到柯院長竟然有這點精力，可見昨夜是沒

有鼓起興子，今夜方才擺出顏色來。她拍拍他的背脊讚許道：「真的，你今夜果然盡職，我自出軌男朋友到現在，只有遇到你這一個。」

這時候柯院長已經精疲力盡，頭腦子裏「冬冬」的響，知道仰仗藥的效力，身體是受到相當影響的，此刻要緊休息，連話都不願意講一句。

史小姐有點奇怪，推了推他道：

「什麼，你已經睡着了？」

「請你靜一靜，我懶得講話，我要睡覺。」

史小姐便不去打擾他，拖了一條夾被替他蓋了下身，自己也就睡了，到了十一點鐘光景，史小姐又不得不催他動身。爲的今夜他不會請假，當然給他爲難，心裏也不好交代。

柯院長閉了眼睛含糊道：「是是是，我馬上起來，馬上起來。」

史小姐料知他今夜太辛苦了，便說：「你能够不回去嗎？不回去就打個電話回去算了，你現在起來，第一到了外邊受了一些寒，對你身體是很受影響的，我並不是一定要留你，爲了你的身體打算。」

「你替我打個電話回去吧。」柯院長彷彿生了一場大病，連講話都無精神起來，聲音低是低得來。

「噢，我是女人聲音，你夫人不會起疑的嗎？」史小姐打床上坐了起來，開了電燈，看看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子，待開了燈一看，只見他滿面大汗，滿身上也是大汗，心想：這一定是盜汗，虛汗，這一身汗出了，再到外面一吹風，包就送終。隨接史小姐跳了下來，絞了一把熱手巾，替他周身抹了一下。柯院長道：

「你……你打電話到醫院裏，由醫院再轉打到我這裏，你用英語打過去，說我在朋友家內有點事情，不回来了，旁的不用多說什麼。」

「這才不錯的，由醫院裏轉打過去便沒有問題。」史小姐當下便打了一個電話到醫院裏，一口英語，說得十二分流利，很簡括的這幾句話說完了立刻掛斷。又走到床前輕輕告訴他道：

「電話打過哉，你安心睡覺吧。」其實史小姐這句話不說，柯院長也早已疲倦的睡着了。就此一覺睡到天亮，待他下床穿了衣服要緊回去，史小姐正在好夢時候，所以她一點也沒有知道。

自從這一天以後，柯院長知道身體敵不過史小姐，便不敢再來嘗試，可是史小姐起初五六天見他不來，心想：他醫院裏忙，也許沒有工夫，到了第一個星期過去，索性一步也不來。電話也沒有有一個打來。於是史小姐便一天打了幾個電話過去，逼他到環龍路來，柯院長給她纏得頭昏腦脹，敷衍着她，依然無效，史小姐用恐嚇的話告訴他說：「你不來可以的，你柯爾門院長將來要不在上海立脚，要不在上海吃飯，我姓史的不搗你的蛋，是你養出來的。試試看，看啥人顏色！」

柯院長接了這個電話，心裏相當促急，因為做賊心虛，知道有過肉體關係的壞事。史家在上海相當有勢力，並且同她二哥是好朋友，這一鬧出去，聲譽大有關礙。當夜便急急趕到史小姐小房子裏來道歉一番，然後說道：「密司史，實在不瞞你說，我有二點困難，不得不告訴你，第一點我家中女人管束得我很兇，每天傍晚放了車子接我回去，根本就無法外面住夜，第二點我白天打算溜出來，可是醫院裏病人已經滿了，簡直一些沒有工夫，這幾天進來的有六七個病人像很險，一一都要經過我動手術，這是絲毫不可誤事的……」

史小姐氣憤道：「蠻好，你一輩子永遠不用再來得，你譬如當我死了。不過你夜裏躺在床上思想，我姓史的究竟待錯你沒有，你來了二夜，就中途把我一攆，無情無義到這個地步……」

柯院長再三道歉說：「你不能原諒我，教我有什麼方法。密司史，我現在想出一個法子，就是介紹一個朋友給你，做我的代表，他的名字叫阿根生，也是我們本國人，一口中國話比我說得更流利，包你見了一定滿意。」

史小姐火一冒接上道：「哈格。這不是笑話，你當我什麼人看待？」

柯院長道：「你不必光火，也不是當你什麼人看待，我介紹這個阿根生先生給你做朋友，老早就有這個意思，他的身體真正結棍，比我好好的結實。你想：我現在如此的忙，分不來身，把你拋在一邊，心裏也不好交代，他做我的代表，多少不好？」

史小姐心裏打算接受這個辦法，只是面子上一時不好過去，立刻說是好的，這太不成話了，故意兜上一個圈子道：「我不要，我無論如何不要，你密司脫柯柯目前很忙，將來總不會如此忙的，我這裏你只須常常來走動走動。不住夜我也不怪你。你現在介紹這種陌生人給我，你怎會知道我要不要他呢？」

「包你看見一定滿意，一定會要他，不信我明天偷個空，約他出來跳茶舞，介紹給你見見，我不同他說穿，你如果不中意，以後不再理他是了。」

史小姐聽閒話不錯，笑道：「你這樣說法才叫人聽得入耳，你現在說我看見是一定會滿意，那末他也許對我不滿意呢？事前都不可以說肯定的話，待見了而再說吧。」

當下柯院長還要趕到醫院裏去，匆匆的來，說了這些話，又匆匆走了。隔了一天柯院長已經約好了阿根生在百樂門茶舞，同時打了電話給史小姐，說雙方準定到場。這一天史小姐化妝得異常濃豔，十足顯出是個大家閨秀，派頭一落的，單是手指上那枚四克拉的鑽戒，足值到三萬以上，套在手指上，光芒逼人的，沒有一個人不側目，她身上穿的是雪白一色的喬奇紗旗袍，在髮邊還插一朵海棠花，胸口旗袍裏面又戴了一個金片鎖，隱隱約約看得清清楚楚，更加顯出她的華麗貴族來。她對柯院長約定的時間，故意要遲一步到，這是表示她是個千金貴族，好像對這種茶舞會到與不到都不放在心上似的。

史小姐姗姗來遲的到了百樂門，站在那舞廳前面階級上四邊顧了一下，柯院長同阿根生坐在人叢中的台子上，他頭一個看見了史小姐，連忙站起身，對她舉了手招招，史小姐手上一把有毛的大扇子，同一個大皮包挽在手裏，對了柯院長一笑，便走了過去，柯院長立刻伸出手來同她握住一陣笑道：「拆爛污，你這個人真拆爛污，我等了你好多少時候，直到現在才來？」說着又介紹旁邊坐的阿根生道：「我來介紹，這位就是阿根生先生，這位就是史小姐，你們兩位可以做一個朋友，下去跳一隻舞吧。」

「於是阿根生站起又同史小姐握了握手，笑道：『久仰，久仰。』史小姐坐了下來含笑答道：『好像我在什麼地方同你見過的，非常的面熟呀。』」

阿根生道：「我似乎也在什麼地方見過你的。經你說起的確想起來了。好像在一個宴會裏面。」

柯院長道：「這樣說來，我用不到介紹，你們本來相熟的，哈哈，好極，好極。」

史小姐裝出一付大家闊秀的派頭來，說話非常留意，不大多說什麼，不時玩着手裏的鵝毛扇子，因為舞場裏有冷氣，不需要扇子，柯院長再三拖了阿根生同史小姐跳舞，於是兩人下了舞池跳了起來。史小姐始終不開口，阿根生一邊舞一邊問道：「密司史，你怎麼會同柯醫生認得的？我同他是十年的朋友了。」

史小姐冷冷的在肩胛上答道：「十年的朋友，那是一定很知己了。」

「是的，他有什麼話都對我說，我有什麼話也都對他說，我們好像是兄弟一樣，不分彼此。所以你有什麼話儘管對我說，不必拘束，你當我就當柯醫生一樣，我待朋友很忠實的。我們朋友日子長了就會知道。」

史小姐一邊聽一邊想：覺得阿根生這個人倒很有情感，人也生得怪漂亮，說出的話也宛轉動聽，同一盤西洋人性格完全二樣的。

當下史小姐聽了阿根生在肩胛上同她講的話，爲了表示自己的地位起見，只一邊聽着一邊含糊答道：「是的，我一看你這個人性情很好，也很和氣，你不說我也就知道的……」

「密司史，你真是個聰明人。」阿根生說到這裏，音樂忽然完了，於是放了手，兩人回到座位上來。柯院長乘機對史小姐道：「我想少陪了，因爲院裏還有重要的病人等我去打針，對不起得很，你同阿根生先生多白相一歇，他做我的代表。」

史小姐愕然說：「噢，爲什麼急急的就走？」

阿根生連忙站起一把拉了柯院長道：「再坐一歇，再坐一歇，同密司史跳了一隻舞才去。」

史小姐笑道：「對啦，你既然來得也應該陪我跳了一隻舞，爲什麼舞也不陪我跳一隻就走了？」
柯院長一想：也好，跳一隻舞再走，並且還有幾句話要同她說。這時候一隻音樂正在起奏，於是笑道：「好好，跳了一隻舞再走。」說着便同了史小姐到舞池裏去了。

他們一下舞池，跳了半個圈子，兩人身體便分離了開來，柯院長邊跳邊笑問道：「怎麼樣，阿根生給你的印象如何？」

「很使我滿意。」史小姐含笑着說。

「真的嗎，那末我這個介紹人也有交代了，哈哈。」

「密司脫柯，謝謝的美意吧。可是我倒要問你一句話，這位阿根生先生吃什麼飯的？我還沒有問過你。」

「他是吃公事飯的，你別怕，並且他身邊還有自備手槍，隨身帶着。」

「哎呀，我嚇煞哉，你叫他手槍別帶在身上吧！」

「這是他的責職，手槍是無論如何不能離開的，將來你同他朋友長久了，膽子自會壯了。」

史小姐道：「表面上看看他的脾氣，性情，非常和順的，當然他的本來面目沒有拿出來，我只怕他脾氣一發足，便拔出手槍，那我豈不是死路一條。我想：密司脫柯，你既然同他是十年好朋友了，當然會聽你的話，能不能請你關照他，以後他到我屋裏來，無論白相，住夜，千萬千萬叫他手槍別帶了來，你對他說：這位史小姐膽子非常小，最怕就是這樣東西。」

柯院長道：「只要他是下了差，手槍可以不用備在身上，那末他一定可以答應，如果在差上，那就萬萬辦不到，這是他的責任呢，按理他是一日到夜手槍不離身的，無論在差上，在差下都佩在腰帶上，可是你放一百個心，決決不會爲了發脾氣拔槍開人，知法犯法，他要受到嚴重懲罰的。」

「聽你這樣說來，他現在身上就有真傢伙了？可以帶到這舞場裏來嗎？」史小姐一隻手拍拍自己胸膛笑道：「哎呀，我怕聽你這樣說，嚇是嚇得來，剛剛我同他跳舞時候，不要手槍忽然走火起來，那叫我嚇得魂靈也沒有了……」正說到這裏音樂

完了，於是他們的談話也就不了而了之。兩人回到座位上來，剛欲坐下，柯院長心不定的，急忙站起身道：「好好，舞已經跳過，我應該走了，實在我有要緊事情，少陪了，下次我再約你們兩位敘敘吧。」說着便同史小姐握握手，又同阿根生握握手，道聲「再會。」便分手了。

史小姐待柯院長走後，才笑着對阿根生道：「我對你說老實話，本來我不認得他，因為最近我有腸胃病請他診治，才相熟起來，上海外國醫生好的不多，柯爾門三個字大家都知道，論臨床經驗，本領都很不錯，我的胃病是他替我治好，這是石骨挺硬的事。可是他平日很忙，我又是個愛好出來白相的人，便常常打電話去邀他陪我白相。起初他很高興，陪我一二次之後，也許嫌麻煩起來，口頭上又不好拒絕我。有一天他便對我說：你歡喜白相，索性我來介紹一個會白相的朋友給你，好不好……」

阿根生沒有待史小姐說完，便哈哈笑道：「對對對，柯爾門也是對我這樣說，不錯的，白相工夫他比我差地遠了，我算得一天到晚白相，一些事情也沒有。可是密司史，你究竟滿意我不滿意？我最好對我說一句真心話。」

史小姐笑着答說：「我很滿意你的，我已經把這話對柯爾門說過，可是你對我的印象呢？也要老實對我說。」

阿根生笑嘻嘻道：「當然很好，你今天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使我永遠不會忘記。我聽柯爾門說：史小姐府上很有名望，果然名門閨女，交際場中，我同了你一起來來去去，好像臉上很有光彩。」

「那也未必，你說得太客氣了。」

「跳舞，跳舞。」阿根生又要求史小姐伴舞。兩人下了舞池，阿根生把她格外摟得緊緊的，幾乎把史小姐的氣都透不過來，跳到半個圈子，阿根生故意把半月面孔去貼住她的頰上，史小姐也就讓他去貼住，心想：「只要我看中意的人，不要說貼面孔，就是再進一步，我也媽媽虎虎的。當時她要知道阿根生的身上究竟有沒有手鎗，便故意一隻左手搭到他腰間去一摸，果然有一段硬的東西高了出來，心裏一嚇，立刻把手縮了回來撒嬌道：

「你爲什麼要把手鎗帶到娛樂的場化來，真有些怕人的，不會走火嗎，你會不會闖禍？」

阿根生道：「噢，你怎麼知道我有手鎗？」

「柯爾門告訴我的，我想要求你，譬如我們兩人出來白相，最好手鎗別帶在身上，我見了這東西頂怕，我們根本是個規規矩矩的人，外面無冤無仇，爲什麼要把它備在身上？」

阿根生急道：「哎呀，密司史，你可知道我是個吃公事飯的人呢，手鎗是一天到晚不能離身的，你的膽子爲什麼這末小，包沒有關係，不會闖禍，子彈沒有上膛，也決不會走火的，你放心好了。」

舞畢，兩人回到座位上，阿根生顯示威嚴起見，故意把手槍拔出來玩給史小姐看道：「你看，你看，這是支馬牌手鎗，沒有子彈，一些不用嚇得。」

史小姐連忙一個頭回過去不要看，急急搖手說：「我怕，我怕，不要看，你藏了吧，藏了吧。」

「哈哈，你這樣的怕，好好，我馬上藏了就是。」阿根生於是把手鎗藏了起來。史小姐方纔回過頭來說：

「你們吃公事飯的人，也可說是亡命之徒。當然膽子是壯的，我們女人根本沒有看見過手鎗，那得見了勿怕罷了，罷了，我同你出來白相，真也有些担心担險的……」

阿根生只是哈哈笑笑。後來史小姐便把環龍路的地址，用鉛筆抄了一個給他，說道：「你以後有工夫請到舍間來白相，來之前，最好預先打個電話給我，有時我回到西摩路老宅裏去。這環龍路是我私人租的一個別墅。你打電話來，就知道我在不在家。」

「你不在府上呢？」

「橫豎舍下有娘姨，她會告訴你我到什麼地方去，她會打電話給我，我就回來是了。」

阿根生想了想，便問道：「這個星期六你有工夫沒有工夫？」

史小姐道：「有工夫怎麼樣呢？」

「我想請你到仙樂斯去跳通宵，因為白天我有公事在身，不便時常到舞場裏跳舞，星期六晚上我們可以盡情的玩一下，不知密司史賞臉不賞臉？」

史小姐道：「這是什麼話來，你阿根生先生如何吩咐，我總歸聞話一句。那末準定星期六晚上九點鐘在仙樂斯見面吧。」

「你一定準到，我先到那邊等你。」

「星期六就是後天，不會忘記。你如果不放心，到後天傍晚你通一個電話給我，比較把穩一些。」史小姐於是又把電話號碼抄了一個給他，同時阿根生也抄了一個給史小姐互相交換着。各人都放在皮夾子裏。又玩了一會，也就茶舞會散場了。

散了場出去，阿根生又請史小姐吃了夜飯，才兩下分手了。

過了二天便是星期六到了，史小姐到了晚上便接到阿根生的電話，恰恰接在史小姐手裏，便對他說：「你先走一步吧，仙樂斯等我，我直接到那邊去就是。」到了九點鐘史小姐便同了阿根生兩人在仙樂斯演出。這一夜史小姐又換了一身夜禮服，週身黑到底，連那雙夏季手套也是黑的，正在跳舞時候忽然看見她二哥的朋友，興泰錢莊經理宋小江，同宋小江坐在一張桌子上還有一個朋友，也就對了史小姐十二分的注意。這時候史小姐不得不同宋小江打招呼，她站在舞池裏對他揚揚手笑道：「噢，宋先生，你也在這裏白相嗎？」

宋小江笑着答道：「史小姐，我看你進來的，你一共兩位？」

「是的，你也兩位？」

「你跳好了舞，過來我有話問你。」

於是史小姐點了一下頭，便同阿根生繼續跳舞。這一來當然阿根生要查問她，這兩個是什麼人，史小姐一邊跳舞一邊說道：「兩個什麼人，一個我完全不認得，一個是我哥哥的好朋友，姓宋，興泰錢莊經理。」

「你同他一定有關係？」

「你這話問得真滑稽，我同他有什麼關係。不是同你說過，他是我哥哥老朋友，我們也見過不知多少回數，我屋裏他常常來的，你想，大家相熟，不拍照呼算什麼？」

阿根生有些疑惑道：「我同你跳舞，便在舞池裏同別個男人拍照呼談話，這是有失禮貌的，下次不可以。」

史小姐當時不做聲，心裏想道：外國人自有一種外國豬獯脾氣，我又不是你女人，大家出來白相，客客氣氣的，受你這樣的約束，真是豈有此理。於是便把面孔側在一邊，不願給他貼住，表示心中不樂意，你太把我估計得低了，用教訓的口氣，對我說道，放屁放屁。

待音樂完畢，史小姐沒有伴同阿根生回到自己座位上，便不徵求他同意，直接打橫裏跑到宋小江台子上去了。把阿根生拋在一邊，不去理睬他。宋小江當場招待她坐下，隨接爲他開一瓶「可口可樂」，又介紹他同來的朋友道：「今夜真巧，史小姐，我來介紹介紹，這位便是章先生，章先生是上海聞人之一，家中開下三井大醬園，資本不下五六千萬，實在上海一個大首富，你們兩位大可以做一個朋友。」

史小姐陪笑着同章先生微微鞠了一躬，便坐了下來。

原來宋小江介紹給史小姐認識的這位章先生，並不是上海一個首富，他家中也並沒有開下三井醬園，什麼資本有下五六千萬。這也是句吹牛的話，實際這位章先生單名叫眠，家中財產也只不過三四十萬光景，他是個政法大學的畢業生，對法律非常的熟悉，按理畢業了出來，如爲社會服務的話，做一個律師，但，這位章先生却是個公子哥兒，志望非常的高，一心一想弄個法官做做白相，後來居然設法着一個法院的刑庭推事，總算達到了願望，便一帆風順的二年過來，名譽很好，但，推事不能够在外面交際，他就含糊着說是開一月小店，把推事的名義，完全不予承認，免得招來許多麻煩。

當下他一見史小姐，居然印像非常的深，連忙陪笑道：「是的，是的，我對史小姐雖然初次見面，但史小姐的芳名，時常聽見人家提起，宋先生也同我說過好幾次，想不到居然今夜在這裏相見，真可說三生有幸，哈哈。」

史小姐笑道：「章先生，你說話太客氣了，我們最好隨便一點，大家當自家人看待，我同宋先生也是多年相熟的，你可以問他，便知道，我挺是個直直爽爽的人，不但不會客氣，有許多男人也沒有我這樣爽氣。」

宋小江旁邊插出來道：「這句話倒是真的，史小姐大有男子漢的作風，可喜的一點就是她不分男女，一視同仁，一些沒有女兒作態。」

章眠手一拍道：「對對對，我今天一見就知道，大都聞人都是一個派頭。今天看見史小姐，更加相信這句話。」

史小姐道：「章先生，我們下去跳舞好哇？」

章眠連忙起身道：「好好。」於是兩人一同下了舞池，正在伴舞時候，史小姐問道：「章先生你府上住在何處呢？」

章眠在史小姐耳根頭答道：「我住在辣斐德路，請問史小姐府上何處？」

「我在西摩路。章先生，我想今夜同你跳了這隻舞，就回到原位子上去，我約你明夜到伊文泰去白相吧，你在宋先生面前也不要提起，你章先生一個人來，我同你兩個人。」

章眠一聽心花怒放，馬上答道：「準定準定奉陪，是不是也在晚上這時候？」

「正是。今夜很對你不起，我因為同了那個西洋豬獠一起來的，給他一人坐在那邊，很無聊呢。我不得不過去奉陪他。」史小姐說着又指指阿根生的位子上，表示就是他。

章眠跳舞跳到他面前，對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好像這阿根生很相熟，似乎在法院裏常常看見的，因為一個是推事，一個是吃公事飯的，不瞭解了犯人到庭，因此對他相熟，當下便問史小姐這個西洋人吃什麼飯的，史小姐不便把真話告訴他，只怕自己的身價，同吃公事飯的人出來白相，並不是有面子的事，便答道：「阿根生嗎？是一家洋行裏做買辦的，我同他的朋友很相熟，同他本人交情很淺，因為他再三約我出來白相，才陪他到這裏來呢。」

章眠一聽洋行買辦，便以為認錯了一個人，也就不去細看。待到這隻舞跳完，史小姐在舞池裏同他握了握手，輕輕笑道：「

章先生明夜別忘記呀，你一個人來。」

章眠點了一下頭，表示領會了。

史小姐回到阿根生座位上，阿根生氣得一句話也不做聲，面孔板了下來，望到別個地方，把史小姐不放在眼裏。

史小姐拍拍他的肩膀笑道：「哈哈，密司脫阿根生……」

「你爲什麼就回來了，不再同他們多跳幾隻舞嗎？」

史小姐一聽，這分明是諷刺她的話，便一聲冷笑道：「這是我的自由，我要同他們跳，就同他們跳，你是我朋友，他也是我的朋友。你沒有干涉我的資格。」

「他是你什麼朋友，我本要查問你？你說，你說，什麼朋友？」

史小姐火一冒道：「朋友的朋友，什麼朋友，只不過同他們跳一隻舞呀，也用不到大驚小怪的。」

阿根生倒觸了一鼻子灰。心想這個女人脾氣倒壞的，自己錯了的事，非但不認錯，問問她反而火一冒，開出口來怪裏怪氣的，一想同女人在舞場裏五筋合六筋，太難看了，忍之又忍，轉爲笑容道：「密司史，我不過隨口的問問你毫無成見，你爲什麼火氣這末一冒就冒了起來。哈哈，大出我意料之外。」

史小姐看見阿根生笑了，也就陪笑道：「你當了我真的火冒嗎？也只不過同你開玩笑呢。」其實史小姐這時候完全是假意敷衍他了，免得破了臉，給他留了一個壞印象回去，想想也不犯着，只要他軟了下來，也就算了。阿根生於是又同她跳了幾隻舞，一直玩到下半夜二點多鐘，史小姐才有些疲倦起來，打算要回去，阿根生道：「你要回去我喊車子送你回去。」

史小姐點了一下頭，阿根生便喊了一輛汽車，於是付了茶賬，兩人出得門來，上了汽車，阿根生靠在車廂裏面，史小姐模模糊糊的正疲倦得說不出話來，車子經過高高低低的地方，彷彿像個搖籃，越其覺得疲倦。史小姐身體打橫裏一倒，恰恰跌在阿根生懷裏，便睡着了，阿根生雙手把她圍抱住，趁此機會把她輕薄了一陣，史小姐一點也不覺得，一任他去擺佈。汽車忽然到了

環龍路，車夫問阿根生那一條衞堂裏開進去，可是他還不會到過，急急忙忙摸出日記簿子，翻看史小姐寫給他的地方，方纔知道是花園別墅五號。一面却催着史小姐快快醒來，待她張開眼，車子已經在自己門前停下，阿根生也不同她多說什麼，扶下汽車，史小姐方始知道已經到了。

敲開後門進去，上了樓，阿根生到了房間，便對娘姨道：「你下去回頭車夫，車子不要了，叫他回去就是。」

史小姐一個驚覺道：「噢，你爲什麼不坐原車子回去呀？」

阿根生嘻皮塌臉道：「不瞞你說，辰光非常尷尬，回去門敲不開，住旅館又犯不着，我想這裏借住一夜。」

史小姐一個呻吟道：「噯……你打算這裏借宿一夜，好好，沒有關係，那張大床你睡，我睡在沙發上。」說着便又揮揮手吩咐娘姨送二杯咖啡進來，授二支香烟來。

娘姨端了咖啡送進來，又授了烟，便把房門帶帶上，回出去睡覺了。這裏阿根生同史小姐兩人靠在沙發裏吸着烟，喝了咖啡，靜默了一會，史小姐忽然道：「噢，你爲什麼不去睡覺？」

「我陪着你，你睡我也睡，好得我不像你那樣疲倦，你沒有知道呢，在汽車裏你睡在我懷裏，我把你抱住，一直抱到你們這條衞堂，方纔把你喊醒。」阿根生還討好一番。

史小姐笑道：「真正抱歉得很，我簡直渾知漢覺了，倒難爲了你，很過意不去，好吧，你上床去睡，我也就睡了。」

隔了一會，史小姐看見阿根生不上床，似乎不懷好意似的心，想不知他今夜打算怎麼一個意思，可是口頭上又沒有對我表示通，只是悶在肚裏，西洋人同中國人性格不同，往往直爽的多，譬如要向一個女人求愛，第一步是擁抱了這個女人狂吻，第二步便雙手抱了這個女人按放到床上，就是要實行那件事了，並且電燈不許關，有帳子不許下，有被的被也不許蓋，他簡直要你一絲不掛，光赤條條，這便是西洋人的作風。過去那個柯爾門醫生就是這個脾氣，我就恨他們這個豬灑脾氣。史小姐正七思八想時候，阿根生忽然回過身發狂的把史小姐擁抱在懷裏，頭上，臉上，頸間一處一處一陣亂吻。史小姐沒有提防，倒給他嚇得

一跳。一陣掙扎着道：「你阿是發神經病快放手！」

「密司史我愛你。」

「別熱昏愛我，我們客客氣氣，談不到這上面去。」史小姐矜持起來，對了他含笑的眼。

阿根生不肯放，彷彿一條蛇，盤住了一隻田雞，說道：「我真的愛你，我不是同你尋開心，你們中國女人真是好來西。」

「你別在我面前灌死人迷湯了，中國女人好來西，嘿，嘿。」史小姐始終不同他妥約，吊足胃口，她看他打算做些什麼花樣經來。

阿根生煞死不放手，只是道：「好來西，實在好來西，你們中國女人個個好來西，教我今夜如何能够成眠，我的心，我的魂，我的……統統都落在你身上了，你究竟愛我不愛我，我今夜同你睏覺……」

史小姐肚裏忍不住好笑，心想這個西洋人竟然不懷好意，轉我念頭，公然開口對我要求這個，答應我儘管答應他，不過我要好好的難他一難，如果一要求就答應，太隨便了，要給他看不起的，於是，一手掩了嘴，啞然失笑道：「哈格，你對我如何說？今夜要同我……」

「我不是對你說過？」阿根生又把她吻了一下。

「因為我沒有聽見呀？你再說一句也不妨囉。」

阿根生認爲重說一句，終覺有些難以開口，便一張嘴湊到史小姐耳朵根頭輕輕像蚊子叫的咕嚕了一聲，其實史小姐不是不會聽見，爲了故意要難他一難，仰起頭來眉毛蹙蹙道：「請你聲音略爲提高一些，我沒有聽見。」

阿根生只得又湊上去用英語咕嚕了一聲，史小姐一隻眼開，一隻眼閉的一個頭斜過去問道：「什麼，英語這句話我更加解釋不出了，請你再用中國話重講一句？」

「睏覺，睏覺，睏覺，難道還不會聽見？」

史小姐只指指床道：「噢，我本來叫你上床去睡覺，你爲什麼不去，我並沒有阻擋你呀！」

「不是的，我要你一起去睡覺。」

史小姐方纔搖搖頭正色道：「辦不到，辦不到，一則我並不是一個妓女，再則我同你交情淺薄，朋友日子軌得又短，真也談不到這二個字上面去，密司脫阿根生，請你原諒我，你現在抱了我一陣狂吻，我已經不追究，就讓你揩揩油，吃吃豆腐，無所謂的，若再進一步，你這張篤臉也不好意思開口呀……」

阿根生彷彿當頭澆了一桶冷水，氣得立刻把手一放，因爲放得太快，史小姐沒有防備，幾乎打沙發上一交跌到地板上，幸而一手板住得快，不會滾倒，因此心裏一恨，咬牙切齒道：「十三點，真是一個十三點！」接緊下面有一句「外國豬獮」，却沒有出聲。

阿根生連忙嘻皮笑臉道：「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史小姐恨煞，也就不去理睬他，管她脫脫衣服一人上床去睡覺了，這是她試試他，看他會不會釘到床上來。

果真史小姐上了床，阿根生便一搖一擺釘了過去坐在床沿上，一手迫在她的肩膀旁邊道：「密司史，我也上床來好嗎？」史小姐只裝做不聽見，不去理睬他，看他還是爬上床來，還是一人睡到沙發裏去。豈知一個不理睬他，一個索性不客氣的把上裝脫了，皮鞋襪子脫了，爬到床上，悉悉索索的一人睡到史小姐一橫頭來，一句話也不做聲，寂靜無聲的彷彿偷着睡下去的。這時候史小姐張開眼來一看，立刻把屁股朝了他說道：「世上少有的厚皮豬獮，我沒有答應你，你便自說自話的上了床，這算什麼樣子呢？」

「我同你還有什麼樣子不什麼樣子，賽過自家人了，老實說，你不當我自家人，決也不會半夜裏領我到你房間裏來，這是很明亮的……還是不說的好。」阿根生便伸隻手輕輕的在史小姐臂膊上撫上撫下，笑道：「這隻手臂像玉一般的光滑，藕一般的嫩，白是白來，糯是糯，你們中國女人個個好來西，像你密司史格外好來西。」這些話可說是外國迷湯，阿根生無非在史小

姐面前討好一番，豈知小史姐聽在耳裏，格外的惹氣，把他的手一撥道：

「別動，已經下半夜哉，天快就亮了，還吱哩咕嚕的，你不想睡覺，我要睡覺哉。」

「是是是，我不再吵鬧，你安心睡覺吧。」阿根生撐起手來一看，只見史小姐褲子帶打了一個死結，他伸手過去拉了拉，一些拉不動，倒一時無法下手起來，只得又輕輕拍拍她的屁股道：「請你別彎曲睡吧，還是仰天睡吧。」他的用意，以爲仰天睡，褲帶打結地方可以對了燈光，不是解起來方便得多了，史小姐知道他的用意，偏偏作難他，不把身體仰天睡，看他如何下手，如何來鬆帶子。

史小姐依然管她彎曲着身體，一動不動，阿根生搔頭抓耳起來，對了她道：「哈囉，你到底怎麼樣，你不能够不冷不熱的對待我？」

史小姐暗暗好笑，雖然是眼睛閉着，其實那裏睡得着呢。這時候她張開眼來對阿根生望了一眼，只見他坐在床上出神，忍不住一笑道：「喂，你到底要我怎麼呢？儘坐着不想睡覺。」

阿根生聽見她開口，連忙一個身體合撲上去，哈哈笑道：「我要你這個，要你這個，別再捉難我了，你再不答應，我便用強迫手段。」

「強迫手段，我倒要看看你的顏色。」史小姐對了他嘻笑着，又說：「你們西洋人頂不講道德，要知道我對方情願不情願，你一點不問訊，只知道要這個，要這個，我又不是一个妓女，稱你心意，隨隨便便……」

阿根生知道她最怕的是那支手槍，不妨拿手槍來嚇她一嚇，馬上一跳下了床，奔到那掛褲子地方，皮帶上拔出那枝手槍，奔了過來認真的對了她道：「你要看顏色是嗎？這就是顏色，你答應不答應？」

史小姐看見他去拔那枝手槍，明知他是恐嚇，不會真的開的，索性把眼睛閉攏了，雙手把胸口袒開了，露出一塊又深又白的乳壠來，對了他道：「嘿，你越是拿手槍，我越不怕，大不了一死，你開，請你馬上就開出子彈來，不開纔沒有種，我死在你手裏，

眼睛也閉了，你也休想能够逃走。」

「大不了打死了你抵你一命！爲什麼要逃走？」

「那末請你手指扳一下吧，我們在陽間不能做夫妻，到陰間去做夫妻，倒也是前世的姻緣。」史小姐嘴上雖然這樣說，心裏到底有點膽寒，她實在怕見這枝槍，把眼睛始終閉着，真有點嘴硬骨頭酥，不要這種西洋人不講理性的，一個粗心，把手指頭一扳，那末性命犧牲得一無價值，正在這時候，阿根生真的把槍機一扳，隨接「拍」的一聲，史小姐「哇」的一聲慘叫，打床上直跳起來。

原來阿根生却開了一記沒有子彈的空槍，「拍」的一響，史小姐以爲他子彈上過膛的開了出來，一半當然神經作用，驀地跳起，張大了眼睛，大吃一驚道：「你真的開槍？」

阿根生笑得彎了腰，連忙把槍去藏好，奔過來捧了史小姐，一陣拍着她胸口道：「別嚇，別嚇，我是同你開的玩笑，因爲你逼得我開槍開槍，我無意中真的扳了一下呢。」

史小姐朝自己身上望了望，並沒有受傷，方始知道是開的空槍，便又嘴巴硬了起來道：「嘿，我諒你也沒有這個胆量。」兩人纏到已經快天亮了，史小姐還是沒有答應他，這時候看見窗紗上已經吐出魚肚白色，史小姐便奔到窗口推開玻璃窗朝下面弄堂望了望，聽見馬路上已經有行人聲音，這時候正四點半鐘，身體也就疲倦得說不出的難過，雙脚有些浮着要軟下去，便趕速把窗關好，帘子拉上，一人奔到床上倒下就睡，這一睡纔是真的睡着了。阿根生起初是伏在床上一角，不聲不響裝着假睡，隔了好一會，房間裏寂靜無聲，阿根生推了推史小姐身體，似乎一些也不覺得，睡得像個死人一樣，纔知道是真的睡着了，於是膽子一壯，便偷着把史小姐的帶子解了開來……待到事情成了騎虎，史小姐醒了，她週身覺得酸楚，一些也不能動彈，原因阿根生身胚又長又大，那得不感覺痛苦，所以她愁眉苦臉的一些也不想反抗，聽任他去支配，阿根生很抱歉的道：「對不起，真正對不起，我決不會忘記你，永遠不會忘記你。」

「不會忘記我有什麼用呢？你是西洋人，我又不能嫁你。」

「只要你願意，我不是不能娶你呀。」阿根生嘻皮場臉的，只是樂得哈哈大笑。

史小姐對了阿根生瞟了一眼，說道：「你真說得輕飄飄，吃的燈草灰，放的輕巧屁，只要我願意，你不是不能娶我，你是個有妻子的人，難道我來做你一個小，你不怕重婚？」

「我可以同我女人離婚呀，我們西洋人只要雙方意見不合，就可以離婚，另外再娶有什麼問題，我們西洋地方男人娶了離，離了再娶，甚至三次四次五次都有，不足爲奇……」史小姐不待他說完，搶道：

「算了，算了，你在外面看中了，我同自己女人離婚，想見你的良心也不會好的，我嫁了你，將來你到外面又看中了一個人，豈不是又同我來離婚，你們這批專門玩弄女性的惡魔，我真也不會來上你的圈套。」

「我有了你，什麼都不想，我再到外面去胡調，是隻豬灑。」阿根生居然認真的說着，無非使史小姐相信他，這時候談談講講，高興就動動，不高興就休息一歇，可是史小姐大爲反對道：

「死人啦，你到底那能，下來！下來！」

「我不高興下來，我要這樣。」阿根生對她嘻皮場臉的，看見史小姐愁眉苦臉的做出來，於是又放出精神來了一陣，終於雙方達到最高峯之後，史小姐也不光火了，索性兩人調起獅子來，調到後來，像死人一般的僵在那裏一動都不動了。

幸而第二天是星期，阿根生不辦事，一直睡到太陽晒到房間裏來方纔醒回，史小姐又翻了一個身，重新再復一覺，阿根生道：「我走哉，今夜我約你夜總會跳舞，九點鐘，你準時要到。」

其實隔夜史小姐已經答應那位新朋友，法院裏推事，章眠先生今夜在仙樂斯跳舞，對於阿根生的約在夜總會，當然無法分身，只有拒絕，那裏知道這時候她正在睡夢頭裏，糊裏糊塗也就答應了他。阿根生聽見她答應，高興不過的走了。

史小姐午飯之後才下得床來，第一就感覺下身膩滋得來，一想，纔知道快天亮時候已經被阿根生偷過了，以爲白帶的老

毛病又復發，便急急忙忙到浴間去沐浴要緊。

史小姐沐了一個浴，換了一身衣服，今天下午氣候特別的悶熱，外邊太陽彷彿火傘的射照下來，樂得在屋裏休息休息，沒有事也懶得出門，便橫在那張湘妃榻上聽聽無線電，不覺黃昏也就到了。她心裏想道：今夜那位章先生約我自相仙樂斯，已經答應了他，當然不可失約，章先生這個人啦，我一起起他，心裏就說不出的有一種愛慕，我同他雖然僅僅見過一面，他的印象已經留給我非常的深刻的。噫，我這個人有許多地方未免太情感豐富的壞事，這是一個缺點，說得明亮一些，就是見一個愛一個，同男子的見花愛花見草愛草一個路道，我這個人將來不知如何了局，到底那一個是認爲我的終身伴侶，交接了這許多男朋友，還是不能下一句斷語，我現在又中意這位章先生，我中意他，倒並不是愛他家中開下三月大醬園，產業有下幾千萬，我還是中意他這一付瀟灑的性格，漂亮的臉蛋，我實在越看越中意，昨夜如果阿根生不在一起，我甯可陪他玩一個通宵，只要我中意這個人，一切都肯遷就，我有這個怪脾氣，不明白的人說這是下賤，自己降低自己的身價，這就根本不瞭解男女間真愛，當然不配來對我講這些話的。

史小姐聽聽無線電又想想，想想又聽聽無線電，簡直把一個下午很快的消磨過去了，吃了夜飯，又休息了一會，今夜約着九點鐘同章先生會面的，過早去等他，未免有些不好，如果給他一人儘等，心裏也有些不好意思，還是準時而去。一看已經八點鐘，連忙淨臉化妝，昨夜她是穿的黑禮服，今夜便換了一身妃色的，彷彿一個新娘娘，更加來得豔麗無比。化妝完畢，連忙赴約，一部車子趕到仙樂斯。四邊座位裏一找，果然章先生已經到了，他打橫裏竄出來笑着喊道：「史小姐，史小姐，我在這裏呢。」

史小姐便遙遙對章先生招了一招手，一路笑着兜了過來，章眠待她走到面前，連忙到別個台子上順手拖了一張椅子來給史小姐坐下，僕歐站在旁邊，問她吃什麼茶，史小姐輕輕說了一聲道：「白開水好了。」接上笑盈盈對章眠道：「章先生你什麼時候到的，給你久等了，很對不起。」

「真可說我前脚你後脚，到得只不滿五分鐘呢。史小姐，我們出來跳舞有關係沒有關係？」章眠一臉的笑容，他今天改穿

了白印度綢中裝白皮鞋，金邊眼鏡，頭髮梳得異常光亮，風格獨具的，瀟灑得不可描摹，而談吐溫雅，咬字伶俐，凡此種種不要說史小姐見了歡喜，就是一等一的女性，遇到了這種男子，也有點情不自禁的。當下史小姐聽了他這二句話，便不由自主的伸過一隻手去握緊了章眠的手掌，很誠懇的道：

「沒有關係，章先生，我是一個最自由的人，我不受任何人約束，我常常一人出來白相，可是我倒要問你，你同我一起白相，有沒有關係？」

章眠哈哈笑道：「交際場中，光明磊落的，根本是沒有關係，我爲什麼要問你這句話，因爲昨夜見你同一個西洋人一起跳舞白相，我想你們一定有關係的，今夜我們約在這裏，只怕給他知道，豈不是要給你爲難了……」

史小姐沒有待他說完，搶着道：「勿關，絕對勿關，章先生，你放心，我同這位西洋人只是一個極普通朋友，客客氣氣的，絲毫沒有關係，就是他來看見，根本不能干涉我的自由。」

「那末我就放心。因爲我出來白相最怕鬧出禍來，實際我們出來玩玩，當然談不到旁的枝節。」章眠說着又把椅子拖近一些，同史小姐兩人貼在一起，似乎骨哽在喉，不吐不快的說道：「史小姐，我有句老實話告訴你，昨夜小江兄對你說，我是一個開三耳鑿園的小開，家產有下五六千萬，這全是他的謄三話四造的謠言，其實我是法院裏一個推事，身當法官，按理不能出來交際，我現在出來原是私的，所以常常膽小，只怕鬧禍，牽涉裏面，自找無趣，你才明白了吧，哈哈……」這番話起初是同史小姐咬耳朵的說着，待到煞末便哈哈一陣大笑，史小姐知道他是個推事更加對他敬重起來。

「噯，難怪哉，原來你倒是一位法官，你想宋小江這個人壞不壞，到我面前說謊話。」史小姐歡喜得又握緊了章眠的手掌不放，彷彿當他一個至愛的人看待。

章眠笑道：「否，史小姐，這是我告訴他，叫他外面別說明我是法官，免找許多麻煩，現在我當你自己人才說老實話，你在，別個面前也請你別提起。因爲在我的地位上大有關係的。」

「決不提起，決不提起，你既然同我說明了，曉得哉。章先生我倒要問你，你是刑庭推事，還是民庭推事？」

「我在第三刑庭，每天的案件也不知多多少少，光怪陸離，各式各樣的案件都有，在戰前要比現在更多，每天至少要審理一二百件，最近已經大爲減少了。章眠說到這裏站起身來同史小姐跳了一隻舞，舞畢相繼坐下，又開了二瓶可口可樂，章眠打袋裏摸出一隻金烟盒，授了一枝煙給史小姐道：「請吸煙。」史小姐接了煙，便搶着替他劃火柴，章眠偏在一邊數籖着，一定要史小姐先吸而後他才吸。史小姐道：「噯，章先生，你同我還有什麼客氣，來噓，來噓。」章眠看見火柴快要燙了史小姐手指，才連忙湊上來把烟吸了一口笑道：「怎麼可以要你替我劃火？」說着雙方相顧一笑。章眠道：「雖然我同你今天第二次見面，真可說一見如故，昨晚我聽小江兄提起你，在交際場中很活動，相識的人真多，倒是一位交際之花，很使我佩服。」

史小姐含情脈脈的，對章眠瞞了一個媚眼，一笑，又把頭垂了下去，輕輕的道：「交際之花，你章先生太獎勵我了，我沒有資格接受這周銜頭，說起來很慚愧哩。如果以後承蒙你章先生看得我起，我們做一個朋友，不時請到舍間去白相白相，阿好？」說着仰起頭來對章眠望了一眼，更加顯出嫵媚來了。

「我一定要到府上拜訪，隔一天到了星期日，我們法院不辦公，再行專誠拜望，我一個人來似乎有些不方便，我會邀同了小江兄一起。」

「你一個人來沒有關係，我那邊只有我同娘姨二個人，準定這個星期日，請到舍間午飯吧，不備小菜，我同你二人小敘敘。飯後一同去看電影，小江兄我看見他就惹氣，無論如何你別邀他，你儘管一個人來好了。」說着又推了推章眠，意思叫他準定答應星期日一定要來的。

「我知道知道，一定來就是。請問史小姐府上……」章眠沒有把這句話講完，史小姐急急忙忙打開手皮包，拿出一張無用的白紙，問章眠道：「請借枝自來水筆。」恰恰章眠身上沒有帶筆，便把僕廠胸口插袋裏那枝鉛筆借了來，寫下一個地址交給章眠道：「這上面是我的住址，還有電話，這個星期日請一定要到，我在舍間候駕，千萬不可失約。」

竟既接了地址的小紙頭，看了看笑道：「巧極了，我也住在環龍路關係只隔得二條街堂呀。」說着，也就留下一個地址給史小姐道：「這是我的地址，以後請到舍間去自相，只近在咫尺呢。」

兩人正講得親熱不過時候，想不到那個阿根生找到這裏來了。原來阿根生今天早晨約着史小姐今夜到伊文泰去跳通宵，史小姐因為在睡夢頭裏，含糊的答應了他，待到清醒之後早已忘記了這樁事。不料阿根生待到下班之後換了一身新西裝，興緻非凡的趕到伊文泰，心想史小姐一定在座等他，待四邊一找却沒有到，只得泡了一盃茶坐下儘等，足足等了一個多鐘頭人還是沒有到，心裏很詫異，馬上一個電話打到史小姐府上，娘姨回答他道：「早已出去了呀。」阿根生問道：「一個人出去的，還是兩個人出去的？」娘姨道：「一個人出去的，已經走出有二個多鐘頭了。」阿根生掛了電話，肚裏像火燒的難過，心想史小姐倒可惡之至，既然答應了我，有意失我的約，已經走出有二個多鐘頭，足見另外又約着別個男朋友出去。阿根生本來有個三不買賬的脾氣，他料到她這時候出去不是同朋友開房間，便是約着跳舞，如果開房間，無法找到她，假使跳舞，今夜就預備跑遍上海的舞場，不把她找到心不死，阿根生當下便發了一個彊性，付了茶賬，出了伊文泰，於是從百樂門找起，跑了一圈沒有，重復回出，又到大都會，又沒有，又到新仙林，又到麗都，都沒有，於是一家一家找過來，不論大小舞場，他都進去兜一個圈子，結果在仙樂斯竟然給他找到了。

阿根生當下在仙樂斯找到了史小姐，心裏一恨，仔細一見就是同了昨夜那個傢伙，這一股醋勁，幾乎把他天靈蓋也沖破了，當下極力忍耐在肚裏，一些不去驚動她，偏偏揀種她旁邊一隻空位子上坐了下去，開了一瓶啤酒，香烟一呼，作壁上觀。看她同這個傢伙怎麼樣，偷聽他們鬼鬼祟祟的講些什麼話，大約坐了足足有二三十分，只見他們一會跳舞，舞罷又回到座位上來交頭接耳的講不完的講，似乎一些沒有留意阿根生會坐在她的後面位子上，也不知道已經看見了，只當不看見，故意不去理睬她呢，因此阿根生越想越氣，一顆心幾乎裂了開來，又加之啤酒下肚，倒這時候也實在忍無可忍了，便把台子一拍，用英語大罵山門，把史小姐罵得狗血噴頭，又把章眠罵做一個小孺子，一對狗男女，下作無可再下作了，史小姐同章眠英語本來很好的，

回轉頭一看是阿根生，這被罵的原來就是他們兩個，想想氣不過，於是章眠也按耐不住心頭之火，立刻也用英語同他對罵，史小姐一看舞場如此情形，不是事，立刻站了起身面孔一板，拖了章眠道：「章先生，跳舞，跳舞，這種外國豬糞，何必要去理他。」

章眠給史小姐一拖也就拖到舞池裏去跳舞了。阿根生氣得眼睛裏要爆出火星來了，心想：你史小姐簡直當我是個陌生人看待，不但不說一句好話，不說一句勸勸開的話，反而兩人聯合起來罵我，還罵我外國豬糞，肝火就往上一冒，不顧一切，立刻換出一枝手槍來，不問他們兩個送了他們一個再說，預備抵他一命。不料阿根生摸手槍時候，史小姐在舞池裏已經看見，不覺大吃一驚，章眠問什麼事，什麼事。史小姐抖着道：「槍……槍，他摸出手槍來了！」

章眠一聽摸出手槍來了，連忙把史小姐身體在舞池人叢中一擠，說道：「你別怕，別怕，事到這緊急臨頭，我自冇辦法對付，當然不惜同他週旋。」說着便拖了史小姐一隻手到他腰間拍了拍道：「你知道沒有，他有傢伙，我何嘗沒有傢伙，嘿嘿。」

史小姐吃驚道：「什麼，你也帶了槍？」

章眠道：「這是我自備手槍，他不要摸出來嚇嚇人，我何嘗不可摸出來嚇嚇人。」

「千萬萬不可，千萬萬不可，章先生，你聽我的話吧，這樣你們兩人要鬧出事來了，你是一個法官，如何到這舞場裏來鬧禍？」史小姐心裏卜卜的跳，想道：萬一闖出禍來，豈不是都爲了我一人弄出來。正在這當口音樂停了，舞池裏人就散了，史小姐知道不自己挺身出來調解這件事，一定要鬧成大禍，便慌忙趕到阿根生座位上去，恭恭敬敬的替他倒了一盃酒，雙手舉起授到他面前笑道：「密司脫阿根生，今夜是我的錯，很對你不起，我來倒這盃酒，算是陪個不是，請你把手上傢伙藏了吧，這樣拔了出來，太難爲情了！」

阿根生神氣活現道：「那末你爲什麼看見我坐在後面，理也不理睬我，只當不看見，你太無情無義，你可知道我爲了你找了多少舞場？」

史小姐再三道歉說：「好了，一切都是我不是，請你原諒吧，這舞場裏鬧出事來，不是有面子的呢，你爲什麼一點不肯領情？」

顧憐我的……你還不把手槍藏了！

這時候章眠也摸出一枝槍來往台子上放，用英語道：「你有槍，難道我沒有槍，這有什麼希奇，你敢開嗎？你敢在這大庭廣衆之間對了我開嗎？嘿，你也不敢，你只能嚇嚇女人，你們這批起碼羅宋癩三！」

這番話幸而沒有給阿根生聽見，史小姐却聽見了，連忙回過身來對他講了許多好話，叫他別做聲了吧，當真鬧出事來，你的地位上大有關係的，況且這又是很無謂的事情，不犯着同這種外國豬獯吃鬥，你是有地位有身價的人。史小姐勸了這番話，章眠總算接受，立刻把台子上手槍藏到插袋裏去了，於是史小姐又回過身來勸阿根生也聽她把手槍藏了，有話好講。

當時阿根生雖然把槍藏了，心裏實在氣悶不過，越想越恨，立刻責問她道：「我問你，我問你爲什麼今天早晨你親口答應我今夜到伊文泰去的，爲何失約不去？你是不是又看中了，他忘記了我？你不答應我去，我決不怪你，既然答應而又失約，你還不是明明拆我爛污，未免欺人太甚！」說一句咬一咬牙齒，幸而他的聲音不高，舞場裏客人都不大注意，史小姐當時不同他多分辯什麼，只說：「你說的話，我句句承認錯的，好了吧，還有什麼話說。」她抱定宗旨在這舞場裏決不願鬧出事來，一方面是自己的地位，還有一方面爲了衛護章先生，君子不吃眼前虧，要報復以後日子長哩。

於是史小姐以爲眼中之釘在旁邊，不願再白相下去，便在章眠耳朵根頭咕嚕了一聲，說是我先走一步，在門口等你，你馬上出來。章眠回答道：「我的汽車在門口場上，一八九七二號，你在坐上車子裏等我就是。」

史小姐點了一下頭，便站起身走了，阿根生看見她走了，照呼不了一個，以爲她到廁所裏去，一歇就要回來，也不加以注意，他還思念念史小姐走到他台子上來同他跳一隻舞，不是胸中一口氣也就消了，那裏知道史小姐走了片刻，章眠把帳一付也就溜走了，阿根生方才知道他們是約着分二起脫身的，心中又是一恨，馬上也把帳一付，追蹤出來，看他們究竟上那兒去。豈知這時候史小姐早坐在車廂裏，待到章眠一上來車子早開着走了，阿根生想不到他們有自備汽車，却在門口東一張西一張，一點蹤跡也不見。

當夜章眠的汽車，一直把史小姐送到府上，到了衙堂口，史小姐下了車笑道：

「章先生，今夜辰光實在很早，何不到舍間白相一歇？」

「準定明天再來拜訪，好得到府上很近很近。」

「不，我一定要你今夜到舍間去坐一歇，你來了一次明天不是也認得了？」史小姐打算上來自拖，章眠輕輕問道：

「晚上恐怕不方便吧，府上還有什麼人？」

「有什麼人呀，只有一個娘姨，既然請得你去，自然毫無關係的。下來，下來，我不拖你。」史小姐又對他做了一個媚眼，章眠覺得史小姐這個人很神祕，也就糊裏糊塗下車跟着她走了進去。

史小姐當下把章眠硬勁帶到樓上房間裏，招待他坐下，滿面春風的對了他笑道：「密司脫章，我們是個初交，所以有的地方你還沒有摸到我的脾氣，其實我挺是個愛結交朋友的人，因為我沒有丈夫，根本我也不想嫁丈夫，因此我認爲有的朋友，反比夫妻來得恩愛，來得心投意合，密司脫章，你以爲我的話阿對？」說完又對章眠蜜蜜一笑。

章眠跟上哈哈笑道：「對對，史小姐，你真是個思想非常透澈的人，很使我佩服。」

「使你佩服，那也未必吧，你別當面取笑我了。」史小姐又問章眠喝咖啡還是清茶，章眠答道：「隨便隨便。」於是史小姐便吩咐娘姨煮一壺咖啡，再把那聽奶油餅干裝一盆子出來，說着便要緊換去身上的衣服，站在這個屏風後面一陣脫，只脫臍身上的一件汗馬夾，下身一條短褲，外面也不加一件衣服，就充滿了肉感的走了出來，一些也不顧忌，章眠看見她這付妖腔，更認爲是個神祕的女人，又不好意思對了她身上儘望，只當沒有看見似的，東張張，西望望，問道：「史小姐，你這裏佈置得很不錯，精緻極了！一個人到了這裏便不想回去了……」

史小姐隨手把風扇開了，忙道：「噢，密司脫章，你爲什麼不把長衫寬寬，到了這裏還有什麼客氣，你看我週身脫得只贖這一幫了，因爲我當你自家大爺，一些也不顧忌呢。」說着便走過來親自替章眠解鈕扣，章眠那裏肯要她解，硬自己解解開把

長衫寬了。

中小姐含笑說：「你說這裏佈置得好，一個人到了這裏便不想回去了，我只要你講這句話，你就今夜住在這裏，不要回去了吧，可以不可以？」

「這怎麼可以，史小姐，你別同我開玩笑。」

「誰同你開玩笑，你以為我說句話當做同你開玩笑？這你真還沒有摸到我的脾氣。你可知道這幢房子是我的什麼地方？這裏是我私人的別墅哩，除了一個娘姨之外沒有第三個人，你到這裏來不要說住一夜，就是住十夜二十夜，只要你高興，只要你肯，我決不會拒絕你的，你可懂我意思……」史小姐說一句，笑一笑，坐在章眠對面那張籐靠椅上，兩條大腿像個「八」字的分了開來，章眠無意中望到她的身下，心裏便一跳，認為如此女人，如此浪態對一個初交的男朋友，未免過了份，老實說，年青小伙子一定給她誘惑得神魂顛倒。我是一個推事，應該擺點理智出來，照此情形，史小姐對我一定別有用心，不如趁這時候告辭了吧。當下心不定的站了起來道：「我要走了走了……」一邊匆匆忙忙穿長衫。

史小姐看見章眠要走，急忙站起身一把拉了他道：「什麼，坐也沒有坐定，又急急要走？」

「不是，不是，因為夜深了，我明天還有公事哩。」

史小姐便伸手到他肩胛上拍了拍笑道：「你不是說到了這裏便不想回去嗎？」

「是的，這是我一種感想，因為你這裏佈置得實在可愛了，太使人留戀了，當然這是你史小姐府上，我如何可以來了不想回去道理？」說着便揚了揚手道：「好好，準定明天再見。」拉起腳就走。

史小姐那裏肯放他回去，就是今夜他非要回去不可的話，這裏也得玩到下半夜才放他走。章眠對她揚揚手，她只裝做沒有看見，不去理睬他，管她往籐靠椅上一靠，表示灰心樣子。其實史小姐早防備他來了，坐不上一會兒就要走的，已把房門上了鎖，內外交通斷絕，所以他要走，並不去挽留，隨他走吧，只要他走得出去。在史小姐腦筋中以爲看中的許許多多男子，只要存心把

他吊上手的，從來沒有過一次失敗，次次成功，章眠雖然是個法官，他只能到了法院才神氣活現，板起鐵面無私的臉蛋，審理案件，老實說到了我這裏，就不怕他不對我屈服了。憑我史小姐白相男人經驗，始終相信男子十個有十一個是貪色的，不但貪色而且還貪財，我史小姐憑了這二點魔力去白相我心愛的人，章眠當然不能跳出這個圈子外面去，就是我把他迷死，也是輕而易舉的事，不過這有傷道德的事，我史小姐決不幹。

章眠當時有點奇怪，看見史小姐對她告辭，不但不出來相送，好像冷冰冰的，走了二步重又回過身來哈哈笑道：「史小姐，你不要不高興，我明天再來白相好了，你們居在同一條馬路上，近在咫尺之間，最便利沒有，隨時可以來望你……」

史小姐眉頭蹙緊了，對他揮揮手道：「够了，够了，你回去，回去，我決不留你，明天來不來隨你便吧。」她口頭上喊他回去，房門是鎖上的，叫他如何回出去，章眠把房門一陣拉，一陣推，死也開不來，史小姐是暗暗好笑，陰刁的說道：「章先生，阿是房門開不出去？是的，這房門常常這樣，鎖壞了的關係，你別心急，慢慢的開吧。」

章眠信以為真，滿頭大汗的，重又「哭洛哭洛」拉了推，推了又拉，還是開不出，「哇啦啦啦」大喊娘姨，叫她打外面開進來。史小姐這時候笑得雙手捧了肚皮，章眠回轉身看見她這付好笑樣子，方才明白房門是她故意鎖上的，便又奔了回來對了她苦笑着道：「你何必，何必這樣作難我，史小姐，這房門還不是你故意預先鎖上的，我不知你究竟對我是什麼意思？可以不可以明白的告訴我？」

史小姐只是一味的笑着道：「叫我明白告訴你什麼呢？」

「那末爲何把我關在房間裏，這情形是很不好的，萬一流言出去，我同你的地位都有影響，你完全同我開玩笑。」章眠心裏有些焦急，因爲辰光越弄越晏，如此纏下去豈不要纏到天亮。他簡直有點不高興起來。

史小姐忍不住笑道：「誰同你開玩笑，你要走儘管請便，我決不挽留你。你假使說萬一流言出去，我同你的地位都有影響，我想除非你個大法官，有點不可侵犯。名譽推班不起，在我這一方面想想，也沒有什麼關係……」

章眠愁急道：「史小姐，你簡直一切都不顧了，叫我到你這裏來玩玩，便這付手段對付我，半夜把我軟禁你房間裏，你妨礙我的行動自由，依法律上是有罪的。」

「我不管，有罪也好，無罪也好。」

「你簡直對我胡鬧呀。」

「我不承認胡鬧，我……我只知道是……」史小姐急忙打籐椅上跳起身來撲到章眠身上去，咬耳朵道：「我……我只知道是愛你。」說着拖了章眠一隻手到籐椅上坐下，把他長衫重又脫了下來，掛在壁上，又拖了一隻籐椅同章眠貼在一起，這一舉一動很純熟的，彷彿在那裏演文明戲，章眠給她纏得昏頭七沖起來，心裏一想：好好聽她擺佈，看她還有什麼下文做出來，早就料到這有一付出手，對我果然有用意，可是她忘了我是個法官，她忘了我有妻室的人，她竟有這樣膽量，實在使我驚異，她完全把男女間的事情看得這樣輕描淡寫，足見她過去的私生活一定很風流的。這時候史小姐又把那隻小茶几端了過來，把咖啡、蔗糖、香烟、烟缸都一一搬到上面，然後坐下授了一枝烟給章眠，又替他劃上火柴，才正色道：

「蜜司脫章，規規規規，決不是同你開玩笑，我問你，你對我究竟有沒有意思？」

章眠失笑道：「我根本莫明其妙你的用意呀，哈哈，不妨請你先說一說。」

「阿是你還不懂我的意思？我已經明顯的告訴了你，我願意同你同居，願意同你結一個最密切的朋友……」史小姐還沒有說完，章眠搶着道：

「我想……我想這件事情過一天再談吧。史小姐，你要明白，我不是不愛你，你既然這樣一往情深的待我，究竟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不過我是一個法官，有許多地方不得不三思而行，這一點請你要原諒我的。」

史小姐側轉了面孔，逼視着章眠的臉上笑道：「那末你對我是有意思的？」

「你對我有意思了，如果我無意對你，如何對得起？」章眠趁此機會也說二句俏皮話。史小姐歡喜得說不出話來，笑道：「

我在你面前不說一句謊話，男朋友也見得多了，從來沒有見過有像你使我這樣的心愛。假使我對你這一番誠意，你不接受，我一定會走到自殺一條路上去，我的脾氣就是這樣的剛烈，說到就做到。」

章眠道：「不過我有妻子，你知道嗎？」

「知道，我決不妨礙你的家庭幸福。」

「我以為彼此做一個朋友無所謂，晚上住在這裏，事實上就恐怕辦不到，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再從長討論吧，我想不是絕對沒有辦法。」章眠說到這裏，看了看手表，已經快二點，連忙起身道：「我無論如何要走，一切事情明天再談，原則上我已經答應你就是。」

史小姐也就不一定強留他，連忙把長衫替他穿上，笑道：「明天你什麼時候來，我在屋裏等你，你來吃晚飯好不好？」

當時章眠穿了長衫，含糊的點點頭，說道：「是是是。」史小姐便跟在後面陪送他下樓，送出弄堂，看他上了汽車，又說：「章先生，你不要說是是，明天吃夜飯我等你的，親自做幾樣小菜請你，聽見沒有？」

章眠上了車子只是含笑的又對史小姐點點頭，不說什麼，車子開走了。到了第二天一清早，史小姐便吩咐張媽進房來，告訴她今夜配幾樣可口的小菜，因為有客人來吃夜飯，只有二個人吃，菜不必多，而要做得精緻可口，張媽本來是大公館中廚師出身，做幾樣小菜，辦得嚙哈話頭，就是平日中小姐吃的家常飯菜，做得很不錯，而花樣經獨多，天天翻花色，而材料搭配得往往使人家意想不到，這是史小姐一常佩服的。自從住到這裏許多日子，從來不曾請過客，大都上館子的多數，今夜她為什麼要在自己家裏請客，有二層原因，一則因為天熱，館子上的東西，往往不衛生，二則在自己家裏更加顯出親熱來，說是我親自為你做的小菜，請你嚐嚐，這表示我已經當你自家人看待了，一絲也不當做你是客人，有了這二層原因，所以史小姐便決意在自己家裏做幾樣小菜，款待這位章先生。

張媽考慮了一會，想出七個小菜來，說道：「史小姐，你所請的連你一起只有二個人，頂尷尬，要是三個四個客人，也只要做

這幾個菜够了。現在我替你想出七個菜，認爲不好再調，一個蛋白炒蝦仁，一個明蝦片，一個炒櫻桃——就是田雞腿，一個肉嵌田螺，一個青魚撥水，一個蝦仁芙蓉蛋，除了這六樣之外再配一個湯，一個清燉鱒魚。」

史小姐道：「肉嵌田螺，我主張調一樣。」

「那末就調青辣椒炒鷄丁。」

「調得好極了，不過還要買一隻鷄，當然一味辣椒鷄丁，一隻全雞是用不完的你再想想，餘下來的雞做些什麼？」

張媽不待史小姐說完，便道：「你們喝酒不喝酒的？」

「怎麼不喝酒呀？」

「那末再配四個冷盆，餘下之雞，做一隻凍雞，索性這隻雞買得大一些，凍雞之外，再切一盆白斬雞，只須再配二個冷盆，一個乳窗露槍蝦，一個……一個鱸絲。」

史小姐認爲這幾個小菜都還不錯，可惜還少一道點心，便道：「你再想一道點心來，宜乎甜的。」

「就用奶油布丁好了。」

「奶油布丁太平常了，你再想想看，別的還有什麼？」

「別的名目不過八寶飯，水晶包子，蓮子羹，地栗糕，山楂糕，冰凍聖代等名目，甜的吃來吃去這幾樣呢？」

史小姐便說：「準定用冰凍聖代吧，恐怕來不及，你趕快去買辦吧。」說着便點了三百塊錢鈔票交給張媽，催她快快去快去。

待到張媽從小菜場回來，菜的材料全部配齊，獨缺少一道明蝦，因爲今天明蝦不甚新鮮，她決意改了一道冰糖圓菜，把辦來各樣小菜放在下面天井裏，叫史小姐下去一一過目，是不是新鮮的，史小姐趕下樓，一看過明白，贊美道：「不錯，辦極了，真可說沒有一樣不是新鮮的。」

張媽道：「你看我這炒蝦仁的清水蝦，隻隻鮮龍活跳，我把它揀出一盆做搶蝦，用清水供養起來，臨時吃再裝盆子。還有今天明蝦不好，我把它改了一道圓菜，用冰糖清燉。」說着便把那隻小蒲包裏拖出一隻甲魚來給史小姐看道：「一共一斤五兩，你看下面肚皮雪白，一點沒有紅斑，這就是真嶺內河清水貨，不是長江貨。」說着又把那條青魚正在缸裏呼吸着，忽然打水裏拾了起來說道：「這條青魚二斤十兩……」

史小姐道：「只一道撥水，一條青魚太多了。」

張媽道：「所以今天鱒魚不買了，這條青魚取下撥水，還有中間腰段炒魚片，還有多下做一盆五香燻魚，冷盆裏面，鱒絲就可省掉，這落得省了就省了吧。」

史小姐手一拍歡喜道：「蟹對，蟹對。應該挖打當然挖打一下囉，足見買小菜時候肚裏早就計劃好了，我直頭佩服你。」

張媽笑道：「這有什麼稀奇，吃啥格飯拿啥格槍，從前我在盛公館做廚師時候，算得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都是我一人支配，不過手下娘姨有十多個，現在我已經退步了。」張媽說着又匆匆忙忙要緊走後門出去，說道：「還缺少幾樣東西，我到隔壁去借一借。」

史小姐便說：「這一樣一樣做下來，夜飯來得及嗎？」

張媽在後門口對她揚了揚手道：「來得及，來得及，不用放在心上，包你夜飯舒舒齊齊。」便到隔壁去了。

到了午飯時候，接着章眠自法院裏打來一個電話說是夜飯不來吃了，恐怕你等着，預先打個電話過來。史小姐一時火冒三丈高，握了一個話筒，惡狠狠道：「辦不到，你今夜不來，一生一世永遠不要見我的面，你譬如沒有我這個人，你只當我死了！」章眠在電話裏哈哈大笑道：「史小姐，史小姐，你別一味火冒，何必說這氣話，難道我們吃飯的機會還沒有嗎？實在我今夜有特別應酬，不得不去。」

史小姐沒有待他說完，搶道：「嘿，你用不到說謊，你不是對我說過，你們做法官的人，一向不出來應酬的嗎？爲什麼又應酬

人家，可見你說話前後矛盾。」

「並不是應酬，我實在說錯，今夜有特別要緊事情……」

史小姐認爲章眠毫無誠意，閒話翻翻復復，氣憤之下立刻把電話一掛，給他一個難堪。她便倒在籐椅上出神。看他會不會再有電話打來。

史小姐剛正坐下出神，電話鈴又響了，她料知是章眠打來的，故意挨他一歇再接，只聽得「丁令，丁令」鈴聲，響了有一分多鐘，史小姐有些過意不去，纔接下聽筒惡狠狠問道：「啥人？啥人？」

這電話果然是章眠打來的，他開頭第一句哈哈笑道：「何必，何必，史小姐你用不到這付樣子對我，要我來只須好好的說，你如此火一冒，太使人家難堪了。」

「我是天生這脾氣，今生改不來了。你自己問問自己，昨夜送你上車還對你說明夜來吃夜飯，我親自做幾樣小菜，爲之不當你客人，在自己家裏便飯，你想：我一早上小菜場買小菜，忙到現在，一歇不會停過，你會打這個電話給我，說是不來了，教我火冒不要火冒？」

「是是是，我一定到，一定到。」

「隨你的便，有良心就來，沒有良心就歇。」史小姐始終沒有好話，實在她氣得手腳都發抖了。

章眠於是又一陣陪笑着說了幾句好話，把電話掛斷了。史小姐方才把胸膛一口氣平了過來，到了傍晚，她時刻伏到樓窗口朝下面弄堂觀望，會不會章先生這時候會來，望望又望望，一直到了快上燈，時間已有七點多鐘了。張媽這時候早把小菜分別做好，上樓來問道：「客人還沒有來嗎？菜是早已舒齊了。」

史小姐自己安慰自己道：「他已經打過電話來，說是還有一些些公事，幹了馬上就來，我想做一個法官，地位固然有了，但也很苦惱的，這樣案子那樣案子，都要一一經過親自審判，他又是一個刑事法官，判決得不當，就有冤獄……」正說着，樓梯上

一陣皮鞋聲，張媽趕出去一看，果然章先生來了，史小姐連忙出去迎接，囁着笑道：「密司脫章，我料到你這時候要來了呀，果然說起曹操，曹操就到。」說着同章眠握了握手，忙說：「寬衣，寬衣。我來替你解鈕扣。」

章眠笑道：「我本來老早要來，因為蔣庭長有事同我接洽，所以弄到現在才來，他也留我吃飯呢，我說今天舍下有親戚來，不得不同意，其實我溜到這裏來了，哈哈……」一邊說一邊把長衫寬下，史小姐搶着替他壁上一掛，過來說道：「我料到你這時候不來，一定有事分不出身了，我伏在窗口上橫張你豎張你，足足有二個多鐘頭。」

「對不起，實在對不起。」

這時候史小姐完全把中午時候打電話的事，早忘記得精光，她一邊忙於招待，一邊忽然想起章眠的汽車夫，說道：「章，你的車夫，要不要喊他進來，到廚房裏吃了夜飯？」

章眠道：「不用了，我知道這頓夜飯吃下來一定很晏，所以打發他把車子開回去了。我問你，今夜還有什麼別客？」

史小姐對他一個媚眼，一笑道：「有什麼別客，原只約你一人便飯，真是騙騙你來，一點小菜也沒有呢。」她又忙着爲他開了一隻西瓜，分了半隻，一個瓢羹插在瓜瓢上，送到章眠面前，小茶几上，笑道：「這担瓜今天買的，你嚐嚐看，甜味，不甜再開一隻。」章眠也就不客氣，用瓢羹盛了一塊瓜，嚐了一口，說道：「還不錯，很甜很甜。」

「甜，你也少嚐一二口吧，馬上就吃夜飯了。」史小姐又忙着佈置盃筷，又親自下樓去端冷盆，開酒瓶，忙得一歇也不會停過，章眠在旁邊笑道：

「史小姐，你今天太忙了，使我真過意不去，你這樣客氣，下次反而不敢來了。」

史小姐嘴一批問道：「我客氣什麼，你說呀？要是我當你客人看待的話，至少要請你到紅棉酒家來吃原桌頭酒席了，也不會在屋裏做幾樣粗小菜，土頭土腦的待你。我看見人家同我客氣，挺煩挺煩。」說着已經替他斟上一盃酒，對他招了招手說道：「那末請坐吧。」

章眠抹了抹手，坐到桌上來看見一大盃酒頭，一搖說道：「無論如何不來事，這一大盃叫我今夜醉倒不能回去，不大好看相了。」

史小姐笑道：「你喝一盃，我也奉陪你一盃，醉倒不能回去就睡在這裏好了，我這裏又不是沒有舖場，你不願意同我同一個房間，三樓還有客房，也收拾得很清潔的，聽你揀中。」

這時候張媽便端上來一盆炒蝦仁，在蝦仁中間雜有一粒一粒翠綠的寒豆，寒豆之外還有一粒一粒緋緋紅的辣椒丁子，使這盆蝦仁，白是白，綠是綠，紅是紅，色澤搭配得非常可愛，不講是吃了，就是看看這顏色也足以悅目，不但是這樣，在盆子老闊的邊緣，一圈上兜轉來還鋪有景緻，那是用紅山芋，地粟，青梅，菜蕪等做出來的，成功一朵朵梅花形，把這盆蝦仁烘托得更加珍貴起來，章眠看見心裏一陣詫異，這明明是館子上喊來的小菜，爲什麼說是自己做的，於是便問道：「這小菜那一家館子上喊來的？」

史小姐笑道：「告訴你自家裏做的，你不信到樓下廚房間去看看，你還沒有知道我們張媽做幾個小菜真是拿手戲哩，並不遜色館子上的大司務，她本來是盛家做廚師出身，我想盡方法把她挖到這裏來。」

史小姐把那盆搶蝦上面掩着的盆子揭了開來，只見這盆搶蝦隻隻弓起背脊，打盆子裏跳躍起來。史小姐忙道：「章先生吃噓，吃噓，這搶蝦隻隻鮮龍活跳的。」其中有幾隻竟然打盆子裏跳到台面上來，章眠連忙把盆子澆了一口酒到搶蝦盆子裏，使隻隻活的統統醉倒。然後來了一隻往乳窗露裏滾了一個身，就是一口，邊吃邊說：「像這樣活跳的搶蝦，只有在杭州西湖邊頭吃得最多，那一年到上海之後就沒有吃過，今天可說來到上海第一次吃到，我實在佩服你們的張媽，沒有話頭，沒有話頭。」

史小姐又趁機揀了幾隻挺大的搶蝦，滾了乳窗露，夾到章眠碟子裏道：「到了上海今天第一次吃過，那末你就多吃幾隻吧。聽說搶蝦這東西，多吃補精力的，有這句話嗎？有奶的女人多吃，奶水更加足些，這却是事實。」

章眠呷了一口酒，點了一下頭道：「對對，我也聽過這句話，到底補不補不得而知。」說着却不斷的一隻一隻吃着，一隻活

跳老大的蝦，到了章眠嘴裏動了一動，立刻吐出一張蝦壳來。

史小姐舉起一個瓢羹點點炒蝦仁道：「趁熱趁熱，冷了沒有吃頭了。」於是兩人不一會工夫，把這盆炒蝦仁吃得盆底朝天，張媽又把魚片端上來了。只見這盆魚片，更加炒得別緻。外面塗有一層蛋白，蛋白又用蟹粉拌糊裏面，所以看不出這是盆魚片，一會看又像是蟹粉，又像是一盆點心。章眠仔細看了一會，莫明其妙，問道：「這盆是什麼名目，我真變了一個洋盤了。」

史小姐笑道：「你別問，只須吃，吃了自會知道。」說着又舉起筷子替章眠夾了一塊，醃了一些醋，放到他的碟子裏去。

「我自已來，自己來，你不用同我客氣。」章眠進了嘴，嚐了滋味，方知是魚片，不覺手在桌邊一拍驚異道：「好極了，好極了，上個星期舍下請親眷，紅棉喊來一桌酒，那是四百塊頭的，其中也有一隻魚片，無論滋味，顏色，看相，同現在看這盆魚片簡直天上下之分，你們張媽有這一點本領，不愧是個名廚師，佩服佩服。」說着又連了幾筷：「隔一天我想同你商量商量，可否你們張媽借來一用，舍下要宴至親好友時候，只須託她來幫幫忙好了，根本什麼紅棉黑棉滾它那個混蛋！」

「以後要借用張媽，只須你章先生開口，我自會關照她，不過你也未免太過獎了她，一邊到底是牌子的館子，並且派頭不同，那是廣東派，我們是蘇派。」正說着張媽又把雞丁端了上來，章眠趁機贊美張媽幾句道：

「噯，張媽，你的小菜做得太好了，真可說生平第一次嚐過，決不瞎說，我在史小姐面前連連說你的好話。」

張媽拉開嘴笑道：「少爺，够了，够了，你別取笑我吧，如果小菜做得不好，請你包涵包涵呀。」

「那裏的話，要是我瞎說，你可以問史小姐。」

「張媽，你下去帶些醋上來。」史小姐也就跟了章眠笑着：「章先生，你愛吃醋嗎？」

「不，除非你史小姐才愛吃醋哈哈……」

「謝謝吧，我挺是個胸襟豁達的人，不知吃醋是什麼一回事，我希望章先生以後對我也別吃醋，我們朋友做得不要好熱烈，太熱烈了往往斷得快，只須淡淡的，方能持久，以後你公餘之暇，或者例假日子，不妨到我這裏來走走玩玩，當我一個親妹妹

一樣看待，我也當你一個親阿哥一樣看待，交友總要恆久，總要雙方待以真情真義，方有意思。」史小姐說到這裏對章眠瞞了一眼笑道：「可是我有這一個心意，不知你肚皮裏怎麼樣呢……」

「這幾句話，句句說到我心裏，贊成極了！」章眠拍手大笑，高興得溢於言表，連上又乾了一盃酒。

這頓夜飯史小姐早就存心欲把它時間吃得延長些，所以吩咐張媽把小菜慢慢的端上來，一方面她拚命灌他喝酒，一盃一盃的，預備把他灌醉了，今夜就不放他回去。章眠又是個篤於情義的人，看見史小姐如此真心真意待他，也就不好意思拒絕，所以對她勸酒，實在不能再喝了，還是勉強應酬他，斟滿一盃，只得又喝上一口，到了後來，神志已經模糊糊糊，講話也有點大舌頭，面孔紅得像個關老爺，於是才指指點點自己頭腦子，對史小姐道：「嚶，醉了，醉了，我的頭腦子昏冬冬，像個銅頭敲着，無論如何不能再喝一滴酒了。」

史小姐看他模樣的確有八九分醉意，笑道：「章先生，你是真的醉了，我就不勸你喝哉，不過這一瓶酒，二個人喝，還不會把它喝完，我們的酒量都很平常呀。」

「不，我……我本來不……不大喝酒的，今夜真叫你的天大面……面子，喝了這好幾盃，史小姐，我不能再吃飯，小菜太豐美了，肚皮吃飽了。」章眠大了一個舌頭含糊的說來，身體便朝後一靠，那隻靠背椅子，幾乎連人帶酒翻倒。史小姐知道他醉得很厲害呢，不要跌一交鬧個禍，馬上扶住他到沙發上躺下，說道：「章先生，你別多動，靜靜睡一歇吧，我勻一杯冰凍瓜露給你醒酒。」

章眠躺下，閉上眼睛，略爲點了一點頭。史小姐便急急忙忙在那冰箱裏搬出半個西瓜，勻了一玻璃杯瓜露，親自蹲在章眠榻前，用瓢羹，一瓢一瓢盛到他嘴裏道：「章先生，你把嘴張開朝下嚥吧，這是瓜露。」又用瓢羹在他唇邊試了試，章眠便張開了一口一口嚥着，一杯完了，於是又酌第二杯，又照樣一瓢一瓢盛到他嘴裏。章眠雖然醉了，神志模糊，房子像天翻地覆，但心內很清楚知道史小姐蹲在他面前盛瓜露給他喝，又是一陣感激，只是講不出話來，不知如何他翻了一個身，一隻胃納便要朝外冒

的樣子，立刻打了一個噁心。史小姐連忙拖了一隻痰盂放到他榻前說道：「章先生，你要吐就吐吧，吐了就胸口舒齊得多了。」章眠打了一個噁心，欲吐又吐不出，酒醉的人的確很難過，他張開眼來問道：「史小姐，現在幾點鐘了？爲什麼你的房子兜圈子呀？」

史小姐知道他的酒還沒有醒，看了看手表，這時候已經十二點半，却瞞住他道：「很早很早，只不過十點鐘，章先生，你醉得這個樣子，教我如何放心你回去，何不就這裏住一夜呢，我陪你到天亮。」

章眠醉到這般地步，心裏始終很清楚。只是身不由自主，要想起身，却是不能爬起，聽見史小姐說是很早很早，還不過十點鐘，心裏又好像寬了一些，含糊道：「史小姐，今夜我……我豈太放肆了，真正對……對你不起，叨擾到你這般地步。」

史小姐看見他不像嘔吐樣子，心裏寬了一些，說道：「章先生，你安靜的睡一歇吧，我買一包仁丹給你吞了要不要？」

章眠點了點頭，史小姐連忙吩咐張媽道：「你到弄堂口那月烟紙店看看打烊沒有，趕快去買一包仁丹，章先生要吞仁丹，假使已經打烊，小窗洞裏敲得開的，天熱，他們一定不會睡呢。」張媽便把收拾碗筷的工作放下了，趕出去買仁丹，不一會工夫，果然把仁丹買來，史小姐倒了些在自己手掌中，一手拿了一杯溫開水，親自授給章眠吞服了，說道：「瓜露也吃過，仁丹也吞過，這都是醒酒的，我想：你一會兒就得舒服了，早知道你的酒量很平常，我決不會勸你喝這些酒，而且還不及我喝的量呢。」

史小姐看見他沉迷的睡着，好像很疲乏的樣子，也就不去驚動他，讓他安逸的睡一歇。一面又拿條絕薄的毯子蓋在他的身上，這時候窗是洞開着，晚風習習，房中非常涼爽，一些也不像是大暑天，彷彿是個秋夜。這時候張媽上樓來，她沒有知道客人睡着，走路似乎重些，史小姐急忙忙對她搖手道：「輕些，輕些，走路像敲銅鼓。」

張媽立刻一步一步輕輕的跨進來，低低問道：「還有什麼事嗎？沒有事我把後門關了，睡覺去。」

史小姐點了一下頭道：「好，今天你忙了一天也很辛苦，快去睡吧。」張媽回了出去，隨手把房門帶了上，這時候房間裏更顯得寂靜無聲，史小姐屏息坐在章眠眼前，香烟一枝接一枝的儘管吸着，她簡直毫無辦法對章眠如何措手，心想：人是已經給

我弄到這裏來了。現在明明躺在我身邊，今夜當然是不會放他回去。只是他醉到這般地步，神志模糊，一點用場也不能派。無異是個廢人。早知道這樣，當初把他灌醉，實在是弄巧成拙。她想到這裏，又輕輕拍拍章眠，肩胛低聲喚道：「章先生，要不要扶你到床上去睡，這沙發上不舒服的……」可是章眠正睡得濃，再也喊他不醒。史小姐一想：這樣給他睡到天亮，明天還能够上法院辦事嗎？無論如何喊醒他，扶到大床上去，於是又推了推，還是不醒，又在他臂膊上輕輕擰了一把，還是不醒。史小姐一時焦急起來，煞末便把他的鼻子用力夾夾緊，使他不能呼吸。這一來方才醒了，光起了一雙眼，睜珠，打沙發上突然坐了起來，像發急驚風，把史小姐的手緊握住了，死也不放。

史小姐看見章眠這付樣子，一定打睡夢中驚起的關係，急忙拍拍他笑道：「章先生，是我喊醒你呢？扶你到大床上睡吧。」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章眠急急忙忙下榻尋皮鞋，東一找西一找沒有，問道：「我的皮鞋呢？皮鞋？」

史小姐只是掩了嘴，格格格一陣冷笑道：「現在什麼辰光了，我一人坐在旁邊陪你到現在，我不是不要睡，不是不疲倦，只是爲了你呢？你一醒就要回去，對得起我嗎？」

章眠知道皮鞋史小姐藏了，只是搔搔頭皮陪笑道：「對不起，實在對不起，我同你日子長哩，今夜請你放我回去吧。」

「勿關，勿關，你有本領儘管走，我決不留你，沒有本領就歇，你昨夜也是牽絲攀藤，今夜又要這樣，我看見就惹氣，一個人總不要太沒有情義了，你也應該替我想，真情真意的待你，爲何來的？」史小姐又像認真又像假的，帶有幾分撒嬌，一個人負着氣管她到大床上去睡覺了，把章先生擲在旁邊，死人不管。

這末一來，真使章眠左右爲難起來，這時候已經下半夜快三點鐘，心想：回去自然不可能，不如糊裏糊塗這裏將就一夜，頂多二個多鐘頭天也亮了。噫，酒真是害人的東西，我不喝酒，決不會如此糊塗。正轉着念頭，史小姐在大床上嚷道：

「我看你的心還是不死，還想要回去，與其勉強留你，不如讓你回去吧，皮鞋在沙發底下。」

「那末，你起來替我開房門，開樓下大門。」章眠已經存心不回去，却故意試試史小姐的心。

史小姐答道：「嗚扁你枯郎頭，我來替你開門，你有本領出去，難道門自己不會開嗎？」

「好好，我自己來開就只好自己來開。」章眠扮得像真的，一本正經穿了皮鞋，穿了長衫，走到房門處把拉手板了一下，就把門開了，因為今夜張媽把門帶上，史小姐並沒有去落鎖。她看見房門開了，心裏一急，知道他真的溜走了，大為懊傷，連忙一跳下床，就拖了鞋皮，夾屁股飛奔的追下樓去，一邊嚷道：

「章先生，章先生，我喊你回去，原是同你開開玩笑的，你就當做認真了，我要是不真心留你，決不會對你說這氣話。文章你要看反面呀。」便在半樓梯一把拖住了他，低低笑道：「回上來，回上來，我還有話對你說。」

章眠這時候手一拍大笑道：「我真不會當做認真，要知道我這樣一走也是假的，不然你決不會來拖住我了，哈哈……」於是兩人一同回到樓上。

史小姐回過身來把房門鎖鎖上，心想你再不能溜走了。章眠便把長衫自願寬了下來，壁上一掛，又把皮鞋一脫，赤了一雙腳，史小姐隨手放了一雙拖鞋到他的面前笑道：「要是你今夜真的回去，我肉也可以把你咬下一口。」說着對他瞟了一眼一笑：「請你別再多牽絲辰光哉。也可以上床晒得哉，夏天是日長夜短四點多鐘就要天亮了，留你晒得也只不過一個多鐘頭，真正是天曉得。」

章眠又把短衫脫了，裏面是件汗馬夾，又把褲子脫了，裏面也有條襯裏短褲，於是，一下也不做聲，就在沙發上往下一倒，拖了一條毯子下身一蓋睡了，史小姐急忙奔過來推了推他身體道：「我要你到床上去，到床上去……我不答應你一人躺在沙發上。」

「媽媽虎虎算了，一會兒就天亮了。」

「不，我不答應你怎麼樣呢？起來，起來。」史小姐索性用手來拖，章眠給她吵得不能安眠，肚裏真有點說不出所以然，突然坐起身問道：「你究竟對我有什麼意思，不妨告訴我，別放在肚裏用功夫。」

「並沒有意思，我不過要你到大床上去晒，比較這沙發上舒服些。」

「那末你自己呢？你睡到什麼地方？」

「你別去管它。」

章眠一想，與其這樣糾纏不清，不如聽了她的話就到床上去。便說：「好好好，床上就床上，你同我客氣，我落得福氣。」當下拖了鞋皮來到床上，原來這床上一張蓆子非常考究而精緻，是竹絲編的，已經睡得緋緋紅，手撫上去光滑細膩，人睡上去冰涼澈骨，章眠讚美道：「好極了，這張蓆子我從來沒有見過，多少錢買來的？這好像已經睡了多年，所以色澤紅得可愛。」

史小姐也就坐到床沿上來道：「還是小姊妹送我的，她從安徽買來，多少錢始終不肯說，現在這張蓆子就是多足多的鈔票也買不到了，要編得這末細結也許有辦法，要紅得這末有色彩就有錢也買不到。這種蓆子一晒過，什麼草蓆，什麼台灣蓆都·不想了。」

章眠躺下笑道：「我想晒在這蓆子上汗也不會出的，你撫我身上一些汗水也沒有了。」

史小姐趁撫法撫法當口便一個身體像冰山朝下一倒，兩個人倒在一個枕頭上了，她隨手就把電燈一關，房間裏立刻一片墨黑，章眠早料到史小姐目的一定在此，一顆心跳得不寧起來，裝做木知木覺，一下也不做聲，史小姐却在他耳朵根頭絮絮的說：「章先生，你應該要同情我，你不能對我取笑，我是個沒有丈夫的人，我的生活寂寞極了，也痛苦極了，我認做你是我的理想中一個最最滿意的人兒，你要是不接受我的要求，不真心待我，我竟可以爲你而自殺，簡直無意再做人了！」

「啊，我有妻子的呀，並且我是個法官？」

「這話你別說了，你有妻子管你有妻子，我同你只不過做個密切的朋友，同你有妻子並不衝突。講到你是個法官，我又不是要求你同我結婚，結婚才有重婚罪，我們只不過軋一個密切的朋友，我什麼地方都替你顧到的。」

章眠考慮了一會道：「只要你不妨礙我的家庭，總可接受，不過我勸你有下了這些年紀，還是嫁一個人的好，因爲這樣糊

塗下去，終不會有好結果的，這是一定的道理。」

史小姐答道：「真不瞞你章先生說，教我去嫁給誰呢，請教那裏一個人會來要我，我何嘗不知道這樣糊塗下去，一事無成，害是害在我平日生活太舒服了，只怕嫁了人受不住約束。」她一邊說一邊對着章眠蜜蜜的笑着。

章眠道：「我知道這並不是沒有人要你，聽你語氣，而是你怕嫁了人受到約束，所以不願意嫁人。」

「也許是對的，我父親不是不時常提起我的婚姻，說是四小姐他是我第四個女兒，我一共有七個姊妹。你也有這點年紀了，自己的終身大事極應該有個準備，一年一年過下去很快的。我便對父親說：可是我心目中沒有一個是我理想中的對象，教我去嫁給誰？既然是終身大事，總不能隨隨便便去嫁一個人算了的。父親知道我的脾氣不好，以後似乎不再來與問我了，便付給我一筆妝奩費，嫁不嫁隨你的便，我一想這個辦法也還讚成，當下我領了這筆款子，便在一家聯和銀號內做投機，總算運道好，一帆風順，做一次賺一次，我現在的生活實際上是同家庭方面脫離了關係，所以我現在沒有出嫁的女兒得以在外邊這樣自由呢……」

「對對，難怪你不要嫁人，專門歡喜軋男朋友？」

史小姐揜着道：「章先生，你這句話就對我人格上太藐視了，什麼叫專門歡喜軋男朋友，這「專門」兩個字請教你作如何解釋？」

章眠知道失言，連忙一個身體翻過來道：「對不起，實在對不起，一時失言，我並不是真心說這句話。」

「我問你下次還說不說？」

「決不說。」

「假使你再說，我真不會給你好面色看，你當做我這樣處處遷就你，以爲我是個蕩婦，專門在外面軋男朋友，太把我人格估計得低了……」史小姐故意這樣一說，分明是三縱三擒手段，使章眠絕對任份她是個規矩女子。當時兩下不做聲，實在人

是疲倦死了。也就一覺睡到大天亮。

章眠一覺醒回來，太陽已經晒到房間，一看時計還不過八點多鐘，照例他是每天九點鐘上法院，總要十點鐘才開始審理案子，現在一看還有半個鐘頭可以戀一歇枕頭，於是又往下一倒，閉上眼睛養一會神。

史小姐道：「章，你昨夜差不多沒有交過一下眼皮，今天精神一定不振，何不請一個假呢？」

「法院如何可以請假，案子山積，一時也沒有代理。」

「不要，我要你請假，你就應得請假。」史小姐撒嬌道：「假使你生了病，也要去辦公嗎？我真也不信法院不能請假。你別在我面前說謊話了。」

章眠一時不能安神，決意起身說：「我寧可今夜再來都辦得到，要我請假萬萬不可以，生病果然可以請假，但也要醫生證明書。」

史小姐一想給他誤了公事不好交代，還是讓他走吧。說道：「也好，那末你今夜一定要來，聽見嗎？我在屋裏等你。」

章眠離了史小姐的家，到了自己屋裏，然後坐了汽車趕到法院，當天夜裏果然又到史小姐家裏來，因為時間很早，雙雙一對又到仙樂斯去跳舞。情形非常熱絡。這時候仙樂斯一班樂隊正由一個湖力生領班，湖力生是個最浮滑的半西洋人，他的面孔一半有中國人典型，一半有西洋人作風，說他完全是中國人又不像，完全是西洋人也不像，因為浮滑的關係，自己編制了好幾隻低級趣味的歌曲，每次起奏時候，自己便在麥克風前播唱，一歇裝男人聲音，一歇又起女人聲音，的確博到一般公館少奶奶姨太太小姐的不少傾心，湖力生便趁機吊足一般女性膀子，據說有一批舞女給他吊足胃口，暗底下爭風吃醋，很是厲害，湖力生暗暗歡喜，居然來者不拒，一個一個都接受。史小姐只聽過湖力生三次歌唱，覺得他這個人很可愛，一點並不浮滑，大對其胃口。原來她正同章眠跳舞時候，經過湖力生指揮琴台門前，他把指揮棒對史小姐臉上指了指，啼開嘴對她眯眯一笑，史小姐心想這分明是對她進攻了，歡喜得了不得，馬上背了章眠，還他一個迷眼，湖力生兩隻肩胛一聳，又扮了一個鬼臉，這滑頭滑

腦情形在正派女人目光裏看見，簡直不能入眼，那裏還要得呢。但史小姐看來，連骨頭裏都輕鬆了，認爲湖力生這個領班的確可愛極了！

史小姐把這些印象一股腦兒都放在肚裏，章眠面前絕不提。待第二隻舞下池去跳的時候，湖力生在琴台上跳起舞，指揮得格外賣力，一看這位女士又跳到他們前來，他又把那根棒對了她指指點點，嘻皮場臉，一味油腔滑調，史小姐對他忍不住驟然一笑。湖力生更加骨頭輕得沒有三兩重，待第二圈又跳到他面前，他竟然公開的背了章眠，一隻手伸到自己口邊合了合，代表算是我同你親嘴的。史小姐便又笑了，微微對湖力生點點頭，表示我已經領會。可是這一來章眠有點覺得，立刻問道：「你……你同那個打照呼？」

史小姐撒謊羞笑道：「我的妹妹跟妹夫也在這裏白相，我對這位妹夫從來沒有交談過一句話，並且他們還不會結過婚，他們私下約着出來跳舞，你想，我早已看見了，我妹妹還偏要避開我，我要笑不要笑？」

「那一個是你妹妹？」章眠回過頭來張望。史小姐便捉住他身體道：「你越是回過頭來看，她們越要窘了，有什麼看頭呢。」章眠的身體給她這一板，只得不去張望，待到舞罷，史小姐才說：「我妹妹脾氣古怪，下次我正式介紹你吧，今天我不預備到她台子上去。」

章眠又站起身來張張望望，指指點點的，恰恰那邊正有一對青年男女，問是不是這一對，史小姐拖住他坐下來，含糊道：「是的，是的，張了張便算了，橫看豎看賊腔得來，你這個人真不知趣。」

章眠於是坐下，也就不介意了。史小姐坐上不五分鐘又拖住他跳舞，她實在依依不捨這個湖力生，給她太興奮了。

果然史小姐同章眠跳舞跳到琴台前，又是同湖力生大吊膀子，章眠分明有點明白，却不好意思開口問，待第二圈又跳到琴台前，章眠故意把身體同她離了空，看她是不是同湖力生鬼迷張天師，可是史小姐非常知趣，面孔裝得很嚴肅的一下也不做聲，湖力生鑿貌辨色，也就把面孔立刻向裏，朝了敲銅鼓的一上一下指揮着，章眠又看不出什麼影跡來。反而給史小姐

責問道：「你對我面孔望什麼？」

「不望什麼。」

「不望什麼，那末好好的跳舞，忽然把身體離開了，像什麼樣子？」史小姐說着便一個身體往章眠懷裏一撲道：「跳舞跳舞，」

章眠終覺有點疑心疑惑，於是便陪了她坐着儘談儘講，不預備再跳舞，各人肚裏用功夫。史小姐道：「你不跳舞，何不同回去吧，昨夜你一夜失眠，今夜應該早些睡覺。」

章眠點點頭，本想要回去，身體實在疲倦得很，當下付了茶賬，兩人回到環龍路，汽車開到史小姐弄堂口，一個下車了，一個却坐在車廂裏不願意走下，史小姐道：「我看你老脾氣又發足，不知那能，次次牽絲攀籐，不會爽快快樂。」

「我同你商……商量，今夜讓我回家去，因為接連二夜住在外面，我女人面前不好交代。」章眠坐在車廂裏只是對史小姐拱手。那個汽車夫暗暗偷着好笑。

「辦不到，我不答應你回去怎麼樣呢？章，你今夜不住到我屋裏去，看你車子開得成開不成。」史小姐憤憤然便奔到汽車前面，張着雙手攔住去路，如果開動輪盤，立刻死於車底。章眠弄得走頭無路，只得下車來，四邊一看馬路上沒有人，又對史小姐拱拱手道：「我同你軟商量，明夜準定住到你府上，決不食言，你不能够這樣的，你也應該體諒體諒我的苦衷，你昨夜不是對我說得好好，不妨礙我的家庭自由？」

史小姐雙手腰眼裏一撐，說道：「你要回去，除非把車子開動，寧可把我撞死的。」

「這算什麼名目？你看我們車夫也好笑你怪脾氣？」

「我是怪脾氣，你沒有辦法把我改過了。」

「幸而這條馬路冷僻，如果給走路人看見，還當做你發神經病。」

「是的，我有神經病，難道你頭一天知道嗎？」史小姐始終在車子前頭一動不動，非逼得章眠屈服不可。這時的情況實在相當的緊張。

汽車夫這時候實在忍不住好笑，看見他們兩人相持不下，便把車門一開，跳下來對章眠笑道：「少爺，我看這樣吧，免得史小姐一番盛情，一定拒絕她，太覺難爲情，少奶奶面前我代你吹個牛皮，包你無事……」

「吹個什麼牛皮呢？」章眠走了過來對車夫扮了一個苦臉。

車夫便在章眠耳朵根頭噉噉了一下，大意思是說：陪了蔣院長又麻將去了，因爲過去蔣院長時常打電話到章家，請章眠到他府上去又麻將，一個是院長，一個是推事，當然要奉陪院長的。

章眠一聽，這個牛皮吹得很好，大爲贊成，當下便吩咐他把空車子開回去，於是陪同史小姐雙雙一對回進弄堂。

史小姐一陣冷笑道：「嘿，看你領我盟不領我盟，我說到那能，就要做到那能，以後……以後你再敢在我面前說一個不字，我就要你的好看相。」

當下兩人進了屋，回到樓上，章眠寬了衣服，坐下平心靜氣道：「打棚管打棚，一本正經管一本正經，以後你再把這付手段拿出來對付我，實在太使人難堪，叫我如何能够接受，到底我同你兩人還是私的，沒有正式，就是正式，那末我也要雙方敷衍過去。我是個法官，豈可以做出這種事？」

史小姐道：「雙方敷衍，這句話我倒也要聽，老實說我這裏你一個星期來住四夜，隨便你隔一夜來住也可，或者接連住四夜回去也可以，否則死人不管，我就要吵。」

章眠不覺脫口大笑道：「噲，史小姐，也虧開口，到底我同你是客客氣氣的，依你這樣說，一個星期只有七天，你這裏倒住四夜，自己屋裏反住三夜，這如何說得過去。現在我不同你多講廢話，事實總還是事實，以後我可能範圍內來住就來住，假使不能，你要原諒我，眼前我們總要保持這個態度，你過於爭作了面子，就妨礙我的家庭幸福，這不但你犯罪，尤其我是知罪犯罪，將

來我的名譽地位大有關係，一旦鬧出事來，我永遠立不直。」

史小姐本是個沒有中心思想的人，她做的事今天高興就這樣做，不高興就把過去的忘記得滑場精光，只當沒有這麼一回事，看見這個男朋友可愛，就拚了命去追求他，但到了手終沒有恆心，玩過幾天又把 he 忘了，因此見一個愛一個，追求得很急，而離得也很快，她對你好感時候，真可以以一顆心挖出來給你，待到一旦對你冷淡時候，也許翻轉面孔就不認得你。她把男女中間的關係，看得平淡極了，算不得什麼一回事，現在 she 對章眠好像傾全力來愛他，但未曾知道，無非是一對露水夫妻。她聽他說了這番嚙嚙的話，早有些不耐煩道：

「章先生，罷了，罷了，別再煩了吧，我這個人真有點想不穿，你又不是我一個丈夫，我又不是你一個妻子，爲什麼要這樣愛護你呢？落得看看穿，以後你打算怎麼樣便怎麼樣算了。」

章眠歡喜道：「這句話說得一絲也不錯，你越是我看得穿，我胆子越大，你越是釘得緊，我越是嚇，千句閒話併做一句講，究竟我同你是私的，不能公開出去呀。」說着又握了史小姐的手笑道：「今夜早些睡覺。」

章眠同史小姐這一夜風流，如魚得水，也就說不盡的樂趣，事後史小姐拍拍章眠背脊道：「我待你好哇？」

「怎麼不好呢？你這人太使我迷戀了。」

「因爲天熱，我還不會把全部功夫拿出來，隔一天你來，我使得你更滿意。我問你，你的太太待你怎麼樣？」

「根本就談不到這一種技巧，賽過是個死人。」章眠覺得史小姐並不是處女，她交接過的男子決不止他一人，如此情形看來，以防發生意外，倒非要調查她一下不可。於是在枕頭上問道：「史小姐，我想問你一句話，你只須老老實實告訴我，請不必多心……」

「什麼話你只須說好了。」

「我問你，像今夜我們兩人發生關係的，過去你一共有幾個男朋友？派着我應該列到第幾名？」

史小姐忽然把章眠身體推了開去：「你爲什麼要問起這句話？」

「你不用多心，我歡喜老老實實，在上海一個男子交接好幾個女朋友很平常，反之，一個女子交接幾個男朋友當然也很平常的。老實說，你決不是處女，可見過去你一定同人家發生過關係。這是事實，免得將來發生旁的枝節，你還是說出來的好。」

史小姐氣傷心，立刻把身體翻了朝裏，只是嗚嗚咽咽出眼淚，一句話也不做聲。章眠一時弄得很窘，一手摸到她眼眶上，果然稀濕的，吃驚道：「你哭，這有什麼哭頭，我又不是責備你，只不過問問你罷了。」

史小姐把身體一別，邊哭邊說：「勿關，勿關，你這樣毫無心肝，今夜還是頭一夜，你就把這話來實問我，將來我們還能夠朋友做下去嗎？就算我過去軌過朋友，也不管你屁事……」

「蠻對，本來不管我屁事，只是交朋友貴在忠實，如果一有欺騙隱瞞，這朋友就沒有意義，現在並非責備你，只不過問問你罷了，你肯說便說，不肯說我又並沒有強逼你。」

史小姐把塊絹頭掩在臉上，嗚嗚咽咽哭之不休，這時候她索性大大諷刺章眠一番話：「好，我完全告訴你，我軌過好幾百個男朋友，每個朋友都同我發生過關係，我不但來者不拒，還做過野雞，跑過鹹肉莊，做過生意，你相信不相信，我這個人渾身有梅毒，請你趕快離開我這裏……」

章眠沒有等她說完，搶着道：「够了，够了，像發瘋的，何必要這樣，我決不會相信，你史家到底是上海有名望的大族，如何你會開口說這些話。」章眠知道一時無法理喻，索性等她心靜一些再盤問她，便說：「好了，算我多說多說，我承認錯算了，嗚吧，嗚吧。」便一個身體朝外床一翻不做聲了。

史小姐還是嗚嗚咽咽出眼淚，好像受了一個絕大冤枉，到了後來良心發現，拖住要章眠原諒她，才斷斷續續道：「章，章先生，是的，我不瞞你，我也毋庸瞞你，請你把身體回過來，我一五一十告訴你聽。」史小姐悲悲切切的說。

章眠果然翻了一個身，把面孔朝了史小姐道：「你說，你說下去。」

「我的的確是個規矩的女子，祇是那一年，我還只有十七歲，被一個男同學偷來把我身體破壞了，一想這件事情如果宣揚開去，我的名譽就此掃地，我父親，我二個哥哥決不會要我進門，當然我那個同學也決不會輕易同他罷休，可是雙方都是體面中人，我一鬧出去，事體一定要擴大，這種桃色案子，報上一登，那更加鬧得滿城風雨，我史小姐如何還可以做人？所以我隱忍在肚內，只是私下向那同學交涉，我的身體既然是他破壞，我非要他不可，起初他一口答應，說是終過家長同意之後，就可舉行婚禮，不料一天一天過去，足足過了半年，索性音息全無，後來連他的面都不見我，才知道他完全出於一種欺騙手段，就在這一年我脫離了這家學校，改到聖瑪利亞專攻英文科，自此我的神經受了過度刺激，只想自殺，我的面色也難看起來，也瘦得不成模樣，我父親看見我如此樣子，心中非常焦急，便查問我有什麼病症，我只知道哭，當時我實在開口不出，我已經不是個處女了，如果把這話說出來，我父親一定要大吃一驚，所以我依舊不說，我推託心境不好，我父親便吩咐我回到家裏去休養，就此我一直休養到現在，沒有去讀過書，到了後來我父親也不與問我的事，放任我一天到晚在外邊自由，白相。去年提起我的婚姻，問我有沒有對象？我說沒有，他便要主張替我物色一個，但我反對，父親知道我脾氣，便分了我一筆妝奩金，我會做投機買賣，一直到現在。至於我外面朋友，不論中西的，確不少，可說絲毫沒有關係，你如果不信，可以去向鄰舍隔壁打聽，再不然你問我們這裏張媽，這房間裏有一個男子留過夜沒有？一切自有事實為憑，儘可去探問的……」

章眠聽了這番話，便說：「那末破壞你身體的這個同學呢，難道你就這樣放過他嗎？」

史小姐道：「我沒有辦法，因為一鬧出去，勢必我先倒霉，這明知是隻屎坑，越淘越臭，請教你如何辦法呢？」

「困難的確困難，破壞已經破壞了，不過放過了他，給他太便宜。如果這樁案子在我手裏審理，那我非把他判上三年六個月不可，並且錢多足多不准保，走大亨名人脚踏路來疏通，也不買賬。現在這個傢伙呢？他叫什麼名字，在不在上海，我要給他一些苦頭吃吃。」

史小姐道：「算了，算了，事體已經過了幾年，還去提他做甚，只要你章先生心裏明白，不當我是個蕩婦看待，我已經心滿意

足了。」史小姐說不出的歡喜，心想經我這末一陣輕淡描寫的又瞞過去了。她笑道：「親愛的，我這樣待你，根本你就不當懷疑，我知道哇。」

章眠方纔明療史小姐不是處女，這中間究竟有下這個原因便泰然道：「對對，既然你同我講明白，我不會再懷疑你，如果你不老老實實把這一情一節告訴我，當然我要生疑，因為你明明是個婦人，如何說是史小姐？」

這時候史小姐拚命往章眠這邊鑽來，一隻手掩了他的嘴，笑道：「不許你再說，不許你再說。」

「不許我說，我就不說。」

「以後謝謝你，千萬千萬別再在朋友面前提起這樁事，「樹要皮，人要臉」可不是玩的，一個人名譽最要緊。」

章眠搶着說：「這話如何可以告訴朋友，這一點出進難道不明瞭，我原諒你就是了。」

可是到了翌日章眠離了史小姐的小房子，回到自己屋裏去，自己的太太同他吵得天翻地覆，把一房間東西，差不多敲得滑場精光，要同章眠拚命。原來這個禍闖在汽車夫手裏，因為隔夜汽車夫開了空車子回去，章太太一看今夜丈夫又不回來查問車夫，車夫說是到蔣公館又麻將去了，章太太非常生疑，立刻一個電話打到蔣家去查問，恰恰打到蔣夫人手裏，便告訴他章先生並不在此裏，此刻也沒有又麻將的客人，章太太又問昨夜是不是在你府上又麻將，蔣夫人說是也沒有，我們這裏好幾天沒有人又麻將了，章太太於是方才知道她丈夫串同了車夫在她面前撒謊，一定在外面胡調。當下章太太把這事放在肚裏，再來盤問車夫，問他是不是車子送老爺到蔣家的。車夫道：「我把老爺送到蔣家，他告訴我麻將要又一個通宵，吩咐我車子開回來的。」章太太知道他還要打謊，立刻把桌子一拍，跳腳把車夫大罵一頓，問他照實說不照實說，否則立刻請你滾蛋。車夫給章太太一嚇，頓然而紅耳赤起來，不由自主將這二夜來老爺同史小姐情形，一五一十盡情吐露了出來，章太太氣得肝火直冒，恨不得當夜趕到史小姐屋裏來尋事，一想家醜不可外揚，一再忍氣在肚裏，預備天明待他回來再責問他。

章眠早晨回到家裏，車夫便對他暗底做了一個顏色，叫他趕快坐了車子到法院裏去，料到一定要吵鬧的，可是章眠完

全坐在鼓裏，以為他做的事非常週密，自己女人本根不會知道，車夫暗底打他照呼，還惹他不放在心上，照樣大踏步躡進房間，不料章太太立刻把房門「蓬」一聲關上了，就拖住他大拚其命，章眠大吃一驚，急急問道：「什麼事？什麼事？」章太太咬牙切齒道：「什麼事，問你這二夜在外面做的什麼事，你既然愛上了史小姐，索性你去討了她進門，我讓你，我讓你！」章眠才知道事體已經走漏消息，再三打圓場認錯沒有用，章太太大發雌威就「碰碰碎碎」把一房間東西，花瓶，無線電，台鐘，香水，銀盾打得一地都是，又因為房門關上的，外面勸的人都不能進去，章眠也就恨志，索性讓她去打，打光算數，完結。

章太太把東西統統打光，然後匆匆忙忙拾了一隻手提箱，理了幾件替換衣衫，顛頭跌跌嚷着：「好好，我讓你！我讓你！從今以後，我不再踏進你章家之門！」便開出房門往外奔逃，於是才給家裏的人攔腰把她抱住，勸阻了下來，章太太一陣傷心，便號啕大哭起來了。

章眠要在許多人面前在太太跟頭垂首認錯，當然辦不到，面子也下不落，便悄悄同旁邊的人說道：「你勸勸她，這個女人實在太不講理性，我現在不同她多說多講，你們千萬別放她溜走，我現在上法院辦公去，一切待我晚上回來再作道理。」說着便打後門溜了出去，跳上汽車到法院裏去了。

到了午飯，案件統統審理完畢，天熱只辦半天公，照例坐了汽車回到家裏吃午飯，因為心裏氣憤不過，故意不回來，心想：到史小姐那邊去消遣消遣，到了傍晚再回去好了。當下一人在館子上吃了午飯，汽車開到史家，進得門來，只有一個張媽，問道：「史小姐在家嗎？」

張媽道：「真正不巧，剛剛出去，同你前脚後脚。」

章眠心上火不高興，便問：「她到那裏去的？」

「聽說到三馬路去了。」

「到三馬路做什麼？是不是看朋友？」

「噢，章先生你沒有知道嗎，她常常到三馬路一家聯和銀號做交易，近來投機買賣，不能做了，她預備把手續結束了呢。」

「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她走的時候沒有交代出。章先生，你如果沒有事，樓上請坐一歇，也許她就要回來的。」張媽把章眠招待到樓上房間裏站下，這時候只有他們兩個人，章眠爲要消磨一些辰光，搭訕着問起關於史小姐的身世，聽說男朋友非常之多，交際極爲廣闊，這樣的糊塗下去，將來難免名譽弄得一敗塗地。章眠非常調皮，忽然轉了一個語氣，輕輕笑道：「真的，聽說這房間裏時常有客人來留夜，你是這裏娘姨，一定會知道的。」

張媽啞了章眠一口道：「啥人說你聽得啥人說？這話你如果給史小姐聽見，看你們又要吵鬧了。」

章眠哈哈笑道：「因爲我是對你說呢，她在這裏我當然不會問起，可是到底有沒有這事實，你也毋庸代她瞞得，只須老老實實說出來好了。」

「你怎麼會知道？」張媽很是老口，她反而探問他。

章眠吹牛道：「我怎麼會不知道，我是法院裏法官，自有手下一批人外面打聽了消息來告訴我的。」

「既然打聽到了，不妨說一些給我聽聽，同事實符不符合呢？」張媽索性坐了下來，笑着細細盤問他，預備暗底告訴史小姐，叫她防備。臂膊到底朝裏彎的，吃了主人的飯，安有不幫助人道理。

其實章眠原也是一種猜想，打算探問探問張媽的口氣，究竟史小姐這裏是不是常常留下男朋友住夜的，豈知張媽口子極老，非但探問不出，反而盤問他起來。於是眠章哈哈大笑一聲道：「沒有這件事，沒有這件事，我只不過同你開開玩笑的，可是史小姐回來，你別同她提起這些話，免得又給她多心。」

張媽心裏忍不住好笑，趁機大吃其章眠的豆腐道：「嘿，要是我把這話去告訴了史小姐，她一定恨得你刻骨，她待你還樣好，你章先生還沒有良心，老實對你說吧，看中我們史小姐的男子也不知多多少少，論人材比你章先生好好的漂亮，雪白的

小白臉，論地位未必推班你一個衙門裏法官，可是我們小姐一個都不滿意，一個看不上眼，平常連大門都不走出一步，她住到這裏來，我就做她的娘姨到現在，可說得清清爽爽，從來沒有一個男人在這裏留過一夜，只有你章先生到接連了兩夜，所以我們小姐說：「這位章先生真是好福氣呢……」

章眠沒有聽完，連忙苦笑拱手道：「够了，够了，幫幫忙，幫幫忙，可是你沒有知道我內心的痛苦，真是痛苦得不得了。」說着走過來同張媽咬了咬耳朵，噉噉一番，就是因爲二夜沒有回去，自己屋裏的太太已經吵得天翻地覆，像性打光，還要打到這裏來，幸而衆人勸阻，如果給她打到這裏，叫我如何對得起你們小姐，這個禍闖大了，一切統統完結，鬧出去實在有關我面子。說着又再三叮囑張媽道：「我現在同你講的話，在你們小姐面前，千萬千萬一句也不能提起。」

張媽肚裏一付，這不是不提起算數的，因爲章太太發起雌老虎脾氣，吵到這裏來，還成什麼體統，這間房間裏東西，可不要給她打光。當下只含糊答應道：「你關照我不說，我決不會做聲的，不過你到這裏來邪氣危險呢？」

章眠氣傷心，退坐到椅子上，喟然道：「這都是怪斷命汽車夫放的籠，吃了我的飯，反而來搗我的蛋，真正豈有此理，我現在放在心裏不同他發作，過一天我不停歇他的生意，我章字顛倒寫。」

「這口氣你要是不出，枉爲做一個法官了！」張媽拍拍手，笑得合不攏嘴。

章眠臉上無光，含羞笑了一笑，連忙拖張報閱着，藉以遮了臉，一直等到五點多鐘，史小姐還不會回來，他不得不告辭了，說是明天再來望你們小姐。張媽還送出他大門口，叫他把自己家裏事調解好要緊，明天再來白相。

張媽真是一個脚色，當面把你敷衍得邪氣客氣，聽你的吩咐，不料等到史小姐一回來，她馬上把章眠告訴她的話一股腦兒都說了出來，並且她還加油加醬的形容得格外過份，當時史小姐聽了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張媽道：「小姐，你用不到氣，要是不告訴你，將來一旦姓章的女人打到這裏來，東西不但把你打光，還要當面侮辱你，這是一定的道理，那才真氣煞人哩。」

史小姐靠在椅子上，蹙眉問道：「張媽，那末叫我現在如何辦法呢？」

「依我心意這種朋友還是少搭爲妙，好處沒有，壞處隨時可以發生，因爲此地門牌號頭，你姓什麼，叫什麼，姓章的女人統統打聽明白了，而且同在一條馬路上，走過來只隔得四五條街堂。」

史小姐愁急道：「那裏一個赤老麻子尖嘴去告訴她的，這個人分明同我搗蛋呀！」

「章家真的汽車夫呀，據說章太太邪氣壞，私下用軟硬功盤問他，才盤問出來的，我看這件事要是不解決，將來一定有把戲可看。」

「那天教我如何同他解決呢？張媽，你年紀比我大，當然閱歷深了，你來替我出個主意吧。」

於是張媽又考慮了一番，說道：「說來真難，朋友當然多一個好一個，章先生本人還算不錯，你們軋得恩愛，當然是樁美事，至於應該怎樣做，不過章先生語氣裏，顯出章太太的確是個蠻不講理性的人，我爲來爲去只怕你將來給她趕上門來，那時你人看見，這話，你的面子可得落嗎……」

史小姐道：「這話說來，倒決意同他一刀兩斷。」

「還是一刀兩斷的好，難道上海灘上找不到第二個像章先生的人材嗎？老實說：憑你小姐這地位不怕沒有的，以後你最好揀沒有太太的男人做朋友，有太太的終究囉沒搭頭，實在不貪圖。」

史小姐好像恍然大悟的，立刻站了起身道：「依我心意馬上就打个電話給他，請他從此以後不必再上我家大門一步，過去的事，譬如雲烟一般的過去了！」

張媽搶道：「不必打電話，他要是來，我下去開門的，再代你回絕他，說不在家，也不要着一絲痕跡，給他一個悶葫蘆，莫明其妙，最兇。」

史小姐大爲贊成這個辦法，過了一天，章眠果然又找到史小姐家裏來，給張媽在門口擋了駕，章眠道：「噢，怎麼又出去了，我來過二次都不湊巧，她何得這樣忙？」

張媽笑笑道：「蠻對蠻對，她近來交關忙，免得熱天熱色費你跑空路，以後還是請你少來來的好。」

章眠聽不出意思，只道：「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我明天再來就是，請你關照出，說我來過二次了，再會再會。」

張媽看見章眠後腳走出，立刻就將大門「砰」一關，聲音碰得很重，馬上趕到樓上來告訴史小姐道：「章家裏又來過哉，給我擋了駕，說你不在家，他叫我關照你，明天再來望你。」

史小姐道：「你爲什麼不直直爽爽回頭他，請他以後這裏不要再來了，不知如何，我一恨起這個人就恨到底，永遠不願見他的面。」

隔不了片刻外面來了一個電話，史小姐接着一聽，原來是章眠打來的，史小姐很調皮，立刻把話筒授給張媽，輕輕道：「張媽，張媽，又是他打來的，你來接，說我還沒有回來。」

張媽接來一聽，問道：「噲，噲人？」

「我姓章，請史小姐聽電話。」

「喔，你阿是章先主，史小姐還沒有回來呢。」

「我現在新新酒樓，等她吃夜飯，她一回來馬上就請她過來，我等她到八點鐘。」

「章先生，不必客氣，她什麼時候回來還沒有一定，八點鐘我看不會回來呢。」

「最好你知道她在什麼地方，打個電話過去告訴她，請她直接到新新來好了，晏足晏我等她，因爲有話同她面談呢。」

「好，那末你就等新新酒樓吧。」張媽把電話掛了，對史小姐笑道：「他在新新酒樓等你吃夜飯，說晏足晏都要等，現在我們給他上一個當，放他的生算了。」

史小姐正色道：「我看他的心還沒有死，我想太捉難了他也不好，明天索性約他來當面告訴他，我以爲朋友總要有始有終，可輒就輒，不可輒就拉倒，這樣給他一次一次上當，也說不過去，並且他不是個沒有地位的人，在情理上勿能够欺騙他的。」

果然一直到九點多鐘，章眠還有電話打來，說是此刻改在屋頂花園等她，到十點半鐘不來，他也要走了。張媽把話筒用手掩住問史小姐道：「怎麼樣，他還希望你去，在屋頂花園等你。」

史小姐急急搖手道：「勿去，勿去，你關照他明天下了法院到我此地來。」

於是張媽又把這話傳了過去，不等他回話，就把電話掛了斷。史小姐一人吹吹風涼，迷迷糊糊中想起自己的身世，真有點感慨系之，覺得過去交了也不知多多少少男朋友，到如今半個也不留，有的三天五天就斷，日子最長的只有半年也離了，這是我的人緣不好，還是命裏註定是交一個失一個的，要想在這許多男朋友中揀一個終身伴侶，真比登天還難，是不是我沒有福份呢？……胡思亂想一陣，目前對章眠已經是絕望了，明天同他開了談判，當然以後他不會再來，那末我印象中只有一個音樂領導湖力生了，我希望把湖力生追求上了手，永遠同他恩愛下去，這是我唯一願望，否則真要應了章眠一句話：「將來一無結果。」可是我自己何嘗不知道，見一個愛一個，濫交的結果，決不會有好收場。

到了第二天章眠並沒有來，史小姐一本正經在家裏守候他，守到傍晚還沒有來，心想一人到仙樂斯去看看湖力生，只怕前脚走出，後脚他又來了，豈不是給他跑了三次空路。於是又隔了一天，直到第三天午飯之後章眠方才趕來，張媽開出門看見是他，忙笑道：「史小姐在樓上，她昨天等了你一天，你爲什麼不來？」

章眠似乎很氣的樣子答道：「依我心意今天還不願意來，老實對你說，你們太當我洋盤了！」說了這二句匆匆上了樓，張媽一時摸不着頭腦，心想今天一定有把戲可看，便跟屁蟲上了樓，端了茶，授了烟，只見他看見史小姐一句話沒有，面孔冰冰冷的，只垂了頭吸香烟，史小姐冷笑了笑道：「哼，倒奇怪的，好像我什麼地方待虧了你，你今天來尋我的差頭？」說着故意問張媽道：「張媽，張媽，這位章家少爺，你今天什麼地方得罪過他沒有？」

張媽道：「噢，我是個娘姨，怎麼會得罪客人道理。」

「那末你沒有得罪他，我一句話也沒有同他開過口，當然也沒有得罪他，何得他一上樓，面孔就像長壽字的板板六十四，

好像前世欠下他的債，這到底是啥路道？」

張媽旁邊打渾着笑道：「對了，章先生一定又在府上受了太太的氣，到此地來發洩了？」

「放屁！」章眠聽了這句觸耳朵的話，把手裏大半段香烟頭往痰盂裏一擲，惡狠狠把張媽罵了句放屁，又接下去道：「你是個娘姨，滾出去，根本你沒有資格同我談話，你怎麼知道我受了太太的氣到此地來發洩？混賬東西！」

史小姐連忙對張媽揮揮手，吩咐她下樓去，一邊說風涼話道：「章少爺發脾氣，張媽，你本來不知趣，這一眼山水也看不出，真是討來的罵。」說着拖了隻籐靠椅到章眠面前，手上一柄鵝毛扇，輕輕搖着，面孔笑嘻嘻，帶些盤問語氣道：「你說，你有什么地方對我難過，用不到放在肚裏，只須直言談相的說出來好了。張媽根本是個娘姨，你用不到當了我的面拿她來罵，她是雇用來的人，你罵她，分明就是罵我，她就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只須對我主人家說，或者訓斥，或者停歇，由我主人來執行，你是個客人，不但使她難堪，也太不留我面子了。章先生，你是個有名望的法官，人情世故，當然比我懂得多，今天如此情形，我覺得實在不犯着，何況張媽背後總是稱贊你的好，說你爲人老誠可靠，要搭男朋友總要搭像你章先生這樣的人，可是你今天一口就罵她放屁，滾出去，人心是一樣的，教她傷心不傷心？我這幾句不幫尼姑不幫和尚，你再村村……」

章眠聽史小姐說到這裏，連忙答道：「本來我同你史小姐談話，根本與她不相干，要她插在中間說些廢話，我火冒不要火冒？」

史小姐笑道：「章先生呀，你火氣太大了，這一點涵養功夫沒有，好好，那末過去的事別去提起，你今天到底爲了一些什麼事情同我不窩心？」

章眠垂了一個頭答道：「問你自己好了。」

「什麼，問我自己，真是莫明其妙，我什麼地方得罪你？」史小姐很詫異起來，心想：要末這裏留了他二夜，他的太太把一房間傢具打光，算是我對不起。可是這些話又不便開口問，只道：「你直直爽爽說了出來，我最恨是人家肚內用功夫，你爲什麼

不說出來，你自己覺得悶煞，我也要替你悶煞快哉！」

「我問你，接連來拜望你二次，你到那裏去的頭一次，娘姨說你到三馬路去了，不去管它，算它是事實，因為我親自上樓，沒有看見你。那末第二次呢，我知道第二次你一定在樓上，故意避不見我面，我要進門，娘姨阻擋我不給我上樓，並且出言不遜，叫我下次少來，當時我隱忍在肚內不同她發作，因為她是一個沒有知識的人，所以就引退。我一時心中不甘，便到了新新酒樓，打一個電話給你，約你去吃夜飯，因為我實在有許多話要當面對你說，那裏料到電話打來，接的是一個人而聽的又是一個人，我心裏一想，史小姐一定在家，並沒有出去，她家裏只有二個人，根本沒有第三者，那末起初接電話一定是你，一聽是我的聲音，馬上交代給娘姨手裏，這無非表示你不在家……」

史小姐沒有待他說完，把扇子一拍，格格格一陣揜着笑道：「沒有呀，絕對沒有這一回事，你一定神經過敏，你可以去問張媽。」

章眠正色道：「我一點也不神經過敏，腦子邪氣清爽，問張媽，嘿，你當然串通的了，這且不去說它。我在新新酒樓一直等到你九點多鐘，吃飯客人統統散光，我一人依然坐在那裏，當時我恨是恨得無可再恨，又打一個電話給你，說在屋頂花園等你，這一個電話，你要是不在家，我的枯郎頭殺下來給你當夜壺，實在氣人之極了，電話又是娘姨接的。我問她史小姐究竟在不在家？她氣語一味敷衍，把話筒用手掌掩沒了，問你如何辦法，你吩咐她，叫我明天——就是昨天到此地來談話，我正要求你親自接一接，問問到底不理的我什麼原因，張媽就「擦脫」把電話一掛，我當時火冒三丈高，本想再撥電話過來，可是那個公用電話打的人又多，排隊在後面，又不便多打，當夜我回家一夜失眠，本定昨天下了法院來一次，想想實在氣不過，故意不來。」

史小姐聽了這番話，只是儘笑，她始終否認有這麼一回事，章眠五筋合六筋道：「你到底是什麼意思，你不用儘笑，你要說出理由來，爲何迴避我？」

「我沒有這意思，實在出於你的誤會，章先生，你自己村村，有沒有給我迴避的地方呢……」史小姐說到這裏，輕輕搖着

扇子，略一尋思道：「够了，就作算我在家裏故意不接見你，電話也不接，你約我吃飯也不到，一切統統我的不是，那末你現在打算怎麼樣呢？」

章眠想不到史小姐會對他說上這幾句話，大吃一驚道：「原來你不理睬我是有計劃的行動？」

史小姐不覺失笑道：「蠻對，你說我有計劃的行動，我也承認。總而言之，我現在事體不得不同你講明白了，據我得到消息，說你的太太是個不講理性的人，她已經知道你我的關係，她要趕到我這裏來搗亂我的家業，嘿，嘿，可是事體一旦鬧成功，我唯有你是問，你要賠償我名譽，你要賠償我的損失！」說到這裏轉了低低的語氣道：「請問……請問你章先生能够担得起這層艱嗎……？」

章眠肚裏甚為奇怪，這消息史小姐何從得來的，立刻實問道：「你怎麼會知道這樁事？」

史小姐道：「我自然接得情報，現在才老實對你說：我同你章先生朋友日子極短，客客氣氣，你不是沒有地位的人，我也不是一個可以任人欺侮的女子，與其將來爲了你鬧得身敗名裂，還不如趁早太太平時分分了手，斷絕了往來。要知我頂頂怕的就是人家女人爲了爭風吃醋吵上門來，打傢具，尋相罵，拚命，我早知道你的太太如此兇，就大不應該同你章先生軋朋友，算我有眼無珠，世上的男人要多少，而揀中了你！」

章眠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垂頭喪氣道：「史小姐，你放心，我担保我女人不吵到這裏來，決不驚動你絲毫。」

史小姐站了起身，把籐靠椅拖了開去，吸了一支煙，倚靠在窗沿，搖了搖頭，微笑道：「哼，憑空一句話，『担保』，說得輕飄飄，我勸你還是安份守己點吧。再澈底說一句：我們兩人早成了僵局，你是有婦之夫，根本不能再娶，老實說，我嫁你做一個妾，食點什麼呢？我史小姐對得起一家人嗎？如果講到做朋友，那末也有朋友的界限，既然你家庭裏發生了這樁事，極應該要謹慎一點，我這裏以後你就不要來走動了，你好我也好，一定吵得不成話，大家面子都毋不落。有何犯着？」

章眠一時不做聲，考慮了半響才道：「你既然這樣對我說，要是再來，也太不知趣，好好，我就走。」說着站了起身，打算就要

下樓樣子。史小姐道：

「慢，我還有二句臨別贈言給你，你心裏也不用難過，要知道我這樣做，全是爲了你的家庭幸福，你回去之後，好好待你的太太，不妨認一個錯，賠一個不是，不就和睦如初了。我這裏你不是絕對不來，我有了機會再請你過來白相，這就清清白白了。」章眠點點頭走得很快，史小姐送他到樓梯口喊道：「張媽，開門開門，章先生回去哉。」

張媽在樓上答應了一聲，只見章先生打扶梯上很快的趕了下來，垂了一個頭。面色非常難看。張媽每次開門總是笑嘻嘻對他說上兩句客氣話：「章先生慢去，章先生走好哉，章先生明朝再請過來白相吧。」可是今天她無緣無故被章眠罵了一頓，老是一肚皮氣，所以開門時候，也不去理睬他，待他一走出就把二扇大門「砰」一關上，這一來就算是出出心中不平之氣，當下重又趕到樓上去對史小姐道：「倒碰得着，他拿我來出氣，枉爲一個喝墨水的人，史小姐，以後你永遠不再去理他，我看見這種人就煮氣。」

史小姐便說：「他不會再上門來的了，我閒話真兇，把他鈍得走頭無路，他罵你，我已經替你扳了本哩。以後他不來我眼睛前，也清爽了一下。」說着看看已經四點多鐘，五點鐘開始仙樂斯有茶舞，想起湖力生那一天對她熱烈情形，依稀在眼前，恨不得立刻就趕到仙樂斯去。隨接對張媽道：「倒水，倒水，我溲浴，溲了浴出去一次。」

於是張媽把浴間浴缸收拾了一下，拾了水服侍她溲浴，史小姐的脾氣每次溲浴至少要喝上幾瓶綠寶桔汁，張媽也就早替她預備好浴缸旁邊茶几上，她坐到缸裏去水裏浸了一會，就喝上一瓶，溲到一半時候又喝上一瓶。史小姐還有一個怪脾氣，一邊溲浴不但喝桔汁，她還要呼上一支香烟，張媽不但替她備好了桔汁，還把聽頭香煙，烟缸，自來火都預備好浴間裏。往往史小姐溲好了浴，披了浴衣走出浴室，嘴唇上一枝烟老是銜着，這一付樣子那裏要得，真像一個老槍，但，嬌養慣了，一時也改不來了。

這熱天日晨，照列每日吃五頓，下午四點多鐘同晚上九十點鐘增加出二頓點心，好得張媽有本領，今天吃這樣，明天吃那

樣翻盡花樣景，甜的鹹的，素的，名目的確不少。史小姐泡好了浴，然後一盆點心下了肚。如果出門的話，便要經過長時間的化妝，不出門便躺在床上打一個中覺。可是今天情形顯然很緊張，浴也泡得很快，不及吃點心，便急急化妝，邊說：「張媽，今天點心你拿去吃了，辰光已經不早，我馬上就要出去。你替我喊部車子等在門口。」

張媽急急趕下去喊車子，把車子喊到門口，回上樓來說是已經喊來。史小姐一邊穿旗袍，一邊道：「自己沒有車子，出門真不方便，買汽車這念頭不轉，我的哥哥本有汽車，都停着有用，因為現在根本沒有汽油。我預備一萬塊錢買部包車，你替我打聽打聽，包車夫到那裏去雇一個。」說着匆匆忙忙出門去了。

史小姐趕到仙樂斯，一看茶舞會客人倒很鬧猛，揀了一隻空位坐了下來，泡了一杯清茶。這時候那個樂隊指揮湖力生正大賣其力，唱的「賣梨膏糖」精神實足，一味油腔滑調，史小姐恰恰坐在離開他只五六個座位的橫角裏，湖力生一舉一動，她看一個正着。心裏說不出的高興，一人忖道：那能的越看心裏越歡喜，我知道像我這一種心理的女人，一定很多很多，過去我只知道湖力生是一個很有名望的樂隊領班，還沒有一見他的本人，而今看到他的廬山真面目，不但名不虛傳，而且更是個極漂亮的小白臉。正聽着湖力生一支「賣梨膏糖」的名曲唱完了，頓然一陣掌聲如雷，史小姐也就「拍拍拍」一陣鼓掌，藉以捧場。還有的人高聲喝着：「再來一隻！再來一隻！」於是掌聲又作，不斷的鼓着，湖力生手執指揮棒，站在台上，滿面孔笑容，得意極了，一時手忙腳亂的對衆鞠一躬，在麥克風前報告道：「鄙人再唱一隻「毛毛雨」，如果唱得不好，請各位先生女士原諒原諒。」史小姐看見前面有隻台子空着，連忙吩咐僕歐把自己坐位搬到前面去，這樣一來離開琴台更貼近了。吊起膀子來也方便得多，剛正她搬得前邊台子上坐下，湖力生的「毛毛雨」開場，他一邊大胆老面皮的唱着，一雙眼睛四邊骨碌碌的轉來，轉到史小姐的位子上忽然停住了，史小姐便微微對他點點頭，跟上嫣然一笑，這分明：你認得我嗎？那一夜，那一夜我們不就認識了嗎？湖力生看見史小姐打扮得這般入時，又覺得面孔非常相熟，並且又是一個單身女人，因此魂靈出竅，心不在焉，不料把「毛毛雨」的調門去唱到「王老五」的調門上去，他自己還沒有知道，不料舞客是聽慣這二隻老調的，於是全舞廳的客人，哈哈

哈哈大笑起來，接上便大開其噴噴水，一片「噓噓噓」之聲不絕。湖力生方才知道唱錯，連忙結束，甚致連手下樂師都對他表示不滿，目伏陶裏都交頭接耳的，批評他太抖亂了，鬧成這個大笑柄。可是湖力生天生皮厚，他不怕羞恥，知道毛病出在一個女客人面上，照樣指揮，照樣大賣其力，尤其對於奏着一支快狐步的音樂，他一個人簡直像瘋狂的在琴台上跳起舞，倒指揮着樂隊吹奏，因此手下也敲得特別起勁，滿頭大汗，緊張萬分，舞客當然聽得高興，跑下舞池狂跳狂舞。史小姐因為只一個人，她便下池買票同舞女跳，一樣的過癮。

直玩到七點多鐘，客人滿了，仙樂斯茶舞到八點鐘爲止，蟬聯夜場，史小姐正想一個什麼辦法同湖力生接近，同他有一個談話的機會，想了一會忽然想出一個辦法來。

「僕歐僕歐。」史小姐招招手把僕歐喊了過來：「喂，你給我一張紙，一枝鉛筆，點一支歌哩。」僕歐便把插袋裏紙，鉛筆交給史小姐，她在紙上用英文寫道：「密司脫湖力生，請你唱一支『茶山情歌』。」同時茶舞散後請你顧我一談。今夜我請你吃飯，你一定要答應，千萬不能推却。史條七號台子。」寫畢折折小交給僕歐道：「你交給湖力生，要交在他手裏。」

僕歐把史小姐交給他的條子，接到手一邊走一邊打算展開來看看，不知點隻什麼歌曲，史小姐立刻喝住道：「喂，關照你送過去，看什麼的。」

僕歐回過頭來笑笑，便馬上送上琴台。交到湖力生手裏。這時候他正在麥克風前播唱着「妹妹我愛你」，一手接了條子也無暇去細看，便隨意在那根釘子上一插，因為寫條子點歌的客人多，他接到手便隨意這末一插。史小姐看到眼裏大吃一驚，心想：如果這張條子他不拿上手看，給旁人見了，這不鬧成笑話。於是史小姐連忙下舞池，抱了一個舞女一直跳到琴台前，對着湖力生披披嘴，意思叫他去看那張條子，湖力生腦筋非常靈敏，當下便笑着對史小姐點點頭，表示：你的條子我早已看見了。可是史小姐放心不下，待第二個圈子笑到琴台前，又對湖力生大變其眼睛，皺眉弄眼的，一定要他把那張條子拿起來看看仔細，湖力生便把手裏那支指揮棒在空中劃着一個英文字母，分明說：「我已經知道了，我已經知道了。」史小姐對他空中劃

着字母一邊跳舞一邊推敲着方恍然明白原來他劃着的是「了解」兩個字因此心中更加佩服湖力生不但是歌聖而且是個頭腦子極清楚的人。

待到茶舞快散場，客人絡繹走了，史小姐買了念塊錢舞票，本想多買些票子給舞女，一則一共同她跳得三隻舞，二則這個舞女的舞藝太桂花，心想只下一遭，下回不敢再領教。舞票買來，交代僕歐送去了舞女，一面又把茶賬付了，小賬是一隻黃魚頭，也不能算少。一會到了煞末一隻音樂，湖力生便不用再指揮，便打台上跑了下來，經過史小姐台子旁邊，同她握握手笑道：「密司史，請你再稍坐五分鐘，我到裏邊抹一把面，馬上出來。」

史小姐含笑說道：「好好，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心想湖力生一口中國話講得好極了，難怪他的中國歌唱得這末好，並且他的態度甚爲大方，在旁人看來，當做我們兩人一常相熟的，隔不了五分鐘，湖力生打裏面走出來，臉上好像抹了一層白玉霜，頭上也塗了厚厚的司丹康，亮得有點異樣。這時候音樂完結了，接替夜場是洛平樂隊，客人有的散了，有的依然坐着不走，大致是蟬聯夜場的。史小姐只坐着不做聲，看湖力生怎麼樣，還是坐上來，還是走出去。原來他是等待着手下樂隊人員一個個散了出去，然後坐到史小姐台子上來了，他一坐下，便授了一枝烟給史小姐道：「對不起得很，要你久等，記得你還是大前天茶舞來過一次，同你的先生一齊來的，是不是？」說着劃一根火柴伸到史小姐香烟上。

史小姐連忙站起吸了一口烟，把烟夾在手指上，彈了彈灰，笑道：「你誤會了，我根本沒有先生的，真奇怪，你的腦子這末記性好，我大前天來過你還記牢了。密司脫湖力生……我真佩服你，你的歌不但唱得嶄，並且指揮時候，手下樂師個個肯大賣其力，真是一支最有精神的樂隊，實在不可多得，我看全上海舞場中要算你的樂隊最拿麼溫了，也是最最走紅了。」

湖力生連忙說道：「什麼，那一個男子不是你的先生？」

史小姐含笑說道：「是的，他是我的哥哥一個朋友，並且我們也難得出來白相。」說着看了看手表，已經八點一刻，肚裏也有些餓了。這時候僕歐重來泡茶，夜場同茶舞是分別的，於是史小姐趁機站起道：「密司脫湖力生，我們走吧，今夜我請你吃飯。」

說着拿了隻手皮包，朝前就走，她知道兩人一起走，有些不大方便，還是一人先走了出去，在大門口等着，果然不一會，湖力生打裏面追蹤出來了。

兩人來到馬路上，便公然的貼在一起，有說有笑的一路走來，史小姐問道：「你還是喜歡吃我們中國菜還是吃你們西菜？」

「隨便，隨便。」

「不要隨便，你只須老實告訴我，用不到客氣，雖然我們今天頭一次會面，但一見如故，好像一常相熟的。吃中國菜我們到廣州館子上去，吃西菜我們到晉隆裏去，隨你揀中，好哇？」

湖力生一邊走一邊道：「中菜，中菜。」

「好，中菜我請你到京華酒家去。」史小姐隨接喊了車子，一同到了京華酒家，這裏她是常來的，一走進便有二個女招待歡迎着她，揀了一個四邊繞有花草的雅座，兩人坐了下來。女招待把一本食譜，一支鉛筆，一本拍紙簿，交到湖力生面前，史小姐連忙把一本食譜拾了過來，對女招待笑道：「我來點吧，他怎麼會識中文的？」於是一邊翻了幾頁一邊問湖力生道：「你愛吃一點什麼菜？魚吃麼？蝦仁吃麼？香腸吃麼？拆燒吃嗎？……」

「吃吃什麼叫拆燒？」

「就是爛肉，這是從豬身上割下來，拆除骨頭，肥肉，然後把它爛烤出來的，這是廣州館子一隻著名的下酒小菜。」

「好好，點它一隻。」

史小姐自顧點了一尾魚，一碗炒蝦仁，一碗什錦，一盆拆燒，一盆油雞，還有一味是花菰鳳爪湯，就這幾樣菜，說道：「今夜我們隨便吃吃，只能算是便飯，天熱所以菜也不多點了，未免有點招待不週，隔一天正式定了原席酒水請到舍間去便飯。」

湖力生笑道：「史小姐，你太客氣，說這話，下次我還敢到你府上去麼？」

那個女招待看了看點的菜單，問道：「喝什麼酒？」

「先開一瓶啤酒，再拿二瓶桔子汁來。」

招待走後，史小姐才道：「密司脫湖力生，你要隨便一些，不必客氣，你要當我自己人一般看待，我也當你是我知己朋友一般，今天我們是初交，你看我性格多末直爽，一點也沒有女人家脾氣，我希望你的只須把你在台上指揮樂隊時候那付活潑的個性拿出來就好了。要知道我頂是贊成你那一種作風，熱情極了！」

湖力生聽史小姐娓娓說來，不覺大喜道：「史小姐，平日你好像很留意我組織的樂隊，也可說是我一個知音，實在不可多得。上海人大都歡喜鬧猛，歡喜噱頭，我的樂隊就迎合一般上海人心理，所以隻隻吹奏特別賣力，特別噱頭，拍子敲得準與不準，反屬次要，因為你們中國人跳舞程度很淺，大都以跳舞與拍子好像是二樁事，能够合拍的，究屬少數，就是砰砰碰碰亂敲一陣也沒有關係，還有一點就是噱頭，我自己編的幾隻歌曲，你聽來噱頭哇？哈哈。」

史小姐輕輕拍拍手掌笑道：「交關噱頭，我聽得你唱『毛毛雨』，『王老五』，『妹妹我愛你』，『賣梨糕糖』我總是捧了肚皮儘笑，所以交關人佩服你說是一個天才歌聖。因為你不是中國人，而來到中國不久，就能够自編自唱，這還不是天才嗎？」正說着那個女招待把杯筷碗纜統統搬了上來，又把二瓶桔汁開了，一會酒也來了，菜也來了，湖力生這時候老實不客氣起來，放量大吃，史小姐把好的整塊的都夾到他碟子裏，說道：「吃噓，吃噓，我知道你們西洋人歡喜吃我們中國菜，不必客氣，儘管放量吃。」史小姐又要灌他喝酒，湖力生才道：

「謝謝你，夜場我還担任二小時伴奏，九點到十一點，依然是仙樂斯，只怕多喝了酒，糊裏糊塗。」

「啊呀，九點馬上就快到了。」史小姐想偏急道：「我還想這裏吃了夜飯，一起請到舍間去白相。」

「交關對不起，就是要去十一點鐘散了場，才可奉陪。我想朋友日子長，我們隨時可以會面，不斤斤計較一定今夜。」

史小姐道：「那末今夜你到仙樂斯去，我也去，我等你散了場一起陪送我回去，好哇？」

其實湖力生早搭上了同一舞廳裏的夜場舞女叫李愛娜的，他們早有了關係，每夜湖力生的行動都被李愛娜監視着，而

且李愛娜夜裏散場回去，務必到湖力生伴送，要他在家裏住夜，就送到屋裏時候留了他下來不放他回去，不要他住夜，送到門口就吩咐他回去。有了這層關係，勢必對史小姐今夜散場時候要他送回去，那得不要起了衝突，當下湖力生又不好意思拒絕史小姐。只含糊道：「也好，也好。」臉上表示出來彷彿有重大心事似的。其實他不是不中意史小姐，當然女人多一個好一個，只是怕今夜兩個女人碰在一起，一時間無法支配呢。

史小姐聽了立刻問道：「噲，到底你願意送我不願意送我回去，問問你，什麼說也好也好，這分明不情願樣子呢？」

「笑話笑話，怎麼說不願意，我一定送你回府。」

「你散了場便沒有事了嗎？有事或者有其他困難，儘可對我說，我不是一定要你送。」

「沒有事，沒有事。請問史小姐府上在什麼地方？」

「法租界環龍路，顧家宅公園左近。好得晚上天氣風涼，不用坐什麼車子，兩人慢慢的蕩着走，一會兒就到了，到了我屋裏，請你沐一個浴，再吃冰凍西瓜，我出來時候就吩咐娘姨冰着西瓜等你的。」

史小姐一邊說一邊便吩咐女招待快快飯來，因為誤了湖力生的工作時間這是不好的。又道：「爲什麼你不早說，九點鐘要去接替，好得你現在說一聲，時間還趕得及。」史小姐又看了看手表，覺得實在促急極了。

湖力生匆匆把飯吃畢，毛巾抹了抹嘴，急忙站了起來，他打算先走一步，看看今夜李愛娜到不到，如果不到最好，已經到了，不妨打她一個照呼，說今夜另外有事，改了明夜再伴送。豈知湖力生要先走一步而不可得，史小姐偏不答應，一定要兩人一起出門，坐車子同到仙樂斯，好像防他中途溜腳似的。這時候她吃了半碗飯，還有半碗飯就贖了下來，急急忙忙會了鈔，便二人揀着跑出京華酒家，跳上黃包車，也不講價銀，揮揮手儘管朝前拉。到了仙樂斯，湖力生頭一個跳下了車，只管往裏面奔，史小姐疑不到他此中原因，還以爲此人實在忠於責任心，辦事如此認真，實在不可多得，因此她脚上是穿了高跟鞋，當然未便也跟他往裏奔，只慢慢的走了進去，到了舞廳坐下，一看湖力生又在琴台上大唱其「賣梨膏糖」，才知道險乎給他脫班。

原來李愛娜今夜已經到場，湖力生打外面一奔進來時候，就對他噉噉講了一番。李愛娜很詫異，實問他：「你今夜有什麼緊事情不送？」回去湖力生只說有事，一時又說不出什麼事來。李愛娜看他匆匆忙忙的苗頭不對，正要實問他，可是台上那班樂隊已經下場，湖力生不得不上台去替班，這時候史小姐也就到舞廳來了，她獨自一人泡了一杯茶，靜靜坐守那裏，也不跳舞，她預備守到舞廳打烊，非要湖力生送她回去不可。

這時候湖力生一邊在台上指揮，獨唱，一邊却是滿腹愁急，總要把她們兩個遣散一個才好。如果到了打烊，兩個人都要他伴送，勢必兩個都弄得情而不情，還是伴送了誰好，結果一定是不歡而散，非但對不起李愛娜，也就對不起史小姐。一個人遇到這種事，最最感到棘手，好得湖力生的搭凳子本領實在大，經他一陣挖空心思之後，想出了一個最最妥當的辦法，當下他到裏面去小便時候，塞了一百塊錢給他的朋友，對他說明了這個原因，幫幫忙，叫他在十點多鐘時候，把李愛娜買票帶出。那個朋友本來沒有事，何樂而不為，立刻一口答應了他。

果然到十點多鐘時候，湖力生的朋友把李愛娜買票帶出去了，總算二個遣散了一個，待到十一點三刻光景，舞場裏客人只三二對了，也就打了烊，史小姐會了茶賬，便守在門口等湖力生出來，不一會工夫他打裏面追出來，看見史小姐一人站在走廊圓柱旁邊，故意打後面輕輕拍拍她肩胛笑道：「哈囉，真對你不起，又要你久等。」於是便把白嗶吱上裝手上一挽道：「走走，我送你回府。」

史小姐便跟緊湖力生身旁，邊走邊笑道：「你真的送我回去，那末我也要送你哩，一送來一送去，索性送到明朝大天亮，好哇？」

兩人來到馬霍路，穿過跑馬廳路，到環龍路相當的邊，史小姐委實走不動了，半途喊了車，兩人坐到家，已經敲一點鐘了。當下把湖力生領到樓上房間裏，開足了風扇，風頭裏吹了一陣，張媽端了臉水，兩人洗了一個臉，又吩咐張媽把浴缸揩揩，讓這位湖先生泡浴，泡畢，史小姐也泡了一個，於是兩人坐到屋頂上吹涼，張媽把冰凍的西瓜端了上來，湖力生一邊嚐着西瓜，一邊

道：「真想不到你有這般的舒服，到了這裏有點依依不想回去之概，密司史這一幢房子只你一家住嗎？」

「只我一家，並且只有我同娘姨兩個人，有時我到外面去，不及回來便住在小姊妹家內，這裏只有娘姨一個人住。」史小姐說着對湖力生一個笑臉道：「你贊成我這裏嗎？」

「贊成極了，你可知道我住在公寓裏，那邊熱不可當，夜夜不能安眠，我打算搬一個場，我到想像你這樣的房子，能够分租的，我決意租一個房間，娘姨雙方併用併用。」

史小姐沒有待他說完，搶着道：「那末你就搬到我這裏來吧。三層樓本來空着的，讓你住好了，娘姨二人合用，好得我一天到夜也沒有什麼事，你也只有一個人，也沒有什麼事的，至於伙食你也不必客氣，我不在乎多你一人，以後日長你要貼就貼，不貼也沒有關係。」

湖力生轉了一會念頭，心裏當然聽得進的，隔了半響才道：「承蒙你好意，叫我住到這裏來，那當然一切房錢，伙食，應該照算，否則決無此理，我也說不過去。」

「你要算就算好了，我總依你的。」

「可是三層樓，床，台子，椅子，衣櫃有沒有？」

「本來只一張床，沒有關係，缺的東西，我可以替你去辦，不過我有一句話同你講在前面，依我們中國人習慣，這是房客自備的，因為你住慣公寓，現在搬到我這裏，勢必一要去買新的，我替你一想，不犯着。現在準定歸我去辦，不過我下了一番心思，你不要住上一個月二個月又搬場了，那我委實有點不願意……」

「你要我住多少日子，我們不妨簽訂一個合同。」

「至少一年，多則二年，最好我不嫁人，不離開此地，我住一天你也住一天，因為朋友越日子長，越來得親蜜，比夫妻，比親族還恩愛。要知道我這樣做，是當你自家人看待你的。」

湖力生一時狂喜，立刻答應了下來，說是公寓住到這個月底為止，下月一日搬到這裏來，房錢伙食到那時候再算。史小姐說不出的高興，心想把他租了進來，那末我們可以朝夕會面，這個朋友做下去，日子一定不會短，我就抱定宗旨，有了他的安慰，身心有了寄託，旁的念頭不去瞎轉了。

兩人談談講講不覺又挨了許多辰光，湖力生急忙站起身道：「密司史，事體準定這樣進行，合同不合同也不用簽得，這個月裏我們橫豎要見面的，以後再談吧。現在辰光不早，我要告辭了。」

史小姐跟着站起道：「什麼，還末夜深，你還要回去嗎？你不是說那邊熱不可當？我勸你就在這裏將就一夜吧。」說着伸手指到湖力生臂膊上撫撫道：「你看身上吹得交關涼爽，一些汗也沒有，你打這裏跑回去，又是跑了一身的汗水，哈犯着。」

「我坐車子回去，一會工夫就到了。」

「坐車子也是要出汗的，你爲什麼不肯聽我的話？而且三樓房間我早已吩咐娘姨把簾措好，打掃得清清爽爽，一片誠心留你，我看你堅持要回去，一定有什麼人捨不得，是不是的？」

湖力生經史小姐這樣一說，不好意思再走，重又坐了下來道：「笑話笑話，我是一個獨身男子漢，還有什麼人捨得不捨得，你既然這樣說，我就不走好了。」

史小姐跟着笑道：「我們還祇剛才認得，各人都不知道各人的心理，憑你說只一個單獨男子漢，誰又會相信。待你住到我這裏來之後，我才摸得到你的根底，現在不同你多說。」說着一笑便一個人下了露台，親自到三樓房間看看，只見打掃得很清潔，雖然只一張小鐵床，四邊空空洞洞一樣東西沒有，但簡單中很清爽，如果再添幾件木器傢俬，的確是一間很齊整的房間，現在第一步先留他這裏住幾夜，使他筋中對我留下一個很好的印象，過去我待每個男子，那條路都是走錯的，所以一碰頭說不出的親熱，然而沒有一個朋友能够持久，現在我對湖力生是取的不接下離的手腕，使他了解我史小姐確是一個和氣的人，待到他向我追求時候，我再欲擒故縱方法，使他永遠離我不得，不是我就可以把他來支配了，想到這裏，臉上浮着一層笑

容，趕到露台去對湖力生道：「那能？阿是要晒哉，你的房間收拾好了。要晒就去晒吧。」當下湖力生跟着史小姐下，露台到了三樓，史小姐指指點點道：「你看這房間只要略加佈置佈置，好好要比你住公寓舒服得多哩。天氣略爲風涼一點，我就替你去辦傢俬，你住了進來，總要有個恆心，別住不上一二個月又搬了出去。老實說：我是不會放你過門的。」

「決不會，決意聽你的話，至少一年，假使我在上海幾家舞廳的合同連續訂下去的話，這幾年內也許不致回國，我來到你們中國，人地生疏，現在有你密司史如此盛情待我，感激得已無話可說了。」湖力生的確這幾句是良心話。史小姐點點頭道：「那末你就晒了吧，明天再見。」便走了出來，隨手把房門帶上了。又在門縫裏問道：「明天早晨你沒有事嗎？」

湖力生在房間內答道：「沒有事，沒有事。」

「沒有事明天早晨請你去喝早茶吧。」史小姐用意以爲把他帶到茶室裏去很有體面的事。因爲湖力生正是一個紅人呢。到了第二天史小姐果真起了一個早，一下床還只有七點念分鐘，淨了臉，舒齊舒齊，再吩咐張媽到三樓去喊湖力生起床，原來這時候湖力生早已下床了，伏在樓窗口呼吸空氣，夏天也唯有早晨一歇辰光最風涼舒服，張媽推進房門，看見湖力生倚在窗口，便說：「噢，外國先生，你起床得也很早呢，那末請下樓去洗臉吧。」

湖力生笑道：「娘姨，你喊我什麼？」

「喊你外國先生，你阿是外國人嗎？」

「哈哈，真有趣，下次你不要喊我外國先生，喊我湖力生好了。你們中國話我都懂都會講，爲什麼要喊我外國先生。」邊說邊走兩人來到二樓史小姐房間裏，史小姐已經化妝完畢，迎出來請了一個安：「密司脫湖力生，蒙林。」然後笑道：「昨夜睡得舒服嗎？臭蟲有沒有？」

湖力生洗着臉答道：「臭蟲一隻沒有，不過……不過有一二隻蚊子。」

「啊呀，我真記性壞，蚊蟲香屋裏不是沒有，忘記替你點上一盤，這是青草蚊子呢，此地屋頂上有花草，附近又有公園，就

難免有蚊子飛來，只須點上一盤蚊香，就會絕跡的。」說着又把張媽煩了幾句，說是我忘記的，湖力生肚裏覺得很不安，爲了一些小事，史小姐如此頂真，可見得朋友忠厚極了，像她這樣有骨子的女人，如果失臂交之而不同她聯絡，實在是錯過的，以後我應該格外待她好，依此情形下去，若要達到目的，並不是難事，這是十分之九有把握的。

史小姐見湖力生險洗畢，頭髮梳畢，說道：「我們趁早些去吧？天氣風涼呢。喝茶喝到十二點鐘，在那邊吃了午飯，下午我們還可以去一場電影，到茶舞開場，你到舞場裏去好了，總之今天你要答應陪我白相一個整天。」

「陪你白相一個整天？」

「自然囉，你不願意嗎？」

兩人下了樓，來到弄堂裏，史小姐又道：「你不願意也得要答應，難得的，我又不就誤你工作。」

「好好，只要你史小姐吩咐，我無不答應。」

史小姐便記住這句話，當下不做聲，兩人跳上車子，一直來到大東茶室，揀了一張台子坐下，泡了二壺茶，這裏茶客邪邪氣氣，因爲天熱，大家都趕早市，隔了一會史小姐要試試湖力生的心，故意問道：「密司脫湖力生，你在上海究竟有沒有女朋友，除開我之外，你要老老實實的對我說！」

「你問這句話什麼意思？」

「當然有意思才問你呢？」

湖力生立刻說道：「我可以憑良心對你說，外邊不少人都謠言我有好幾個女人，其實完全是謠言，你不必輕信，我可以對你說句忠心的話，的的刮刮只有你史小姐一人，除了你之外，我是一個單身男子漢，你到我公寓去打聽？」

當史小姐同湖力生談話時候，右左台子的茶客都非常注意，這並不是湖力生是個紅人，而注意的却是一個中國女子，同一個西洋男人談得這末投機，很是詫異，大家都不時回過頭來對她這張台子上張望，噉噉談論着，她們只當沒有看見，可

是臉上却是說不出的得意，兩人一會用英語，一會又用中國話。史小姐聽湖力生說到：「我是一個單身男子漢，不信，你可以到我公寓去打聽……」便嫣然一笑道：「我相信你，相信你，假使你只有我一個女朋友，那末以後我們的友誼才會永久，不過，經我打聽下來，你外面的女朋友並不止我一個，將如何說法？」

湖力生道：「可是我不得不聲明的，普通朋友同密切朋友大有分別，講到普通女朋友，絲毫同她們沒有關係的，我倒有好幾個，但大半是舞女，因為我的職業上關係，出出進進，便相熟了，這也是情理上的……」

史小姐沒有待他說完搶着道：「只要沒有關係，我決不追究，如有關係而你瞞了不給我知道，我就不答應。你再仔細想想，私生活方面有沒有過放浪的時候？究竟外而有沒有相好？」

湖力生忍不住哈哈笑了起來，覺得史小姐這個人很是挖苦他，對他非常頂斤較兩，於是反問她道：「我問你，你爲什麼要這樣調查我細到，我不知道你是何意思？」

「你專門問我如何意思，如何意思，就是我同你一個普通朋友，問問你平日生活情形，也很平常，只須老實回答我好了。」

「因爲你有許多話問得交關挖苦，有使我回答不出。」

史小姐含笑說：「有什麼回答不出呀，我又不是考試你，看你這個人閒話吞吞吐吐，不肯直說，一定壞東西。」

湖力生只是一陣搔頭抓耳，對了史小姐苦笑，半句話也不做聲。史小姐於是一句逼緊一句道：

「除非做賊才心虛，你不做虧心事，何話不可放在台面上講，我不當你自家人看待，真也不會這樣盤問你，爲之以後要同你軋個永遠朋友，當然對於過去情形問問有什麼相干呀？」

「是是是，應得應得。」

「看你另外一定有女人？」

「已經對你說過了，就有也是普通朋友，毫無關係的。」

史小姐打算再釘緊問下去，看看旁邊台子上客人都對她很注目樣子，有些不好意思起來，馬上把聲音壓低來用英語講了幾句，大意說：「我慢慢的再來盤問你，現在不同你多說了。」

湖力生點點頭說：「隨便你如何盤問，我講來講去這幾句話。」

這時候已經十一點鐘，史小姐向僕歐要了一本菜譜，點了幾個菜，來了一瓶啤酒，就吃起午飯來，飯後湖力生急要回去，史小姐道：「到那裏去？」

「我回去有事。」其實湖力生實在不耐煩坐了這末長久。

「有什麼事，不可告訴人嗎？我對你說今天陪我一個整天，又忽然變卦回去辦不到。下午要你陪我大光明看電影。」史小姐打開鏡盒，拿着粉撲，臉上抹着粉，又塗嘴脣膏，很細心的，邊說：「你別搭架子，難得陪我白相一天，也是你的情份，你再說回去以後就永遠不要來見我……」說着側過臉對湖力生瞞了一眼。

湖力生無法脫身，只得陪了史小姐到大光明看了電影，回出來時候還早，離開茶舞時間有二個鐘頭，史小姐還是不肯放鬆湖力生走，她看看手錶道：「陪我喝咖啡去。」

湖力生不得不叫饒道：「史小姐，我的工作時間馬上就要到，今天從早晨陪你到現在，差不多一個整天都在你身上，此刻我……我實在要回去，你也應該要原諒我。」

史小姐便站在人行道上，狼巴巴道：「勿關，我要你陪我喝咖啡，你答應不答應？」

「不是不答應，我的工作時間快要到了，你不是說不就誤我的工作嗎？」

史小姐看見路人來來去去很多，又未便發足脾氣，給人家太難看了，於是悻悻然，單獨一人很敏捷的便往光明咖啡館的玻璃門裏一跑，到了裏面，自顧揀了一隻位子一坐，把皮包往玻璃台上一拋，氣極氣極，僕歐上來問她要什麼，她板起面孔答道：「來一個大壺咖啡，再來幾件茶點。」

這時候湖力生眼看史小姐在發脾氣，半路裏就往咖啡室裏一跑，知道爲了拒絕生氣了，心想天下最難服侍的唯有女人，西洋女人往往有這脾氣，稍不稱心意，不要說朋友，就是夫妻，往往爲了一些小事而鬧得離婚，不料中國女子也有這個怪脾氣。現在要不去理她，那當然就斷了，想想還是良心上有些不好交代，決意再進去敷衍她一歇。於是接踵便也進了光明咖啡館，四座位上一找，果然一人氣咕咕的坐在那裏。湖力生便在她對面座位上坐了下來，笑嘻嘻道：「史小姐，對不起，對不起，是我錯了。」

史小姐把頭偏了一邊，不去理他。面孔始終舉板着。

湖力生又陪笑道：「算了，算了，我認錯了還要怎麼樣，你的脾氣我認爲太燥，一個女人不應該如此，幸而我們兩個人，假使有第三個在一起，叫我面子如何下得落，你不是說以後我們朋友永遠軌下去嗎？」

史小姐聽了這句才憤憤然道：「你問問自己，我一片好意請你喝咖啡，原是你這二個鐘頭時間消磨過去，好讓你去工作，豈知你反而辜負我一番好心……我就早看出你同我不會永久的，一面孔不情不願。」

「够了，够了，算我錯，我認錯，那末還有什麼名目做出來？」

史小姐看見湖力生討饒樣子，一味認錯，一味說是够了，忍不住嘖嘖笑了起來道：「你們這一批男子，真是賤骨頭，看見我們女人待你客氣一些，便搭足臭架子，傲氣得了不得，可是稍微給你一些顏色看看，又連忙討饒，一味講軟話，賠不是，認錯都一齊來了，考考你骨子，分文不值。」

湖力生只笑而不做聲，喝了一杯咖啡，又吃了二件茶點，心想：把這二個鐘頭消磨過去，走了，以後還是迎合她心理而行，比較少些麻煩。

「你們皮是真厚，我這樣說，你竟然面不改色，也許你們西洋人皮更厚些，也說不定。」史小姐呷了一口咖啡笑道。可是這句話湖力生不懂，他說：

「請你譯成英語再說一遍。」

「不懂便歇，叫我再說一遍，就不高興。」

「不說就不說，我以後抱定宗旨，總是一味依從你，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說天是方的，對呀。」

「你多刁些，調皮一些。」史小姐把眼睛睨着他，含嗔的咬咬嘴唇道：「你到底有沒有誠心住到我那邊去？」

「我已經答應你了，下個月開場搬到你府上。」

「是呀，你要是沒有誠意住到我那邊去，木器傢件我也不預備去辦，免得化了幾千塊錢爲你去辦了來，你又忽然變卦不搬來住了。我看你這個西洋人有點滑頭滑腦，一味油腔，對你真有點不大信任。」

湖力生立刻伸出手來捉了史小姐的手掌握握，表示誠懇意思道：「我一定搬到你府上，決不拆爛污，今天我一回到公寓，就回頭他們房間，租到本月底爲止，房錢也付到本月底爲止。你說我滑頭滑腦，只看了我一個表面，我的內心很老實，尤其對你密司史，加倍的敬仰，兩人也極爲投機。」

「你說的話是不是實在的？」

「當然實在，要是不信，但看以後好了。」

史小姐一時很高興道：「那末我明天就替你去買木器，明天隔一天，後天你到我屋裏去，大致可以替你安排好了。」

「感謝得很，我真忘不了，你是我生平第一個最知心朋友。」湖力生知道史小姐吃馬屁的，便又拍足她的馬屁道：「將來我上海各家舞廳合同都滿了，也許要回國，我可以帶你到我們西洋國度去白相，住在我們家裏。我一家門都愛弄音樂，我發述，我賣述，我的，倍倍，他們都會一手很好的鋼琴，或凡華令，或手風琴，叫他們天天奏給你聽。這不是神話，將來真會有這一天。」

史小姐打心裏歡喜出來笑道：「那末真該死哉，你帶了我去，不送我回中國，教我一人飄流海外？」

「當然我要送你回來，你好像旅行一番呢。」

「那才對了，你送我回來的，我就跟你一起去。」史小姐看了看手錶，已經四點五十分，便說：「密司脫湖力生，你走了吧，茶舞辰光到哉。」只見湖力生急急忙忙同史小姐握了握手，朝門外就奔。

隔了一天史小姐認真其事的趕到北京路木器店去買傢俬，可是北京路的木器大都是起碼貨，表面上看看很好，漆水也還不錯，但一無骨子，三夾板釘釘，並日價銀未必便宜。史小姐一連走了幾家，都是這一票貨色，實在看不上眼，當下便又到了四川路，記得這裏有二家木器店，貨色比較可靠，於是在一家毛全泰木器號配了幾件，計衣櫥一張，梳妝台一張，沙發一張，椅子四隻，玻璃小圓台一隻，夜箱一隻，旋椅一隻，衣架一隻。史小姐以為這幾樣東西，一個房間內都是缺少不來的，既然辦得，也就辦得像像樣樣，佈置一個正正式式的客房間，就是湖力生將來不住在我屋裏，那末東西依然存在，連傢俬租給別人，當然也有人要的。

史小姐想到這裏，便決意把這幾件傢俬辦了下來，橫講豎講，總算四千八百元成交，另加送出車力一成，計洋四十八元，言明當日傍晚送到。

史小姐打四川路回到家裏，吩咐張媽三樓地板拖拖乾淨，把玻璃窗也拭拭乾淨，掛上窗紗，又把電燈也上了一個紗罩，說是新辦了幾件木器，今天就要車來，佈置一個客房間。張媽早就料到是給那個外國客人住的，心想：史小姐近來改變了作風，專門歡喜搭外國朋友，現在索性把外國朋友搬到自己家裏來住，將來不要鬧出一個大笑話，兩人鬼迷張天師的住在一屋，不要養出一個小把戲來，也就一半中一半西，頭髮是黑的而眼睛是藍的，這真笑煞人。當下張媽到底見多識廣，把這些事放在心裏，便到三樓去收拾房間了。

到了傍晚，那買的木器，用了三部老虎車，一片鐵輪聲響，打弄堂裏推了進來，因為是新的木器，不能擦傷漆水，每一部車上，只放着二三件，用布紮住，用棉花襯住，很謹慎的一路車來，史小姐一聽老虎車聲音，伏在樓窗一看，果然傢俬車來了，忙喊張媽開大門道：「張媽，張媽，木器車來哉，快下去把大門開了。」說着又對下面弄堂裏車夫揚揚手道：「停着，停着，馬上來開大門。」

一會張媽把大門開了出來，那個車夫抹了一把汗道：「搬到二樓，還是三樓？」

「三樓，三樓，統統搬到三樓。」

車夫道：「搬到二樓要用繩子打窗口吊上去。」說着又朝三樓窗口張了一陣道：「吊是可以吊，讓我進去看看樓梯，闕可不用吊。」二個車夫便上了樓，一個留在外面看守木器。

二個車夫看了一陣，又撐開二隻手臂把樓梯闊狹比了比，搖搖頭道：「價價，毫無辦法，只有吊一個辦法。」

史小姐道：「那末就吊吧。」

「吊就工夫大了。」二個車夫笑嘻嘻。

史小姐知道無非多要幾個酒錢，便說：「曉得哉，請你們吃香烟好了，可是當心別把漆水擦傷。」

二個車夫點點頭，下樓去了。於是把小零件一一搬上來，騰下大件頭再吊。

總算一直忙到上燈辰光，三個車夫才把木器搬的搬，吊的吊，安排舒齊。可是一個不留心，那扇衣櫥的門上漆水擦去了一塊，史小姐倒沒有留意，張媽看見了，跳起來指了車夫道：「哼哼，你們介不當心，你看，你看，這櫥門上的漆阿是你們擦傷的？」

三個車夫一齊奔過來看，默默不做聲，史小姐知道了，趕過來仔細一看，果然櫥門拉手地方擦傷了一大塊，立刻火一冒，跳脚道：「我關照你們當心，當心，你們爲什麼偏偏要我作對，不肯當心，而且這拉手地方，擦了這麼一大塊，難看不難看？我勿關，你們三個人當中那一個擦傷的，便要那一個吃賠賬，嚙哈客氣！」

三個車夫怔住了，依然不做聲。一個道：「只好關照店裏再用油漆來補一補，這完全是吊上來時候一個不注意，在水門汀欄干上碰了一下，完全是硬傷。」

這時候張媽彷彿捉賊的捉了一個賊，又把每一件傢俬統統仔細驗過來，看還有傷沒有傷，總算沒有發現第二塊傷，奔過

來告訴史小姐道：「你要同他們交涉，這車夫也是傢俬店裏的老司務，不是馬路上喊的，你同他交涉，不怕他們不來重新漆過。」說着便下樓去了。

史小姐對了車夫狼巴巴道：「那能？這不是不做聲便算的，你沒有一句閒話交代，也可以請你重新把這張衣櫥車回去，我自會向你們老板講閒話！」

其中一個車夫心裏很明白，明明是他拆的爛污，責無旁貸，只得挺身出來講了許多軟話，說是明天無論如何派人來重新補漆，包一眼看不出，如果不來補漆，你儘管打電話到我們店裏，歇我生意，除非我不吃這碗飯了，同時還有二個車夫也再三在旁邊討情，史小姐心軟了下來，說道：「你們既然這樣說，就放你們回去，不過明天一定要來重漆。」說着便把手裏預備的十塊錢賞賜他們的，往台子上一放說道：「這裏十塊錢你們拿去吃香烟。」

三個車夫一齊答道：「謝謝，謝謝，太多了，太多了！」一邊說一個車夫便上前一步，拿了就往袋裏塞，相繼下樓而去，史小姐便一人坐在三樓房間裏對了這幾件木器打量了好半天，心想梳妝臺上，缺少幾件化妝品，寫字臺上還缺少幾件文房四寶，預備明天再去配齊來。靠那壁上最好懸一張湖力生照片，史小姐正在思思想想當口，張媽又趕了上樓來說着：

「那能呀，車夫放他們走了？」

「不放他們走，難道留在這裏住夜請吃夜飯嗎？他們說明天再來補漆，這也是一個辦法。張媽，你看這幾件傢俬中意不中意？」

「交關中意。」

「可是那個西洋人中意不中意，却不知道。就是不中意，我又不收他的租錢，當然沒有話說。這究竟是怎麼樣一件事，明後天我自會同你細說的。」史小姐說着微微笑了笑，又拍拍張媽的肩胛道：「我的事當然瞞不過你囉。」接上格格格一陣擬笑。張媽真是個老舉，只裝做不了解道：「史小姐，你說的什麼，我沒有聽清楚。」

史小姐咬咬嘴唇，下得樓來，到了自己房間，往沙發裏一靠了下來，才含笑說：「張媽，你又不是一個石擊，說的話會沒有聽清楚……就是說我的事，瞞你不過的。」

「你的事，瞞我不過？」張媽故意這樣自問着，忽然對了史小姐笑道：「對了，對了，你是不是要把三樓出租給人家，自己做個二房東，想自己住的房間不用出租錢？」她故意這樣說。

史小姐頭一搖，忍不住笑道：「張媽，你這個人真想入非非，阿是……阿是……阿是我來做二房東，想賺三房客的錢來貼補房租，你真想不穿的，我是不是這一種人？」

張媽這時候把夜飯開了上桌，史小姐一邊吃飯，她伺候在旁邊只是笑，聽了史小姐這幾句話，連忙接上去說：「那末我想不出，對你這句瞞我不過的話，簡直想不出。」

史小姐把飯吃到一半說：「好好，待我夜飯吃好，你的事舒齊了，到我房間裏來，仔細對你說吧。」

隔了一會，張媽也把夜飯吃了，一切舒齊，居然呼着一支香烟來到史小姐房間，站在那床架子旁邊，臉上笑嘻嘻，史小姐這時候坐在燈下修指甲，塗蔻丹，仰起頭來看見張媽，便把手上一柄小剪刀招招笑道：「來來，你坐在這裏。」

張媽便貼對她坐了下去，史小姐一邊垂了頭，細細想想修着指甲，一邊輕言低語道：「張媽，我的事是瞞你不過的，索性老實實對你講了吧。我爲什麼要把三樓房間這樣佈置起來？你說是我出租給人家，可以賺他一筆，自己可以不出錢白住房子，其實你大錯特錯，你枉爲同我住在一起這許多日子，我的脾氣會沒有摸到。其實我就是留給那個湖力生住的……就是就是前天夜裏那個西洋人，你喊他外國先生的，但我爲什麼要他住進來，有二層理由：一，他本來住公寓，而不舒服極了，再三在我面前嘆苦，却讚美我這三層樓，稱心極了。聽他語意，分明就要租我這一間，我是一個挺慷慨的人，當場一口就答應他，你搬進來就是，既然閒話講了出去，無法收回，當然作準。二，湖力生雖然是個西洋人，但脾氣很好，尤其同我很有情感，他的名氣在上海很紅，是個音樂家的確是個人材，我看他孤單單一人來到異國，他一定感到人地生疏的，所以我就決意收留他下來。我非但有了上

面二個原因，同時實不瞞你張媽說，我真愛他呢，我這點年紀的人了，依然沒有一個中心的對象……對象你懂不懂？」史小姐說到這裏頓了頓，對張媽嫣然一笑。

張媽道：「不懂。」

史小姐笑道：「就是意中人。心想：我交際這末多的朋友，沒有一個對我會忠心，他們統是壞蛋啦，浪子啦，體面流氓啦，市儈啦，並且完全是對我抱一種吃豆腐態度，這二三年來我也够忍受了他們侮辱，後來我也就抱定玩弄他們宗旨，玩一個拋一個，你們既然對我當白相物事來白相，我也當你白相物事一樣白相，但痛快果然痛快，然而終究不是事體，我這點年紀了，不得不打算將來的結局，所以這次我碰見了湖力生，認爲他是我一個最滿意的對象，想不到一見生情，他也對我十二分滿意……」

張媽道：「你們既然這樣恩愛，當然是蠻好的。我以爲凡百事，總要有個恆心，就是男女之間，朋友，也是要有個恆心，切莫一開場兩人就恩愛得非常，捧了頭的要好，熱烈是熱烈了不得，可是日子隔得不久，就鬧起意見來，兩下賽過冤家對頭，這個起因就是在起初朋友軋得太容易了，所以拆散時候也就這樣的快……」

史小姐沒有待張媽說完，把手裏修指甲的小剪刀停下了，仰起頭來搶着說：「不會，決不會的，這次我經過長時期的考慮，認爲他這個人很使我滿意，沒有一絲批評，我恐怕一開場，兩人打得火般熱，所以我取的不冷不熱，不接不離的態度去對付他，試試他的心，昨天我還故意對他發過脾氣，他柔順是柔順得嚙哈話頭，後來我的脾氣竟然發不出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有像他性情這般的和順，和順得使我不能自己起來，我歡喜他特別也是這一點。」

「你知道他將來不同你吵嘴的嗎？」

史小姐垂下頭重修着指甲，一邊道：「日長世久下去，當然難免的，牙齒同舌頭尚且會咬碎，夫妻淘裏吵吵嘴，只要一個不做聲，也就沒有事了，這不能當作是理由。」

張媽道：「你說這句話，我就交關攢成，以後你們兩人中間切記切記別爲了一些小事而鬧離開，抱定有始有終宗旨，他如

果對你有誤會地方你要原諒他，你對他有不滿地方他也能夠給你諒解。那末你們就會永遠恩愛到頭，否則……否則下文我也不必多說。」

史小姐這時候才把指甲修好，又很細心的塗上一層蔻丹，塗好，放到嘴邊吹着風，使它快乾。邊道：「張媽，你這種話別說了，我不是小囡。這些問題我都不放在心上。只是將來我們由朋友進而成了正式夫婦，他忽然要帶了我回國，這就問題來了，還是跟他走，還是不跟他走，如果跟他走，勢必拋下了我全家，何日能回到中國來呢？當然沒有一定日子，假使不跟他走，我們夫妻請教……請教那能辦法？」說到這裏格格的一陣癡笑。

張媽站了起身，拍拍屁股道：「到了那一天總有辦法想的，現在還談不到此哩。」

史小姐笑道：「別說到了那一天，日子過起來很快的，年內結婚，開了年就出國也說不定……」

張媽真是一個老狐狸，聽了史小姐這二句話，心裏一想，你們越是一開場就打得火一般熱，要緊勿煞年內就結婚，結了婚就一同出國，這種婚姻，便永遠沒有白頭到老的，保險不出一二年就要拆散了。心裏不好說出來，表面上却是一味順了她，恭維道：「蠻對，蠻對，快起來真快的，年內結婚，年內你們雙雙一對出國也說不定。那末，史小姐，我倒同你講句笑話……」說着却是儘笑。

「你講呀，哈個笑話？」史小姐把一雙手指甲滿塗了蔻丹，伸到嘴邊吹着。

「就是你們雙雙一對出國了，我這個老太婆飯碗頭也敲碎了，我想你不是吃慣我燒的小菜嗎，譬如你出了國，當然飲食上不方便的，能不能帶我一起出國呢？」

史小姐高興的笑道：「一定帶你出國，你放心，我少不了你，你是我的靈魂一樣，那能少你得來呢。」

「假使姑爺不贊成，他說我一個中國老太婆，齷裏齷齪，爲什麼要帶她出去。」

「決不會，這是我的主張，他無權干涉，你放一百個心，難道我這一點權利都沒有了，真正混賬！史小姐又拍拍胸脯

笑道：「我担保你就是。」

兩人你一句我一句，一直談到靠十點鐘，張媽已經枕頭寄信，打了一個呵欠道：「快得來，談談講講不覺也靠十點鐘了。那個外國先生搬進來之後，你就不會寂寞了，夜夜有人陪你談談講講了。」說着伸着個懶腰，接上又打了一個呵欠：「噯，我有點疲倦起來。」

「疲倦便去睡了吧，你一天起來很早，睡得又很晏，我看你真也辛苦。」

「好，明朝再會。」張媽下樓去了。史小姐隔了一會也就上床了。翌日她下了床披了晨衣，急欲打電話告訴湖力生，說是三樓房間統統佈置好，請他來看看，中意不中意，豈知抄下那個電話號碼放在皮包裏的，翻來翻去却不見，真奇怪，不知什麼時候失落。於是又翻那家公寓，居然把號碼翻到，一個電話撥過去，那邊回話，說是他們公寓裏沒有這個湖力生其人。史小姐很爲詫異，又告訴他是個音樂領班。在仙樂斯舞廳茶舞時候陪奏。那邊回話，說是根本沒有這個人，你一定打錯一家電話了。史小姐沒有辦法，只得把話筒掛了再說。於是臉也不洗，一團高興，變了一團掃興，兀自坐在沙發裏撐了一個頭發怔，想道：他總不致會欺騙我，明明住的小洋房，故意說是住公寓，但公寓也不像他說的那般不舒服。我一番好意，化了幾千元買了傢俬，佈置好了，他別不來住……想到這裏，決意下午到仙樂斯去找他，當面問問仔細。

史小姐打算下午去找湖力生，不知如何隔夜受了一些涼，午飯沒有吃，便昏昏沉沉的要睡覺，人是感到異常乏力，還夾着一些泛嘔，但幸而沒有寒熱。一直睡到傍晚，心想一定要起來到仙樂斯去，可是却一些精神也振作不起，待坐起張開眼來，望房間好像打着旋，窗外光線是黃的，於是重又閉攏眼睛躺下，決意今夜不去找他了。便吩咐張媽泡一杯濃烈的咖啡，再放二片生薑下去，服了使它生一身汗，心想明天一定可以舒服了。

待史小姐服了咖啡，張媽又把櫥裏那條薄被捧了出來，這天氣交進了秋，到晚上風涼得多了，薄些的被儘在以蓋得上。史小姐對張媽道：「你替我蓋到身上，四邊蓋蓋好，要使它出一身汗，我知道昨夜受了涼。」

張媽一透替史小姐蓋被一邊道：「入了秋晚上窗本要關了睡覺，你是不是開直着睡的？」
「對啦，這許多日子來，夜夜開直了窗，我知道貪涼壞事的，不過我很當心，總穿睡衣上床。」

張媽道：「大暑裏果然要開窗，一邊出汗，一邊受些涼也勿礙，現在交進了秋令，就要關窗睡覺。否則你一定開窗，上床就要蓋了毛巾被，或毯子，最好蓋薄一些的被。」一邊說一邊把史小姐被已經蓋好，又道：「你身上出汗當口，儘讓它出，把短衫出濕也儘讓它出，切不可一有汗水就把被頭踢到老遠，那末依然要受涼的，薑湯白白吃的。」

史小姐頭伸出被外答道：「曉得哉。」

「我今夜要不要睡在房間裏陪你？」

「要的，吃茶吃水便當些。」

於是張媽把樓下自己床上一條蓆子，一個枕頭，一條薄被，搬到樓上史小姐房間裏，鋪在中間地板上，一看三面的窗統關了的，這也不不當，空氣沒有也不好，於是又開了那中間二扇，免直接的風吹到史小姐床上，又把那屏風搬到窗前來站着，使風吹進來打了一個轉，就沒有關係了。

半夜裏史小姐只是昏昏沉沉儘睡，也不醒，張媽開了燈，走到床前看看，只是史小姐額角上全是汗珠，一粒一粒像珍珠一般，又輕輕伸隻手到被裏握握她手掌，也是汗水，又輕輕喚道：「要喝開水嗎？」也不回答。張媽知道不能過於給她受熱，便輕輕把她二隻手放到被外來，這樣一動，却把她動了醒，史小姐張開眼來對了張媽吃驚道：「密司脫湖力生，你……你怎麼到現在才來，你竟然拋了我……」

張媽知道她熱得神經有些錯亂，便說：「史小姐，我是張媽呢，你要不要開水？」

「你是張媽？」史小姐有些清爽起來道：「張媽，張媽，我……我做了一個惡夢！」

張媽知道這是史小姐熱得過了份，神經錯亂關係，一邊替她拭汗一邊說道：「什麼，你做了一個惡夢？」

史小姐頻頻喘着氣張着手道：「一個惡夢，這個惡夢原來湖力生同我吵嘴吵得不亦樂乎，把我一房間東西統統打光，我不肯同他罷休，一把扭住他死也不放手，他把我一拳打倒地上，又用皮鞋脚在我下肚子用力的儘踢，我受傷了，痛得昏了過去，他就趁機逃走了，待我醒了回來，週身骨頭痛得一下也不能動彈，才知道身軀躺在床上做了一個惡夢……」

張媽笑道：「你覺得熱嗎？這就是熱的關係，神靈模糊了，就會亂夢顛倒，那末你現在可以略爲涼一涼勿礙。」

史小姐愁急道：「我渾身是汗，我要起來沐浴。」

「萬萬使不得，這一身汗一出，明天就會輕鬆得多，病好了一大半，只要想吃東西，胃口一開，身體就好了。」張媽於是把她身上蓋的一條薄被換了一條毛巾毯子，這樣身上輕鬆而亦不致受寒，老年人到底經驗豐富，做的事把穩而道地，史小姐心裏說不出的感激。於是便再也睡不着，眼睛張開望着天花板，一直望到東方發白。這時候張媽又打地板上爬起問道：「你要開水嗎？」

史小姐道：「我現在不要開水，張媽，你還沒有睡着？真正對你不起，要你陪了我一夜沒有睡，心裏真說不過去。」

張媽馬上答道：「我睡不睡都沒有關係，下半年沒有事儘可以打中覺，我只怕你身上被踢開受寒，我時刻關心你呢。」

「我最怕是生病，一些小病就心裏焦急，現在有你這樣留意我，看護我，毛病不好也自然而然會好起來了，可見一個家庭裏雇傭一個娘姨，好壞大有分別，好的比自己親人還好，真可以說是一個心腹，她會替你支配得舒舒齊齊，用不到自己關心，壞的娘姨不必說，不但懵懵懂懂，完全是撒你爛污，貪懶，揩油，偷東西，私下運出去，這是她本領。張媽，你真仁慈，是個好人，彷彿當我女兒一樣看待，你想要是我將來同湖力生出國，那能不把你一齊帶出呢……」史小姐斷斷續續說到這裏，天也亮了，房間裏東西統統看得清楚起來，這時候六點鐘，正是一個可愛的清晨。史小姐因爲上一天二餐都沒有吃過東西，這時候有些潮餓起來。

便說：「張媽，今天早晨吃稀飯還是吃泡飯？」

「吃泡飯，你爲什麼我做什麼好了。」

「我想吃些焦的飯粢粥取其消化容易，想來我胃口已經開了，肚裏潮餓得來。」

張媽立刻爬了起來，把蓆子、枕頭捲起一邊道：「我做飯粢粥你吃，小菜你打算吃些什麼？」

「紫大頭菜、醬瓜。除了這二樣之外，還有什麼清爽的？」

「香椿頭、露香瓜。」

「肉鬆能够吃嗎？」

「甯可慢一二天再吃，肉是葷的，對病人不相宜。」

「皮蛋呢？」

「皮蛋用石灰煆成的，並且太膩了，也不宜吃。」

「張媽，不瞞你說，我現在一張嘴真饞，想吃這樣，想吃那樣，光起火來我一切勿關，吃壞了再說。」

張媽道：「你一張嘴饞，想吃這樣，想吃那樣，這便是胃口已經開了，不過胃口剛開，飲食尤宜當心，你應該聽我的話，還是吃

些紫大頭菜、嫩醬瓜吧。」說着也就下樓做早飯去了。

史小姐一人躺在床上，思潮起伏，不免又想起湖力生，三天沒有來，也不知爲了什麼事這樣的忙碌，一次也不來望望，幸而自己是小毛病，萬一生下了大病，就此一命嗚呼了，他一點也沒有知道。想到這裏覺得做人實在沒有意思，完全是空的，有些什麼意義？這還是新同他軋了沒有幾天的朋友，彼此客客氣氣，也不去說他，可是我的二個哥哥、同幾個妹妹，我住到這裏來了之後，她們就根本不會來望過我一次，是生是死，漠不關心，可是自己的同胞手足是這樣，毋怪他人了。史小姐不禁嘆了一口氣，接上又想到本身問題，這幾年來覺得也太荒唐了一些，好像有點對不起自己父母和兄弟姊妹，想來我在外面的這樣不自檢點，他們也未嘗不耳聞，所以疏遠我，不來到我處，這未始不是一個原因。那末索性疏遠了我，倒也是遮沒了我的羞恥。像這次我把湖力生搬了進來，表面上雖然他住三樓，我住二樓，她們就難免有飛長流短，但事實上的確是如此情形，我毫不諱言，不過在

家庭目光中，當然是反對的，爲什麼同一個音樂師同居，並且又是個西洋人，不倫不類，這音樂師職業又是浮而不實的，合同一滿就算得是宣告失業了。在她們說來理由實足，我並不否認，不過她們根本就相人以皮，不是相人以骨，湖力生確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她們就不會了解了。

史小姐正想到這裏，張媽進房來了，說道：「飯糰粥已經燉好，粥菜也買來了，要不要坐起來洗了面吃吧？」

史小姐便用足了力撐着坐起，又覺得頭腦子一陣空虛，便靠在床架子道：「我不想起來，而水你端到床上來吧。」

張媽道：「還是我絞二把毛巾給你揩了，刷一刷牙齒，將就一些好了，人不舒服，也用不到考究。」

史小姐點點頭，當下洗了臉，刷了牙齒，張媽又用梳子替她梳了梳頭髮，史小姐道：「你拿面鏡子來，我知道一定瘦了，臉上好像綳綳叫樣子。」

張媽授了他一面鏡子道：「瘦些有什麼相干，只要吃得落飯，馬上就復元的。」

史小姐一照鏡子，大吃一驚，竟然瘦了許多，二邊二個顴骨也有些高起來了，嘴唇皮一絲血色也沒有，變得灰白，待她伸出舌苔一看，完全一片黃膩。

「啊呀，張媽，你看我舌苔一片黃膩，厚是厚得來，我看毛病一定還伏在裏面，不然舌苔決不會這一片黃膩的。」史小姐說到這裏，張媽也一個頭伸過來，對她舌苔張了張道：「真的，我看這樣吧，你如果不放心，還是吃二貼水藥，理理消爽，這黃膩大概是濕，白是寒，大致你的毛病就是現在不發足，秋涼後也要發出來，不如現在就吃二帖藥，預防預防。」

史小姐放下鏡子，愁急道：「現在請那一個醫生去看呢？上海名醫太多了，反不知揀那一個好。我家有什麼病痛，總是請的金濟萬，我也看過二次，金濟萬並沒有把我毛病醫好，而且請他到屋裏來出診，總是半句閒話也沒有，一百個不理不睬，你問他病情礙哇？或勿礙哇？總是不理你，病人應該吃些什麼，也不理你，總之他怕講話，一到脈一搭，由手下帶來的學生開了方子，匆匆忙忙就出鬆，好像椅子上有針觸伊屁股，這種醫生上海灘上會紅得半升天，實在出我意料之外……」

張媽沒有待她說完，把她手裏鏡子接了下來，歸還原處，又盛了一碗薄凌凌的飯菜粥，端到她手上，又在床上鋪了一塊小桌圓，把二個粥菜盆子放在上面，然後坐在床沿上道：「不過我倒有一個醫生，想介紹給你，相信不相信隨你，照理醫生是不介紹的，因為你是小毛病，並且我對這個醫生交關信仰，毛病也不知看好多少了……」

史小姐一邊吃粥一邊道：「哈人呀，哈人呀，你說出來。」

張媽道：「他姓張，叫張劍秋，他住在愛而近路北山西路一井同德康藥號內，他是上午門診，下午出診，要算他對我們婦女科最拿手，別樣毛病當然也看的，不過我介紹幾個女人去看病，都只不過二帖藥就見功，飯就吃三大碗，所以我相信女科他最拿手，講到張劍秋當然沒有金濟萬那樣紅，可是醫生一紅最是要不得，因為他的診務一忙，勢必馬虎，一馬虎開出來的方子雖吃不壞，但也未見有功效，所以張劍秋這郎中我腦筋中永遠記牢他，逢人總說他好，而且窮人富人一律客客氣氣，絲毫沒有臭架子。」

史小姐道：「張媽，你就打個電話請他出診，到這裏路太遠了，他有自備車子嗎？」

「有一部半新舊的包車，據說還是朋友送給他的。這個郎中我越想越覺得他好處來，有一次我小侉子馬路上攢一交，跌壞了一隻手臂，就此舉不起來，我一時忘了張醫生了，到一個白克路姓閔的傷科專家那邊去看，據說傷了筋，斷了骨，包醫好至少至少要三百五十元，史小姐，我的境况你是知道的……」

史小姐一邊吃粥一邊道：「是不是後來你來想起張劍秋，到他那邊去醫的？」

張媽手在膝蓋上一拍，笑道：「蠻對，蠻對，姓閔的傷科要我三百五十元，我一時到那裏去借，後來一想，就想起張劍秋，當下我抱了小囡回出閱醫生那邊，趕到張劍秋地方去，經他大略一看，馬上說道：這是脫了節呀，只須一拍就會接上，立刻就好。當時張醫生捉了我小囡的手臂用力一拍，居然把骨節接上，這隻手立刻就舉了起來。史小姐，你想想，當時真叫我不知怎麼樣的感激他，連話都說不出來，而且一個銅板也不會化，張醫生說是脫節接上，不費吹灰之力，用不到一個錢。」

史小姐道：「上海的有名氣郎中，真正熱熱昏昏，閱傷科也算有名氣的，就有這種手段。還有什麼話說。」

「索性你就對我說，脫了節，開口要我三百五十元，我倒也情願，爲什麼過甚其辭的說是傷了筋，斷了骨，我一聽傷筋沒有關係，用黃芝芝雞蛋麵粉一吊就好，斷了骨我小囡可不要成一個殘廢的人麼？」

「張媽，他要是不得厲害些，宛些，三百五十元你決不會捧出來了，這就是滑頭醫生的生意經絡。」史小姐把粥吃好，張媽又替她添了半碗，這時候翻了電話簿子，把張劍秋電話找到，張媽打了電話去，請張醫生下午出診，將詳細住址告訴了掛號處，又問現在出診行情，據說只有七塊錢，路遠路近一樣行情，史小姐聽見了便說：「出診只有七塊錢，何其便宜呀，請金濟萬起碼五十元，出一條本弄堂，也要五十元，路遠加倍，法租界也加倍，居然每天出診要出到半夜三更，可見紅的郎中，如有急病，也就死路一條。」

下午三點鐘光景，張劍秋醫生坐了包車來到史小姐府上，穿了一件灰色長衫，布底假面鞋子，戴了一付黑眼鏡，手中一柄摺扇。一派斯文樣子，到了大門口下得車子，用扇骨在門上「篤篤篤」敲了三記。張媽在廊下收拾，聽見這時候有人敲門，料到張醫生來了，趕出來開了大門一看，果然是張醫生，她本來認得他的，連連笑着喊道：「張先生，張先生，好久不見，你還認得我嗎？」張劍秋對她一凝視，一思量，方始想起三年前她的小囡請他接過骨節，住在愛而近路的那時候，她還在盛杏蓀公館做廚房，便嘻嘻一笑，用扇骨朝她指了指說道：「噢，你怎麼在此地？盛公館你不做了嗎？」

張媽跟着笑道：「盛家幾個小輩太難服侍了，我老早告辭不做了。張先生，樓上請坐，樓上請坐。」當下便領了張醫生到了二樓史小姐房間，這時候史小姐靠在沙發裏聽無線電，精神很好，一些看不出有病樣子，有錢人家大都一眼眼傷風頭痛，就當一樁大病來醫，史小姐看了舌苔黃膩，也當一樁大病來醫治，預先防備起來。她聽見張媽說：張醫生來了，急忙把無線電一關，站了起身道：「這末早就出診了嗎？」待看見張劍秋面目，是一個三十多歲模樣的人，微微對他鞠了一躬，表示很抱歉樣子，招招手道：「張先生，請坐請坐。」

張劍秋也很恭恭敬敬的彎了彎腰坐了下來，輕輕搖着扇子。張媽又介紹了一番，端了茶，投了香烟。史小姐便對張醫生微笑道：「張先生，你看我面色有病沒有病？」

張劍秋約略對她臉上望了望道：「讓我搭了脈才會知道，可是看你神色不像有病。」張醫生講話十二分誠懇而真摯。史小姐忍不住笑道：「其實我毛病在內裏，你看了我的舌苔就會知道了。」說着便向了光線地方伸出一個舌苔來，走過去給張醫生驗看。這當口她發見張醫生臉上還有幾粒小小麻子，點綴得怪有趣，史小姐看慣了小白臉，西洋人面孔，偶然看見張醫生這張臉，覺得可愛起來，這也可說是心理作用呢。

張劍秋醫生驗看了史小姐的舌苔，退坐到椅上，一邊搖着摺扇，一邊點點頭道：「對對，這也不一定內裏有病。只是有些腸胃不和，吃下去的東西冷熱太不調濟，以致燻蒸到舌苔上來，也有這個現象。好好，讓我搭了脈看看。說着便坐到台子邊來。

張媽早找了一本厚書，放在台子上，一折爲二，恰恰枕在史小姐手腕底下。張醫生三個指頭搭住她的脈博地方，凝神了一會問道：「你昨夜寒熱似乎很重的？」

史小姐道：「不，昨夜沒有寒熱，只是有些昏昏沉沉……」

「這就是寒熱，不過你只熱而不寒，我從脈博上搭出來就會知道。」待張劍秋仔細搭了脈之後，有些驚異起來，忽然問道：「你……你感覺有些泛噁心嗎？」

「近來常常泛噁心，還有些頭暈，從前不是這樣的。」

「噁。」張劍秋已經有八分吃準史小姐懷孕：「那末你的經期中間停止過沒有？」他一邊問一邊臉向了窗外，只怕對了史小姐儘望，使她太窘了。

「約模有二個月沒有來了。」史小姐的頭垂了下去。

「過去呢，過去經期是不是都準的？」

「也不一定，有一個時期很準，可是有一個時間不是趨前便是落後，在這幾個月來總算得很準的。」

張劍秋聽了側過頭來對張媽望了一眼，張媽便對他批批嘴，意思叫他不必再問下去，事體已經明白了，張劍秋於是把史小姐調換了一隻手再搭脈，搭着一陣放了手。又把自己臉上黑眼鏡除了下來，再驗看史小姐舌苔，驗畢退坐一邊笑道：「史小姐，病情是這樣的：你要吃一二帖藥也可以，不吃也不妨。你既然請得我來，我準定開一張方子給你。」

史小姐道：「常常泛噁，我恐怕是胃病，因為我對飲食，邪氣不當心，一歇吃冰凍的，一歇又吃熱的，難免要促成胃病，至於頭暈，我自己知道這是身體虧弱，血份不足，一個人血份不足，也會得頭暈的……」

張媽站着台子邊磨着墨，張劍秋垂了一個頭開方子，一邊含糊道：「對對，這也是一個病因，以後希望你飲食格外要小心，節氣已經交了秋令，血份不足，到了冬天我可以替你開一張膏滋藥方子長服，復元起來很快的。」

「真奇怪，我近來一張嘴交關饑哩，想吃這樣，想吃那樣，有許多東西我從來想不到吃，近來偏要想到它，挖裏挖恰會想得，我看這也是胃病一種吧。」

張劍秋把方子開到一半，心想無非開些安胎的藥，就是服了下肚也無甚效驗，這是懷孕必然現象，每個女人都是一樣，實在算不得是病。於是匆匆把方子開好，壓在台子上對張媽道：「這方子你到北京路胡慶餘堂去撮，大藥店終究要道地一些，吃二帖，好一些就停服，不必再吃得，也不必再請我出診，依我看來你根本沒有病，以後只須飲食當心，晚上別貪涼，身體自然而然會好了。」

史小姐歡喜得說不出話來，覺得張醫生太好了，太老實了，一些也沒有醫生架子，說出話來句句忠懇，不像平常醫生，吃了二帖，再請出診，一派生意經絡。當下便急急忙忙拖了張媽到房門外面去，鬼鬼祟祟一番，不知講些什麼話。

原來史小姐把張媽喚到房門口外邊來商量，是預備喊些什麼點心請張醫生，張媽道：「我看還是免了罷，張醫生他沒有多大工夫耽擱，馬上就到別處去出診，他很忙的。」

「那末喊點心來不及，家裏現成的有些什麼？」史小姐道：「可是事前我沒有告訴你，極應該燉好些蓮心藥，他一到就帶點心送上來，這是請醫生出診應該要備好的。」

張媽一想家裏現成的除非冰凍牛奶，玫瑰餅乾，要末裝一盆出來，總算應應景。當下便說：「有有，我馬上送上來。」便下樓去了。

於是史小姐回進房間，張劍秋站起身告辭道：「史小姐，我少陪哉，再會，再會。」

「啊呀，張醫生，慢一步，慢一步，我還有話要問你，再請坐五分鐘。」她把他的去路阻攔了。

「有什麼話？」

史小姐胡亂扯了二句笑道：「今年天氣不正，聽說外面病人邪氣多，張醫生，我還聽得人家說，今年外邊有一種濕癩症，總歸轉好的少，我耳朵裏聽見死的已有多個，這是不是也歸天氣不正原因？」

張劍秋道：「當然當然，天氣不正才多這一種病痛，我手裏醫到濕癩症，約模有六十多個，其中有五十五人獲救，因為肯聽我的話，安心服我的藥，始終由我一人診治，所以都痊癒了。還有五六人就不治，這是什麼原因，不外有二點，一起初醫得遲了，而待到我上手病症已變，當然無法可想，二病人沒有一種信仰，這個醫生醫醫，那個醫生醫醫，以致藥石亂投，試問毛病如何會好。濕癩症順勢起來，只要自己當心，看護週到，不用服藥也就會好，但等到一變症，絕對就無法辦。」

「那末西醫方面可有什麼方法補救？」

這時候張媽把冰牛奶，乾點心端了上來。史小姐趁機笑道：「張醫生，真正抱歉，請用一些粗點心，本想到「錦江」喊一點，恐怕你要走了，請喝一盃冰牛奶吧。」

張劍秋推讓了一陣，也就坐下來吃了，喝了一口牛奶，一塊餅乾半塊在手裏，半塊在嘴裏，動法動法，說道：「西醫對濕癩症根本就把你送命，病人熱度很高時候，他用冰塊來冰你，用冰淇淋來給你吃，病人果然舒服，然而性命就交托他手裏了，至於西

藥而吃濕瘟的，目前還沒有發明。」他一邊說一邊把一盃牛奶三二口喝得精光，便站了起身告辭。史小姐知道他還有別處去出診，也就不耽擱他工夫了。於是偷偷用紅紙包了念塊錢鈔票，交代張媽，吩咐送張醫生下樓時候交給他手裏。另外又加了四塊錢給張醫生的包車夫。

史小姐道：「好好，張醫生，我不再耽擱你工夫，以後有空請過來白相，橫豎你同張媽也相熟的。」一邊說一邊送張醫生到了樓梯口，便由張媽送他下去，自己也就回了進房。

張劍秋下得樓來，一邊慢慢的走，一邊輕輕對張媽道：「你們小姐有喜了，我本想當場恭喜她一番，看見你對我批批嘴，我心裏就有數，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張媽把診金塞給張醫生手裏，說道：「什麼一回事，我幸而打你一個照呼，否則你說她有喜，她一定要否認，一定說你瞎三話四，可是事體千確萬確，她那個樣子還不是有喜嗎，我早就知道了。」

張劍秋道：「呸，這不是兒戲，你應該告訴史小姐，可是她的先生呢？」說着站在大門口階沿上不走。

張媽道：「她根本沒有出嫁，何處來的先生，有了先生肚皮裏有喜當然是棒好事，何奈現在卻生的私囡呢。」

張劍秋一切都明白了，不必多管閒事，便匆匆上了包車，對張媽舉了舉扇子柄，去遠了。

待張媽回到樓上，拿那張方子去撮藥，史小姐却釘緊了問道：「張媽，張媽，你同張醫生講些什麼話，這末長久剛回上樓？」

「沒有講什麼呀？」

「沒有什麼話爲何要這末許多辰光，我樓窗口看見張醫生剛剛生了包車出弄堂，可見你們兩人在下面一定接頭什麼事，你不用瞞得我。」史小姐居然當一樁事的不放過張媽。

張媽相當窘迫，要想把真話講了出口，只怕史小姐否認，如果瞞到底，這也不是事體。當下忍不住一笑道：「真沒有事呀，好不奇怪，你在樓上又怎麼知道我下面同他講什麼話，你的思想忒過頭了……」

「勿關，過頭不過頭，你一定同張醫生講過我什麼話，否則你們兩人決不會耽擱這末長久。張媽，我處處當你自己人看待，你今天要是瞞了我不老實講出來，我一輩子也……」史小姐說到這裏轉了語氣道：「只要你對得起算了。」

張媽手上拿了那張方子，站在那裏，走又不好，不走又不好，心裏一付還是說了出來吧。於是對了史小姐又是一笑說道：「張醫生說你不是病，說你有喜，明年正月二月有紅蛋吃了。」

史小姐聽了有紅蛋吃了，心裏「砰」然一跳，臉色頹然一紅，一直連耳朵根頸頭都紅了，馬上說：「倒碰得着，我肚裏有小囡沒有小囡自己難道會不明白，要他說我有喜，你們一定不是說這樁事？」她把有喜的事看得很是平淡。

「真的，天地良心，要是講你別的，你以後永遠不要相信我。」

史小姐相當老練，泰然道：「笑話真笑話，就算我肚皮裏有小囡，上海灘上並不是一件奇奇的事，用不到大驚小怪，兩個人鬼鬼祟祟的，問問你還故意瞞我起來，你們真鬼摸大蒜頭。」

張媽笑道：「因為張醫生問我，史小姐的先生何處發財，我告訴他還沒有出嫁，你想沒有出嫁的小姐何來有喜？因此我再三叫我不要把這事說出來，這是違重他的吩咐，張醫生是一眼勿錯。」

「上海灘嘸沒稀奇，沒有出過嫁的小姐有喜，也是常事，我不是自己遮掩自己的面子講不中聽的話，這的確事實，像我過去，你張媽是知道的。講到我有喜，也許可能我決不推諉，說一定否認的話，不過這是難免的。」史小姐說一句，眉毛眼睛跟着一動一動，好像都彷彿幫同講話。

張媽不要再聽下去了，拿了方子匆匆忙忙就走，說道：「那末我到胡慶餘堂去撮了藥再來，大馬路你要帶買什麼？」

「順便永安公司斬念塊錢南腿，現在要買南腿也只有永安一家，其餘統是北腿冒充的。」史小姐開了櫥門取了五十塊錢，交付張媽，除了撮藥南腿之外，有得餘買幾隻蘋果，生梨，蜜餞，梅子，或話梅，越酸越好。」

史小姐待張媽走了後，肚裏相當愁急，雖然嘴上講得泰然的，上海灘上生私囡用不到大驚小怪，可是事實上如何不要掉

臉，給我二個哥哥知道，給我家庭方面的人知道，我的確難以做人，真是冤家，這肚裏的一塊肉，究竟是誰種下去的，現在叫我回報起來，自己也莫明其妙。我這個人真也可說荒唐透了頂，看情形張醫生的話是不會錯的，他從脈博裏搭出來說是有喜，這還不是千真萬確嗎？

史小姐想到這裏，知道這不是愁急的事，應該有個毅然決然的辦法，考慮了半天，才想了一條出路，決意用藥來吃掉它，而現在還只有二個月，日子短，不過像隻小老蟲那樣子，還不會變成成人形，吃掉它是很容易的。

正想到這裏張媽與匆匆的一手拾了一帖藥，一手拾了幾個紙袋，趕了進房，看見史小姐笑道：「快哇，電車去，電車來，連撮藥買水果，斬火腿，一共只不過二個鐘頭，藥沒有到胡慶餘堂去撮，我想這種草頭藥，別人家也一樣的……」

史小姐道：「我關照你買的話，阿會替我買來？」

「買來哉，生梨，蘋果，就買來哉，我曉得你別樣都可以省得，這水菓非吃不可，尤其是酸的，是哇？」張媽一邊把買來東西一樣一樣打開，史小姐好像來不及等她打開，便把東西一搶了過來道：

「閒話多來西，沒有一句着邊際，我來，我來。」史小姐把水菓一打了開，拿起一隻蘋果，在身上抹了抹，也來不及扞皮，就往嘴裏一口咬了下去，一邊吃一邊道：

「張媽，張媽，這帖藥你不用去煎了，我認爲張醫生的話絲毫不錯，我根本沒有病，這的確是懷孕現象。經他一提醒，過後想想處處地方是對的。我還是前個月經期來過，上個月就中止，這個月也沒有來，我一算不是恰恰有二個月麼？這一點頂明顯，還有一點就是泛嘔心，想吃這樣，想吃那樣，這也分明是有喜了……」

張媽道：「當然，當然，那末這帖藥不吃，何必又要去撮？」

「既然不是病，何必還要吃藥呀？」

「這是安胎藥，吃了對你有益的。」

「因為是安胎藥，我更加不要吃，如果是打胎藥，我倒求之不得。」

張媽知道史小姐有些小悶脾氣，不去理她，自願把藥打了開來，一包一包拆開合併在一起，打算拿下去煎，不料史小姐一趕了過來，搶了這包藥就往痰盂內撒，狠巴巴道：「我告訴你不吃就不吃，啥人要吃這斷命安胎藥，心裏氣也氣煞快，恨不得立刻把肚裏一塊肉打掉他，還同他什麼客氣！」

張媽沒有辦法，只得聽她這樣做出來，也就下樓做晚飯去了。

晚上史小姐本欲去看看湖力生，可是爲了肚裏有喜這一樁事，把她愁急得走頭無路，使她坐立不安，那裏還有心緒再去。看湖力生，便廢然靠在床上大動其腦筋，以爲要下毅然決然手段，也唯有趕快進行，日子一拖多，這塊肉在肚裏日長夜大，更沒有辦法可想，事體一定要弄得大家都知道，名聲就臭了，這一宣揚出去，還得了呀。史小姐想到這裏不寒而慄起來，於是又考慮了一夜，在床上輾轉翻側，無論如何決不能入眠，一直守到第二天早晨天亮，方才想出一個辦法，以爲張媽年紀較長，經驗閱歷都很豐富，不妨把這事同她去商量商量，或者有一個主意相出來。

天亮張媽進房來收拾房間，史小姐便在床上拍拍床沿道：「張媽，張媽，來來，我有一件事要問問你。」

張媽走到床前問什麼事。史小姐對她笑笑，又伸手拍拍床沿道：「你這裏坐一歇，我有許多許多話要同你仔細討論。」

張媽便把手裏一塊揩台子抹布往旁邊茶几上一放，一個屁股床沿上一坐，笑道：「啞，還要同我仔細討論。」

「是的，這件事非要小心同你討論不可，你的年紀究竟比我長，閱歷也豐富了。」史小姐臉上一笑，又接下去道：「想你想你肚已經有幾分明白了吧，我同你討論的事？」

其實張媽早已料到，故意裝不知道，側了一個頭問道：「沒有知道，我真的沒有知道。」

中小姐含羞的說：「我總要設法打掉他才好，真不瞞你張媽說，可憐我昨夜思想了一夜沒有睡，要是我大了一個肚皮，教我如何還可以做人，我這張臉放到那裏去，並且我史家在上海不是沒有地位的人家，一舉一動外面都有人注意，他們勢必要

宣揚開去，好管閒事的人就要把他登在報紙上，當做一樁新聞，請教到了這一個地步，我立得住腳跟嗎？我不但要給家庭方面指謫，就是我一堆朋友都要輕視我了……」說到這裏眼圈一紅，彷彿落下眼淚樣子。

張媽詫異道：「噢，你不是昨天說過上海灘上生私因是樁很平常的事情嗎？」

「那是我隨便說說的，當然不能作準，像我們有地位的人家便不允許有，一定要給人家物議，門楣有關，並且我同湖力生的婚姻恐怕也因此有變卦，問題却因此非常的嚴重，所以我現在不得不及早同你商量一個辦法，免得日子多了，急來抱佛脚，那是糟了！」

張媽忖忖，搖搖頭道：「同我商量，一無辦法可想，這件事關係太大了，我可不能担保，講到打胎，危險更重。」

「張媽張媽，你一定想想辦法，救救我，救救我，我今生今世決不忘記你，要是你不替我想辦法，我唯有一死算了！」史小姐忽然掛下二行淚水來，頻頻拿塊絹頭拭着，悲悲切切道：「就是打胎打死我也情願！」

張媽見她這樣子，心裏一軟，安慰她道：「你也不用難過，要是決意打胎的話，我可以替你打聽打聽什麼方子，總要打聽確實，再給你回音，一時叫我有何辦法可想？不過，總得給你想一個辦法出來。」

史小姐眼淚了了道：「張媽，我現在方才知道這件事非常嚴重，細細一想，越想越可怕，關係太大了，我真是死也得落！」張媽馬上說道：「依我看來沒有什麼了不得，真也用不到打掉他，這一滴血到底是啥人種下去的，橫豎你肚裏總明白，儘可以要他負責好了，我想決沒有同人家小姐發生了肉體關係，有了喜而這個男人漠不關心的道理，你爲何不去同他商量，也許他不主張打胎，你倒忽然打了，萬一他責問你起來，你有何閒話回答他？」

史小姐不做聲，細細一忖，認爲張媽這句話不是沒有理由，只是這塊肉究竟是誰有的，自己也有點模模糊糊，一時却回答不出，吃定是誰有的。這時候她天良發現，講的倒是真心的話了，說道：「張媽，實在不瞞你說，這一塊肉究竟是那一個人種下去的，弄得我自己也莫明其妙，事體到了這個地步，我到你面前也用不到說謊，面子兩個字也不去顧它，實在同我發生過關係的

男朋友不止一個，其中有四五人之多，有中國人也有西洋人，你想叫我去咬定那一個？」

張媽替她出主意道：「你認爲那一個最同你日子多，感情厚，你不必去問是不是他有的，就咬定是他有的好了。」

「這事我決不做，良心上對不起人，或許將來驗下血不是他有的，又是鬧的糾紛，這是意料中事，這是第一點。何況我根本沒有出過嫁，養小因如何辦得到呢，這環境上也不允許呀？」

張媽道：「但是這責任却由他負去了，他說是不主張打胎，當然還有下文，是不是做正式手續來迎娶你回去，或者主張打胎的，那末也由他去動腦筋，是他的事了。」

史小姐道：「我偏不要這樣做，總之這件事外面少一個人知道就好一個，鬧出去實在是掉臉。張媽，現在廢話少說了，我心裏也從來沒有這樣愁急過，你趕快去替我打聽打聽有什麼藥可吃，我決意吃掉它。」

「有了危險，我如何對得起你？」張媽認真道：「雖然只有二個月，還不會變成成人形，萬一有了危險……」

「我死而無怨，決不怪你。」

張媽站了起身，收拾了房間，下樓去做早飯當口才道：「我知道了，今天不是明天我給你回音，不過責任我不負，不要弄出事體來，都推託我張媽一人身上，你也對我不起。」

史小姐一陣苦笑，道：「我沒有良心壞到這個地步！」

下午張媽出去了大半天，到了傍晚才回來，史小姐高興不過，知道一定打聽了什麼藥回來了，可是見她雙手空空，詫異問道：「怎麼樣？怎麼樣？」

張媽故意嚇嚇她，攤攤雙手道：「藥是已經打聽到，只是她們都不肯說出詳細名堂，如何吃法，多少份量，我再三講好話，她們一口拒絕，說這是罪過的事，都不願做，所以我依然沒有辦法……」

史小姐眉頭一蹙，道：「我知道她們一定要鈔票，你就送下錢給她們好了。」說着站起身開櫥門拿鈔票，邊說：「張媽張媽，

你現在趕快去，帶一百隻洋，講到錢我總歸一口答應，你不用替我做人家。」

張媽手一拍哈哈，大笑道：「我打聽來了，故意嚇嚇你呢。事體是這樣的，只有一樣藥，吃下去百發百中，只不過老價山，中國藥材店買，而且他知道你買去是吃這一個毛病，所以敲一記竹槓，有的藥材店居然道德關係，他還不肯賣哩。」

史小姐釘緊着問道：「到底一樣什麼藥，吃下去百發百中。張媽，行情老價山，我不怕，貴足貴我要把它買來的。」

於是張媽同史小姐咬耳朵道：「這名目叫……叫麝香，香是香得另有一隻弓，吃了下肚，小因受了這一陣香氣，就把胎打動了。據說這麝香有真有假，假的當然白吃，真的方始有效，可是價銀實在太貴，要到大藥材店買。」

史小姐呻吟一下道：「這樣藥我也知道，對打胎的確有效，聽說香得太厲害，有些難以下咽。」

「要存心吃得那當然不顧了，至於如何吃法，我也打聽下來包你一些也不覺得困難。我還聽得說，假使這個女人身體向來虧弱的，還用不到一定吃真嶄實貨麝香，只須買個麝香壳子吃吃，小因就會下來了。」

「什麼叫麝香壳子？」

張媽道：「就是外面一層皮，皮裏面才是麝香，這層皮剝下來時候，當然上面還黏着一些粒屑，只須買這隻壳子來研了粉，用水吞服，一樣有效，不過這個女人身體結實，就勿來事。」

「那末壳子便宜還是麝香便宜呢？」

「當然壳子便宜了。」

「現在我決不貪便宜，決意買麝香，阿要帶多少錢去還有一層，買多少貨色呢？」

「它是跟金子行情走的，一眼也沒有假貨，完全真嶄的，大致二千塊錢一兩，二百塊一錢，念塊錢一分，像你的身體一錢太覺兇猛，五分至少要吃，二五得十，那末就要一百塊錢。」

史小姐立刻奔過去開廚門拿鈔票，一邊道：「我還不知要多少數目，不要說一百，就是一千我他情願拿出來，我吃了下肚。」

小囡果真落地，我另外再重重酬謝你吧。」當下交付了一百塊錢鈔票給張媽，另外又塞了她念塊錢做車錢，張媽說：「車錢我不要，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待吃了下去有效，大家都好。」

史小姐偏要她接受，張媽也就受了。

當夜果真把這樣東西買了來，張媽認真對史小姐道：「你可知道險一險買不到，藥店裏查問我買去何用，我不說吃小囡，只說配藥，那裏料到他就知道我說謊，不買給我，我沒有辦法，只得照直說了出來，我道：『我瞞你先生說，我因爲下底小囡太多了，實在吃同穿都不週全，真真苦得要命，現在肚裏又有二個月身孕，我是幫人家做娘姨的，萬難再養，不得不吃掉它，請你先生幫幫我忙吧。』經了我這樣一懇求之後，方始答應，於是特爲替我研得很細的末，他又說用不到五分，只三分够了。現在我只買了三分回來，一共七十五塊錢。」史小姐急急忙忙把它打開來，真的一陣奇香撲鼻，一如香精的味道。

史小姐眉頭一皺，苦笑道：「張媽，真的，這香得異詫異樣，叫我那能下咽，我一聞到這層香味，就打噁心了。」

張媽把史小姐手裏一包麝香末接了過來，說道：「當心，當心，別給一陣風吹掉了，洋鈔六七十塊哩。香得打噁心，本來香料當中要算麝香最香，如果沒有這一層香，小囡那能落地，胎盤那能打斷，這香氣下了肚，往下一沖，賽過拿榔頭把小囡打下來，講到作孽實頭作孽。」說着重又把它包包好，放在抽屜裏。

史小姐心裏撲撲的跳，面色嚇得格白，好像今夜有重大的不幸發生似的，一人坐在椅子上發怔。

張媽正色道：「藥是已經設法了來，吃與不吃，聽憑你主張，你說吃就吃，不吃我也不一定要你吃，因爲危險性很重，這吃了下去是挖不出來了。」

史小姐垂了一個頭，想了一會道：「我決意吃。」

「萬一有了意外，我可不負責，預先告訴你，也不要說藥是我買來的。」張媽鄭重其事的對了史小姐這樣說。

「決不怪你，一個人生死天數，我到把它置諸度外，張媽，你放一百念四個心好了。」史小姐手脚也冷涼了，還有些顫抖，心

想：「這究竟不是毒藥，吃了下去決不致毒死，小囡下地一歇工夫有血往下沖，但只二個月身孕，也沒有什麼了不得。想到這裏又安慰多了。接上便問張媽道：「可是小囡下地時落在床上，還到盆裏？」

「那當然是床上，你把藥吃下就仰天平躺着，也許半夜裏小囡自然而然下來了。」

「那末床上可不要弄了許多血漬？」

「我會替你安排妥當，包你舒舒齊齊。」張媽說着便下樓出門去了。隔了一會買了二張大油紙回來，又把床上簾子除去，鋪了一條舊褥單，褥單下面鋪了油紙，褥單上面又鋪了油紙，油紙上面再襯了一層元色毯子，才指點給史小姐道：「你看這樣就安全了。血多足多，橫豎墊了有二層油紙，還有你的三角褲今夜別穿了。」

史小姐點點頭，以爲不錯。張媽道：「今夜我準定不闕，陪你一夜，小囡落地，我就出後門拋到垃圾桶裏去。」

「你要拋得遠，本弄堂垃圾桶，千萬別拋進去，巡捕看見他要查究的。」

「我會用布包包好，真正小老蟲一隻，哈人留意，巡捕真也不會注意。」張媽一看，統統安排舒齊，便把那包麝香拿了出來，交給她手裏，史小姐的手却是顫抖着，臉色愈其難看起來了。

張媽便又倒了一盃開水授給史小姐手裏道：「我教你一個吃下去的法子，二隻手指捏緊了鼻子，不是香味就聞不到鼻子裏去了，一面把藥末放在舌苔上，馬上用白開水往下一吞，不是下肚了嗎？」

史小姐試了試，眉頭又是一皺，一聞到這層香味，腸胃裏也就翻了，想不到香的東西如此難看，寧可還是吃苦的藥。張媽站在旁邊看見她這付樣子，倒有些愁急道：「照你這樣子那能够吃得下，真作孽，我看還是免了吧。」

史小姐想到大了肚皮的名譽難聽，決意咬了咬牙齒，硬一硬頭皮，捏了鼻子，把藥末子傾在舌苔上，閉上眼睛，一口開水就往下吞，居然吞了，下肚，剛正下肚又一陣噁心，幾乎兜底吐了出來，史小姐極力鎮靜住，總算沒有吐出。張媽歡喜道：「好哉，好哉，難就難在下咽喉一歇工夫，一下了咽喉就沒有關係，那末你趕快平躺着吧，藥性一到達，胎盤就要震動，這是百發百中的。」

史小姐連忙解衣躺到床上去，蓋了被，在被裏把下面小褲子脫了，只光了一個下身，幸而上面蓋了被，絲毫看不見。輕輕對張媽道：「今夜你千萬別離開我房間一步，你躺在我床前，電燈也一夜開到天亮。」

「你放心，我決不會走開。我想：小囡落了地，你的血一定出得勿會少，恐怕你的身體抵擋不住，我去煎一些參湯備着，你的心意怎麼樣呢？」

史小姐只點了點頭，一個人彷彿生了一場大病似的，一些精神也提不起，她又把枕頭底下那一串鑰匙拿了出來，交給張媽，開櫥門拿參，張媽揀了一枝小的，極下半節，放在煤油爐裏燉在那裏。

史小姐是晚上八點三十分吃麝香的，到了九點十點十一點，還是一些動靜沒有，心裏不禁詫異起來，張媽躺在地板席子上，不斷的問着，有沒有覺得，隔了一會又問，史小姐總是搖搖頭，說一些也不覺得呢，張媽便道：「大致藥性還沒有達到，辰光還早，我看上半夜沒有動靜，一定要到下半夜了。」

史小姐道：「爲什麼藥性這樣的慢呢，真奇怪這三個多鐘頭裏面，肚裏推動也沒有推動一下，按理藥性下去，雙方鬥法的也要鬥起來了，現在絲毫不覺得？」

「痛也不痛，胞漿水有哇？」

「告訴你總之絲毫不覺得，痛就來事哉。那裏還談得到胞漿水。」

「我看總要到下半夜見顏色。」

「像這個情形，下半夜也未必有顏色。」史小姐苦笑道：「真倒霉，屁股底下墊得厚厚的一疊，難過也難過煞了，如果到了天亮一些顏色沒有，這不是一樁大笑話？」

張媽聽了史小姐這樣說，倒忍不住笑了起來道：「勿會的，這是真嶄實貨麝香，阿有吃下肚一眼瞧沒顏色道理，我真也不會相信。」

史小姐倒了這時候也無可奈何，姑且換到下半夜再看情形。嘆了一口氣，輕輕回答張媽道：「我看下半夜也未必有什麼顏色，既然三個鐘頭已經過去了，按理也應該有些打動樣子，那末才會落地，現在根本同平常一樣，小囡那能叫他下來？」

張媽聽了不做聲，心裏很覺詫異，便說：「假使真的下半夜也沒有顏色，那末份量一定吃得太輕，看你身體如此結實，起碼吃到八分到一錢，也許見效，現在你只吃到三分，效力不夠，當然等於白吃了。」

史小姐這時候精神有些恍惚，也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張媽一聽她已經睡着，也就讓她去睡，不再去喊醒，不一會工夫連張媽自己也糊裏糊塗睡着了。這一對寶貨就此一覺睡到大天亮，張媽才驚慌失措的連忙打地板上爬起，伏到床上去看看史小姐，又把她下身蓋的被頭揭開一些看看，完全同平日一樣，一些血漬也沒有，什麼小囡不小囡，絲毫沒有這麼一回事。這時候史小姐給張媽驚醒了，張開眼來，看見張媽伏在床上，還以為小囡已經下來，急急問道：「阿成下來，阿成下來？」

張媽倒忍不住笑出聲來，只搖搖頭。

「阿是嚟沒下來？」

張媽又點點頭咬住嘴唇笑着。

史小姐連忙打床上坐起來道：「真在見鬼罷了，罷了，張媽，你專門做些給人上當的事，我還担了一夜心思，以為危險不危險，這真是一樁大笑話，講出去給人笑痛肚皮哩。」說着把褲子穿穿好，下了床，急急忙忙趕到馬桶上小便要緊。

張媽這時候也笑得前仰後合，捧了一個肚皮格格大笑道：「真天曉得，說我給你當上，我明明從外面打聽來的，千真萬確，那能，你吃了一些不覺得，這一定是吃得太少了。」

史小姐坐在馬桶上嘆味一笑道：「謝謝一千家，吃得太少，就是多吃也根本不會有效力，我不知你從何處打聽來的，這一樣斷命藥，倒難爲了七十多洋鈔，還吃了一個苦頭。」

張媽笑得眼淚也落了下來道：「我要是存心給你當上，天火燒，一家門死完，不過這麝香真嶺貨板靈的，也許昨天買的滑

頭貨，所以不見效，也說不定。」

史小姐下了馬桶，淨了臉，看見床上油紙，毯子，墊得厚厚的一疊，心裏就說不出恨，指着對張媽道：「趕快，趕快，房間慢一慢收拾，先把床上東西一齊搬去，我看見心裏就觸氣。」

張媽連忙放了手裏生活，趕去把床上毯子，油紙一齊起掉了，一邊道：「放好了吧，還有用的，我再去打聽打聽別樣什麼吃小因藥。據說吃小因的藥名目邪氣多，我想總有一樣靈驗的。」她把油紙折折好，放在衣櫥裏。史小姐闔着申報，無意中看見一張西醫廣告，忽有所悟道：「對了，我決意要同西醫去商量，聽說西醫有一種刮子宮打胎法，非常安全而可靠，不妨去同西醫商量了，再看情形。」當下便對張媽道：「張媽，張媽，你把我那雙皮鞋擦擦亮放在那裏，我馬上出去有事。趁這早晨風涼一些，走走一趁就回來。」

原來史小姐看看申報，見到一塊西醫廣告，觸動了腦筋，心裏想道：「打胎這一件事非要經過西醫手術不可，如果依照張媽這個土法，只吃吃藥，就作算有效，但相信危險性一定很重，那末吃無謂的苦，冒無謂的險，當時雖然不知道，過後仔細一想，實在犯不着，事體做得實在笨透笨透。」

史小姐一人想到這裏，忽然記起她還有一二個要好的小姊妹，便是從前跑貴族門口時候認得的，其中一個就是王三妹，還有一個貴族門口女老板叫蹄膀阿六的，都是很要好的小姊妹，那時候我會經幫過她們門口不少忙，我輒上第一個男朋友叫沈衡章的，也是那邊門口裏搭上的，同居了不少日子，終於意見不合，鬧分開了，這一大段往事，彷彿在眼前，但已二年過去了。自從與沈衡章同居之後，便同王三妹，蹄膀阿六一班小姊妹疏遠，現在長遠不見，不妨趁此機會去望望她們，我相信她們對打胎經驗一定很豐富，如果直接陌裏陌生上門去找西醫，也許要對你拒絕，就不拒絕也要大大敲你一記竹槓。我不是沒有西醫認得，上次替我醫治白帶那個外國醫生，本領大極了。我把這件事去託他，自己也沒有這個面子，所以甯可找陌生醫生，而由小姊妹介紹，竹槓也不會敲了。」

史小姐換了衣服，匆匆出門，一直到了靜安寺路派克公寓那個賣淫機關裏找蹄膀阿六，預備找到了她就有辦法解決。到了目的地，跳下車來，一看一如當年那個樣子，並沒有改動，按了電鈴，那扇洋門上開出一個小窗洞，裏面老媽子問找誰？史小姐道：「找你們東家太太，蹄膀阿六。」

「她還沒有下床，請你下半天再來吧。」

「你去告訴她，說我是史四小姐，她知道我的，從前我天天在你們這裏，或許你新來，勿認識我。」

「請你等一等。」便把窗洞關閉了起來。

史小姐心裏恨透，站在外面等，門口上面那盞門燈懸着，人人都知道這裏是個貴族鹹肉莊，現在我到這種地方來，多少總有些難堪，晚上人家不大注意，白天人人走過看見，惡形不惡形，幸而隔了不一會工夫，老媽子出來把門開出來了，史小姐到了裏面，真是熟門熟路，便一直趕到廂房間蹄膀阿六睡的房間裏去，只見阿六躺在牀上被裏二隻又粗又胖的臂膊伸出被外，便奔到牀前合撲在被上親熱不過的格格格一陣大笑道：「啊呀，阿姨，我這人實頭糊塗得世上少有，這許多日子我沒有來向你請安，近來你身體很好？你還是同從前一樣的胖呢。」

蹄膀阿六表示很親熱的笑道：「本來我這裏你是不會再來哉，不過吃飯總不要忘記種田人，你從前不到這裏來走動走動，也決不會搭上老沈，聽說你搭上老沈之後，小房子租在環龍路，是哇？有介事哇？」

史小姐急忙搖搖頭道：「別再去提起了吧，老早分開了，老沈毫無良心，一眼瞧沒意思，謝謝一家門。」

「什麼幾時離開的？我現在不大出門，消息沒有從前靈通了。」

「去年就離哉，其實我們租小房子也不過徒有其虛名，實際他有女人，每夜要回家，只一個星期勉強強偷出來住一夜，一個月中有時我們只不過碰頭一二次。這件事我賽過做了一場夢，提起心頭就恨，算了，算了。」

「現在，看你又有新戶頭樣子？我打聽打聽祥康里，據說你也畏遠嚙滾去，王三妹也說畏遠嚙滾看見你了。」

史小姐揀着道：「真的，王小姐近來那哼？」

「近來仍舊到這裏來走動，她抱定宗旨不同客人租房子，生活倒蠻寫意，手頭上也積了一些錢，都在我們這裏積起來的。」

蹄膀阿六說到這裏，改了語調道：「喂，你今天一早趕到這裏來，阿有啥事體，快快說。」

史小姐一時難爲情開口，臉上一紅羞答答道：「有一眼眼小事，想同你商量商量……」

蹄膀阿六一軋苗頭，就知道史小姐今天到這裏來有重大的不可告人的事情，否則無事決不會到三寶殿，又見她說話半吞半吐的，再看見她面色黃而無血色，這分明是有喜的現象，於是坐了起牀，靠在牀架子上，很關切的問道：「有什麼事來同我商量，你說，你儘管說。」

史小姐啞啞的說不出口，坐在牀沿上，垂了一個頭，面孔一會紅一會白，只是望着地板微微的笑着。

「噢，你既然來得同我商量，又爲什麼不做聲？」蹄膀阿六伸出一隻手執住史小姐手掌，輕輕撫着，表示出無限的深情，又接下去道：「我同你賽過同胞姊妹一樣，何話不可談，何事不可商量，說吧，你有何困難，總盡我阿六力量來幫助你……」

史小姐才垂了一個頭，腩腩腆腆道：「我真難爲情開口，我不知如何會做下了這一樁冤孽的事情，我睡在夢頭裏都想不到。阿姨，你的年紀長，經驗豐富，閱歷深了，想來想去，覺得這樁事還是來同你商量最妥當……」

「你說吧，說吧。」

史小姐才含羞的笑了一笑道：「我有喜了，我已經有了二個月的喜了。」

蹄膀阿六手一拍，哈哈笑道：「如何，如何，竟然給我料到，我一看見你的面色，就有八分苗頭給我軋出。那末有喜應該有紅蛋吃，爲什麼要同我商量，姑爺做啥生意的？」

「阿姨，你還同我尋得落開心有紅蛋吃，我有的是私因呢，我離開你們這裏之後，根本就沒有正式嫁人，統是搭的男朋友，不瞞你阿姨說，我的私生活自知也忒荒唐了，現在這肚裏一塊肉，究竟是啥人有的，教我也難以回報得出，我既沒有嫁人，何來

有喜，我如要不要把他打脫？」

「阿是打胎呀？」蹄膀阿六大吃一驚。

史小姐道：「我昨夜已經吃過壽香哉，可是沒有效力，小囡打不動，今天我見報上有一個西醫廣告，方才觸動腦筋，相信西醫用手術打胎，這是一定安全可靠，所以特爲來問問你，同你商量商量，想請你介紹一個醫生。」

蹄膀阿六猶疑了一下，說道：「有有有。」

史小姐聽見說有，不覺歡喜得說不出話來，雙手抱住了阿六的腳膀一抖，拉開嘴笑道：「真的，是不是真的有，你一定要介紹給我。」

蹄膀阿六正色道：「西醫認識是有的，可是他們不一定肯替你打胎，因爲這究竟犯法的事，有的名醫更不必談了，他們當然不會幹這種事，就是肯打胎的醫生，對陌生人上門來求打，他們也照樣拒絕，非有熟人介紹不可。」

史小姐笑道：「我來同你商量就是托你介紹，我早料到你的門路多，上海各方面的人都相熟。」

蹄膀阿六道：「閒話不錯，託我介紹，並且打胎的醫生我相熟的有二位，這二位本領都不錯，一位是日本醫學博士，一位是德國柏林醫學院學士，這二位對打胎都有專門經驗，我曾經介紹小姊妹去打過胎，都很安全的當場打下，當場出院，同平常人一樣，手術實頭快，本領也真有本領，只是費用太貴了。」

「我勿在乎此，我但求安全的打下，大人平平安安，就是多化一些錢，也願意。」

蹄膀阿六一邊下了牀，一邊說：「打胎是犯法律的，你是知道的，所以醫生冒犯了法幹這種有傷道德的事，他們所爲了什麼？那當然就是鈔票了。」

「當然爲了鈔票，這一點我非常明白，所以我閒話先講在前面。」史小姐看見阿六上馬桶，她又坐到床那一頭去尋了阿六講道：「我想他們也有一定章程，譬如打一個胎給行情，打二個胎給行情？」

蹄膀阿六坐上馬桶一邊撒尿一邊道：「這倒沒有一定章程，完全看你來頭，有錢人家小姐，大公館裏小姐，還有太太，少奶奶，丈夫出門去了，家裏人太，少奶奶搭了朋友，有下身孕，這事情上海很多很多，那末醫生就要敲一記竹槓，討你三千五千都會開口，可是這三千五千值不值得呢，仔細想來却是大大值得，究竟養私因的壞名譽是不會有了。據說上海這二位西醫，專門靠了打胎營業，其他病症請教他醫治的，反而一號也沒有上門，你想奇怪不奇怪？」

史小姐急急問道：「他們診所在什麼地方呢？還是你陪我去，還是你備一張條子介紹？」

「當然我要親自陪你去，一個姓楊的住在虹口，那是柏林醫學畢業的，一個姓畢的，住在馬立斯新村，那是日本醫學畢業，路近一點就作成了姓畢的吧。本領二個人都虧，前次我介紹小姊妹打胎，二個是由姓畢的打下，一個是由姓楊的打下，因為這小姊妹住在虹口的關係，據說姓楊的手術也很高明，說也真奇怪，一些不覺得有痛苦，等到小因下來，本人絲毫不覺得呢。」

史小姐聽得神往，連忙說道：「盤好盤好，三千就三千，我只要安全，太平無事，真所謂他有本領賺這筆錢，我也情願化這筆錢。我想明天就請你陪我去，總歸我永遠不會忘記你。」

蹄膀阿六打馬桶上站起身，一邊束褲帶一邊道：「明天我恐怕沒有工夫，還是後天吧，橫豎你只有二個月喜，肚皮還看不出，就是三個月也無妨，大膽放心好了。我準定後天吃過中飯陪你去就是，不過我有一句話告訴你，任何人面前不可提起，千萬千萬要守秘密，聽見哇？」

史小姐正色道：「阿姨，這是我本身的事，那末我會告訴人家，那末我準定後天吃了午飯到這裏來吧？」說着也就起身告辭出來了。

史小姐總算不虛此行，把打胎的事，已經同蹄膀阿六商量了一個頭緒，只須預備好了款子，後天一起到醫生那邊去好了。當下回到環龍路家裏，還祇上午十點鐘，張媽已經買了小菜回來，正在那裏揀着，看見史小姐進來很高興樣子，便問道：「你到什麼地方去的，一會兒就回來了。」

史小姐笑嘻嘻道：「哼，你真也不會猜得着，告訴你吧，我到小姊妹那邊去的，就是同她商量這樁事。」說着指指自己肚皮，又眯了眯眼睛，眯緊了笑。

張媽急急問道：「小姊妹怎麼說？」

史小姐道：「聽她說說極平常一樁事，沒有什麼了不得，叫我後天到她那邊去，一起陪同醫生那邊，略用手術，不五分鐘就下來了，快是快得非凡不去說它，並且奇怪的小囫下地，連本人絲毫都不覺得，這不是神醫嗎？」

「真有這種事？」張媽也吃驚起來。

史小姐恐怕張媽洩漏出去，便同她咬咬耳朵道：「小姊妹再三關照我，此事任何人面前不可以宣佈，不但本人名譽要緊，就是介紹人肩胛，醫生肩胛都很重，因為這是犯法的，巡捕房取締的，這不是兒戲呢，萬萬不可告訴別人，聽見哇？」

張媽只是連連搖頭正色道：「我有數，有數，決不會對第二個人說，我這一點進出不知道，真是年紀養在狗身上哉。」

史小姐一笑：「你幫我的忙，我總歸知道，將來我嫁了湖力生，一定帶你出國，到外國去白相相，也讓你見見海外景緻。」

「那末我靠了你史小姐的福囉，想不到我還有一部老來運哩。」史小姐聽了笑笑不做聲，匆匆回到樓上，休息了一下，一人思思量量，又想起了湖力生，心想三天沒有見面，好像隔了好幾個月一樣，不知如何，一想到他的音容，就恨不得立時立刻非要見到他不可，決意今天茶舞到仙樂斯去望望他。

史小姐一直守到傍晚，便急急忙忙趕到仙樂斯，這時候茶舞剛正開場，一看湖力生正站在音樂台上大賣其力，不覺心中歡喜起來，於是便揀了一張貼近音樂台門前的桌子一坐，吩咐僕歐來了一盃咖啡，把手裏一隻白皮包打了開來，拿出一隻香烟盒子，抽了一支煙，吸了一口，把烟頭一條直線往空中噴了出去，湖力生果然留意到了，便一邊指揮着，一邊回過頭來對史小姐做了一個眯眼，又把手掌往耳朵邊招了招，這分明就是打招呼的，待到一只音樂指揮完畢，立刻跳下音樂台，來到史小姐桌邊，雙手撇住桌緣笑道：「你……你爲什麼三天不來，我真想得你苦。」

史小姐對他瞟了一眼，嘆道：「省省吧，斷命迷湯就少灌灌，難道我不來望你，你就不能去望我嗎？」

湖力生知道史小姐有些不高興了，連忙認錯，牽牽她的手，笑道：「阿拉自家朋友，阿拉自家朋友，晏歇我同你細談。」說着，匆匆又回到音樂合上去了。

湖力生知道史小姐挺歡喜聽他的唱歌，其中要算一隻「賣梨膏糖」一個最拿手，一個也最歡喜聽，於是待第三隻音樂起奏，那個坐在最高位子上長銅鼓的，便「鏗……」一聲敲了一記大鑼，這分明湖力生的傑作「買梨膏糖」開始了，史小姐肚裏說不出的高興，認爲湖力生的歌越唱，嗓子越嫩了，大有麒麟童的作風，不過麒麟童的嗓子帶澀，遠不及湖力生圓潤，聽去交關有趣而得神，一邊是五音聯彈，絲竹陪襯，不算稀奇，湖力生現在唱的，只有一隻銅鼓，一隻喇叭，一隻凡華林三種極簡單音樂伴奏，這多少紮硬，多少不容易，尤其他那隻嘴巴唱的時候，扁法扁法，像老太婆，更覺得有趣，看見笑煞人。史小姐一臉的笑容，向了湖力生，得神極了，湖力生唱歌也側過頭來，向史小姐眉來眼去，大打其無線電。又因爲他唱這隻歌，舞客個個興奮，以致舞池裏跳的人格外來得多，一時擁擠不堪，當然都是受了他這隻「賣梨膏糖」的誘惑，紛紛跳下舞池去。史小姐待他唱到煞末一句，立刻「拍拍拍」鼓起掌來，接上四座掌聲也跟著一哄而起，而且鼓之不歇，原來還要求湖力生再唱一隻，這時候只覺湖力生堆了一臉的笑容，儘管對了四座鞠躬，表示接受諸位盛意，立刻面孔向了裏，指揮棒空中一指，接下去唱的是隻「王老五」。坐在史小姐旁邊台子上有一對男女，男的批評道：「湖力生唱來唱去這幾個老調，都是上海過時貨，他捨來大唱特唱，未免過於炒冷飯了。」女的便說：「雖然炒冷飯，湖力生唱來自有其噱頭，聽來並不惹氣，我還是要佩服他。」男的道：「聽說湖力生自有一批女客人，大對其胃口，表示好感，據我知道，湖力生挺貪是女色，邪氣歡喜女人，來者不拒，而且大半是舞女，小半是公館裏小姐，少奶奶，姨太太，名目真多哩。」女的嘆味，笑了起來，責問他道：「這不怪事，你怎麼知道這詳細？」男的道：「我又不是木蟲，小報上差不多天天對他有攻擊的文字，這是公開的祕密了，跑跑跳舞場的個個都知道。」

史小姐偷聽到這裏，頓然心裏撲撲的跳，回過頭來朝旁邊一桌上客人望望，可是並不相識，史小姐還以爲這話是對她發

的，假使湖力生的私生活真的如此浪漫，那末我拚了命追求他，把一顆赤心去寄託他身上，這無異是緣木求魚，這無異是飛蛾撲火，還不是自取滅亡，做的笨拙的事嗎？

史小姐想到這裏，一顆心頓然寒了起來，可是她還有一線希望，稍稍安慰的。這旁邊一個男客也許是造的謠言，故意破壞人家，因為只聽他片面之詞，真憑實據自己沒有看到，我決不能貿貿然取信，不過外邊既然有這謠言，我以後更加要把他約束得緊些，再看他如何態度對付我。

史小姐當時就滿腔心思，一時無從排遣，覺得做人做得麻煩死了，爲什麼世上不如意事竟會這樣的多。這旁邊桌子上的客人談話，如果不聽見倒也罷，眼眼頭句句給我偷來聽得，他爲什麼不背後說湖力生的好話，偏偏指謫他的壞處，這好像是對着我講的，思想起來，也是椿滑稽事情。

好容易守到茶舞散場，一同陪着湖力生來到五味齋吃夜飯，在三樓一間火車座中，史小姐把外邊帘子拉了拉上，兩人在裏面邊吃邊開始談判起來。

「密司脫湖力生，我始終還是不甚贊成你這一個脾氣，人家一往情深待你，可是在你好像漠不關心的，不放在心上，你知道這幾天我不來望你，爲的什麼原因？」史小姐說一句，批一批嘴唇，好像責備着他，心裏恨他又愛他。

湖力生賊忪嘻嘻道：「對勿起，對勿起，你今天不來，我本預備明天要去望你了。」

「嘿，現成風涼話就少說說吧。我三天不來望，你其中一天是特爲你置辦一切傢俬，你不是答應住在我家三樓嗎？現在替你統佈置好了，只須請你搬進來，我是化上好幾千塊錢爲你辦的一房間摩登木器，以後你要是住上二個月三個月就搬了出，我真爲你活活氣死……還有二天不來望你，因爲病了，你看我這隻面色，多未黃而瘦，現在幸而可以起身，能够來望你，否則我病在牀上，就是危險萬分時候，你也根本沒有知道……」

湖力生故意吃驚道：「當真你生過病……」

「難道我說謊不成？」史小姐瞟了他一眼接下去道：「我想你本人不來，也應該打個電話過來，連電話一個也沒有，棘手真也棘手，這都不去說它。不過我始終看不出你對我有一種真情流露，我總歸對你有些不大信任……」

「請你放心，我決不會答應了你而不搬到你府上道理，準定這個月底搬進來就是。你要知道我們西洋男人的性格完全與中國人不同，有的地方非常粗心，沒有你們中國女子彎彎曲曲都能够顧慮得到，這一點要請你特別原諒。」

史小姐含笑說：「你要我原諒，我當然能够原諒你，不過我有一句話要問你，究竟有沒有這樁事……」

湖力生不待她說完搶着道：「什麼事，什麼事？」

史小姐笑嘻嘻道：「我聽得外面有許多人說你在上海搭下不少女朋友，什麼舞女也有，小姐也有，姨太太也有，像部垃圾馬車，並且有一張報紙上差不多天天刊登着攻擊你的文字，說你是隻採花浪蝶，不客氣簡直說你是個淫棍，你憑良心說，有沒有這件事？」

湖力生聽了史小姐的話跳了起來道：「這完全是外邊一種謠言，你是一個聰明人，如何也會去輕信它？」

史小姐道：「並不，只是說的人口口聲聲咬你是事實，好象親眼目睹的，要是我同你無甚關係，那末造謠的人儘由他去造，與我絲毫不相干，只是我對你寄以深切期望，當你是我理想中的伴侶看待，你想，我聽了外面對你這種飛長流短，心裏多少難受……」

湖力生急急道：「我拿人格担保，下個月我住到你府上就可以知道我的私生活情形，是不是一個放浪的人，這種謠言就可以不攻而自破。總而言之，實則實，虛則虛，我自問並沒有什麼對不起地方。」

史小姐靜默着不做聲，這時候夜飯已經吃好。一枝牙籤塞在牙齒縫裏剔着，說道：「那末你準定月底搬到我那邊去呢？三樓已經替你安排好了，打掃得非常清潔，張媽把地板用蠟打得同舞場裏跳舞地板一樣光亮，我因為身體不舒服，不則到公司裏還替你買幾件文具同擺在案頭的擺飾品。」史小姐說一句眉目之間自有一番感慨的情調顯露出來。到了後來，便嘆上一

口氣道：「總之我在一日，巴望我們的情感永遠維持下去，同時把你安排得妥妥貼貼，你是一個異國的人，老遠幾千里來到我們中國，舉目無親，如果沒有一個人能誠實的照顧你，想來你的身世也很淒涼，你的年紀又這樣輕，我佩服你們西洋人真有勇氣。」

湖力生笑道：「這就叫解決麵包問題，你們中國正是我們西洋人一個好去處，遍地黃金，俯拾即得，尋錢極其容易。同時你們中國女子比我們西洋女人富於情感，尤其我對密司史可說是一個中國標準多情女子，我有了你，可以永遠終老中國，不作回祖國想了。」這幾句話打動了史小姐心坎，却說不出歡喜，果然史小姐接上笑道：

「你能够有這種思想就好哉，我死了眼睛也閉了，只怕你口是心非，當了我面前說這樣的話，當了別個女人面前也是說這樣的話，誰又會知道？」

他們兩人這一次談判結果，非常的滿意，本來湖力生原是個搭禿子大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無不把幾個女性弄得昏迷七沖，自然然而跌進他的圈套，何況史小姐是反而來追求他的，當然拖車同龍頭一接就上了。

兩人打五味齋回出來，已經九點多鐘，湖力生急忙趕到仙樂斯去指揮樂隊的事，臨別史小姐叮囑他道：「你今夜舞場打烊，到我家裏去，我領你看三樓房間佈置。」

「好好好，我一定來。」

「我在家裏等你，十一點鐘打烊，十二點鐘你總可以到了。」史小姐同他握握手，有點依依不捨，說道：「我本可以陪你到十一點鐘打烊，一齊到我那邊去，不知如何今夜精神很不好，我想早些回去休息休息，你準定來吧。」便兩下分手了。

史小姐回到家裏，便告訴張媽今夜晏一些睡覺，十二點鐘光景有客人到家裏來。張媽便道：「十二點鐘已經半夜了，那裏還有客人到這裏來？」

「我這樣關照你，當然有客人來，多問什麼的？」史小姐平日待張媽很和氣，講話總是輕言細語，從不以爲我是個主人，你

是個底下頭娘姨，絕不存下一絲主僕成見，可是今夜情形兩樣，張媽問她這半夜裏那會有客人來，這也是句平常的話，史小姐就面孔一板，惡聲對她，接上就冒出火來道：

「你們做娘姨的挺挺開心是夜飯一吃馬上瞞覺，百事可不問，有人敲門，明明聽見也裝做不聽見，我每天看見你下午總打一箇瞞充，爲什麼還是瞞不醒，一個豬癡胚！」

張媽大吃一驚，以爲你外面受來的氣，出到我頭上。當然有些不服，稍爲輕輕辯駁一二聲，真像蚊子叫，不料史小姐已經聽見了，這一來非同小可，肝火往胸口直冒，台子一拍就罵：「什麼話來，張媽，你可以背後吱哩罵人嗎？要罵當場罵，當照面罵，老實告訴你，這裏你情願做就做下去，不情願做，到了月底另請高明，我決不會挽留你。難道娘姨是少了寶，無處去覓訪，真瞞扁你枯郎頭哉，氣數真氣數！」

張媽到底年紀長了，涵養功夫很深，她聽了史小姐這幾句話，忍氣在肚裏，心想過去主人待她很不錯，今夜一定言語之中有了誤會，那末我就原諒她，決不同她頂山頭，相罵淘氣本是常事，只要一個不做聲，也就相安無事了，張媽於是急急忙忙離開了房間，到樓下去了。到了樓下心裏好不氣悶，真所謂無緣無故受了這一頓不白之冤，心想史小姐突然一反平日面目，也許不是好的預兆。老古話：「其人平日惡的，到了快死，突然會改善起來，平日善的，突然爲惡，那末臨死日也就不遠了。雖然迷信，倒是真有其事。張媽吃了這裏的飯，只好受這裏主人吩咐，便坐在客堂間裏等門，不得睡覺。

那裏知道等門一直等到十二點鐘，一點，二點，還是沒有客人光顧，張媽真有點疲倦起來了，得不到樓上去看看史小姐，睡沒有睡，到得樓上一看，只看史小姐靠在沙發裏也睡着了，張媽不敢去驚動她，在床上拿了條毯子，替她輕輕蓋在身上，別給她受了寒，這已經是深秋了。

這一夜湖力生就根本沒有到史小姐家裏來，原來他早投到別個女人懷抱裏去了，史小姐却一往情深的守候他，以致和衣睡在沙發裏過了一夜，還帶累了張媽，只睡得頭二個點頭就天亮了。第二天史小姐一覺醒來，雙腳麻木得一些動彈不得，勉

勉強強移到床上躺下，可是一夜來受足了寒氣，又加了苦苦相思着湖力生昨夜又爲什麼失約，會不會半夜裏在路上出了意外。或者戒嚴到行裏去了，她癡心夢想他來，把頭腦子都想痛了。因此身體更覺難受起來，彷彿要有一場大病模樣，正在這當口接了蹄膀阿六一個電話，催她趕快到派克公寓裏去，以便同到醫生那邊去商酌打胎手續。

史小姐手裏接了這個電話，一時有些手足無措對了話筒道：「阿姨，阿姨，我想改了明天吧，因爲我今天身體有些不大舒服，好像要有大病樣子。」

蹄膀阿六在電話裏答道：「好好，不一定明天，就是多隔幾天也沒有關係，只要不要超過三個月以上，因爲超過了三個月以上，不但有了肚皮，平面同側面都能够使人家注意，而且醫生在手術方面也比較麻煩些，他更要敲你一記呢？」

「曉得，曉得，準定明天好些就到你處，我一決不會給他超過三個月，要知道我心裏邪氣焦急哩。」史小姐握緊了話筒，連講話都有些顫抖，蹄膀阿六也就把電話掛斷了。

史小姐重回到床上躺下，一人解開褲帶，露出下腹，自己用手撫撫圓圓的凸出，覺得比前幾天又大得多了，起初真叫沒有留意，不去疑到這一層，自經張醫生從脈搏裏搭出，果然有些異樣，這分明就是懷孕現象呢。我這個人真叫糊塗透頂了。到了午飯過後，人又舒服起來，身體這一向日子來很奇怪，一歇好，一歇壞，時發時癒，像有病又像沒有病，一張嘴饞是無可再饞，早知道這都是懷孕暗示了。我因爲第一次拖身體，這些都沒有經驗過，也難怪不知道，說出去真叫人笑歪嘴巴哩。

一會，她想來想去好像有一種事沒有做過，一時却又想不起什麼事來，無意中又跑到三樓去，這三樓一個房間佈置得比二樓更清潔無比，心想湖力生來到這裏，一定歡喜得說不出話來，我只要他心裏歡喜，只要一顆心向了我，我的願望已達，今生也就算了，決不再作他想，史小姐坐在那張空床上，思想想，方才想起一樁事沒有做，就是那寫字台上，桌上，床前夜壘箱上，梳妝台上，都是光光的一件擺飾品也沒有。於是急急回到二樓，帶了鈔票，也不告訴張媽出去買辦東西，便匆匆忙忙走了。一直到傍晚才回來，大包小裹，黃包車替她搬進來，放滿了一台子，史小姐吩咐張媽道：「統統搬到三層樓，一包一包拆開，我來按排

好了。」

原來史小姐辦的東西煞費一番心機，寫字台上那座大理石筆盤，化了三百多元。按置台上，確實精緻而大方。她知道湖力生是個修飾的，單那梳妝台上各式各樣化妝品統辦到，一樣一樣排列鏡子上面，任他隨意取用。那個小桌上，一支重花玻璃瓶，同一隻立體烟缸，也別緻得有趣，還有夜華箱上一尊音樂大家貝多芬的銅像，這分明祝頌湖力生將來也有貝多芬的成就。足見史小姐辦這幾樣東西，都富於含蓄，而又迎合意中人心理的。可是張媽看在眼裏，就一肚皮觸氣，心想：有啥犯着，做些想不穿的事，真所謂癡心女子碰着負心郎，看這位外國人會不會住到你這裏來，我就冷眼旁觀好了。

史小姐把三樓房間安排好，心想：這樣總對得起湖力生了，要是他不來住，或一條心依然不向了我，那末我也唯有把他出於放棄一途，樂得看穿一些，當真世上的男人少了寶，我一定去轉他念頭，我姓史的沒有這樣癡心，沒有這樣的笨拙……史小姐一人這樣望前想一陣，又望後想一陣，終認為湖力生這個人私生活一定非常浪漫，在舞場裏偷聽來的對他不滿的輿論，恐怕不全是非謠言，我姓史的雖然沒有親眼目睹，但有許多事實不必需要目睹，相信他為事實。

史小姐想到這裏，以為他昨夜明明答應來的，又失約不來，那末今夜我不到他舞廳裏去，看他會來不會來，就可以試出他是不是腦子裏有下我這個人影子，從這一點上他的真面目就可以看出一部份來的。夜飯過後，張媽泡來一杯紅茶，史小姐看見茶葉統浮在面上，又是把張媽一陣罵，說水沒有煮沸，就來煞不及沖在盃子裏，茶葉發不出，這種陰陽水吃壞肚皮，其實水安有不會煮沸道理，因為紅茶的茶葉，不一定水沖下立刻就會張開的。張媽一句也不做聲，忍受肚裏，心想你這二天脾氣大變，看你變到幾時，無非象牙筷攀我雀絲。總之，決意忍在肚裏，做到這個月底走路，為數也沒有幾天，本來我現在就可以火一冒，馬上鋪蓋一捲滾蛋，老實說出去不一定會餓死，兒子也老早出道了。史小姐罵了幾句，看見張媽一句不做聲，也就自罵自歇，一人上床睡覺去了。這一夜湖力生又竟然不來，史小姐躺在床上輾轉反側，一夜不會合過眼皮，聽聽下面有沒有人敲門，也始終沒有聲音，眼睛張直到了下半夜，房間裏電燈也通夜開到天亮，這分明就是告訴了外面來敲門的人：我還沒有睡呢，等候着你呢。可

是史小姐聽見敲過一點鐘了，料到湖力生不會再來的了，方始嘆了一口長氣，手拍拍床沿道：「噫，算了，算了，我決意明天去到醫生那邊去打了胎，把肚裏小囡卸了，就一身輕，再當面去問問他，對我究竟有沒有意思，爽爽氣氣說一句，免得我日日夜夜一顆心吊在他身上，太沒有意思了！做人做到這一步，拿熱氣去換人家冷氣，這不是我姓史做的，也沒有倒霉到這一步。」史小姐眼睜睜竟然望到天亮，聽張媽樓下收拾，又到樓上來收拾，聽她自來水上沖痰盂，洗拖箕，一些粒屑聲音都能够細細聽到，她又看太陽晒上紗窗對過的紅牆頭，由一條線，一些一些闊起來，濃起來，終於伸展到房間裏來了。這時候史小姐反而心靜如水，決意下了樓，梳妝梳妝，吃了早點，把皮包裏放了三千元鈔票，另外寬帶了一些，也許不夠的，臨時出門對張媽道：「我到派克路小姊妹那邊去，有人來找我，叫他留下一個字條好了，告訴你話，別再老糊塗，擺一點心思在身上。」張媽對她點點頭，心裏氣得說不出話來，待史小姐走出大門，她把門關上，才一人大發牢騷道：「家運氣數！家運氣數！史家出了這一個爛污貨，真正現世，外面受來的氣，儘管出在我頭上，我張媽不是你一個出氣筒，冷粥冷飯好吃，冷言冷語難受，下個月我要是再做下去，我張字顛倒寫，也沒有一變就變到這個地步的，搗那個娘格臭鴨蛋！」

史小姐趕到派克路蹄膀阿六那邊去，俾一同到醫生那邊去打胎，不知如何在車子上就眼睛跳得很厲害，她覺得眼睛跳一定有大禍臨頭。肚裏詫異得了不得，便把這隻跳的眼皮用手揪住，不許它再跳，待放了手，照樣又跳起來。史小姐到了蹄膀阿六家裏，見了阿六，一手指了眼皮，第一句就道：「阿姨，真詫異，今天這隻眼睛跳得真厲害，不什知麼緣故？」

蹄膀阿六道：「眼睛跳這是血脈不和，根本又沒有關係，迷信攀談，當然說有大禍臨頭，不過我不相信這些話。」這時候阿六早飯也吃過了，本想邀三隻脚一桌麻將開始，恰恰史小姐到了，於過急急忙忙拖她到了房間裏問道：「怎麼樣，是不是現在就陪你到醫生那邊去？」

史小姐道：「我現在來就是託你這件事，你昨天電話裏說過幾天沒有關係，只不要超過三個月以上，其實我那裏會給它超過三個月的，心裏真是比什麼都急。」

「那末你錢帶了沒有？」

「帶了三千元，我想你講講交情，或可便宜一些，如果一定不肯，他說多少就依他多少，我決不計較。」史小姐一邊說，一邊手掩着眼皮，因為中間停了停，現在又跳得厲害起來，她愁急說：「真說詫異，眼睛又『撲撲撲』亂跳，不要真的今天大禍臨頭。」

蹄膀阿六不把眼跳不眼跳的事放在心上，說道：「當然，講講交情，五百一千也沒有定規，這原是黑門生意，完全看來的人身價，我說你說史公館裏小姐，他開口至少五千，因為你史家上海大族，無奈名氣太響了，我只須說你是我莊上小姊妹，因為怕生育之苦，所以還是早些打打它，那末他就不能獅子大開口，其實化五百同化五千，一樣是這些手續，一樣是打下。」

史小姐笑道：「我就假充你們莊上小姊妹好了，我的本意並不是省錢，要是你說出史家，我就心裏嚇，只怕傳出去難聽極了，我自己荒唐，才弄得這個地步，可是還要替我爹爹遮遮面子，替我二個哥哥遮遮面子呢。」

「那末我對醫生說你姓張好了，絕不提起你本姓。」蹄膀阿六一邊便換衣服，換鞋子，又鄭重其事道：「史小姐，我不過有句話對你說，章醫生打胎，他是用最新式割子宮打胎法，安全果然安全，不過這終是件危險事情，我可不負這個責任，你自己要擺定宗旨？」

史小姐拍拍胸脯道：「自然，自然我老早擺定宗旨，過去你介紹打的個個都好，難道挨到我頭上就不好，決決不會，並且醫生賺得這錢，上得來手，他決不是兒戲。」

「好，那末我現在就陪你去。」當下蹄膀阿六陪了史小姐出得門來，喊了二部黃包車，直達馬立斯新村章醫生診所。兩人到了馬立斯新村，下了車，七轉八彎才把章醫生診所找到，蹄膀阿六上前按了電鈴，只見那扇玻璃門裏走出一個老媽子，把門開了一條縫，半個身體在裏面，輕輕問道：「小姐，你找那一個？」

「你們章醫生在家嗎？」

「請問有什麼事？」

蹄膀阿六對她微微一笑：「我有一些小事情拜託他，這裏我來過二三次了，同你們章醫生向來相熟的，請你放我進來，勿礙的。」

老媽子才放心把門開直，領了她們到會客室裏坐下，又問道：「請問兩位小姐尊姓？」

蹄膀阿六笑道：「你告訴章醫生，說派克公寓蹄膀阿六找你，他就知道了。」

老媽子到了樓上重又回下來道：「請你們稍坐片刻，章醫生還有一個客人沒有走，我已經告訴他，知道了。」

於是蹄膀阿六同史小姐兩人坐在會客室裏守候着，老媽子又授了二支香烟，端了二杯茶，史小姐四邊張張望望，覺得這個地方要是陌生人來找，真也找不到，七彎八轉的，門口又沒有懸着章醫生招牌，只單一個「章寓」到了這裏一些也看不出醫生診所派頭，同一個平常人家一樣。史小姐問蹄膀阿六道：

「阿媽，這真真不像是個診所，要是你不領我來，我死也不會敲門進來，上海灘上自有這許多奇奇怪怪事情，出於我們意料之外的，打胎居然還有專門打胎的醫生？」

「他這真雖然難找，可是知道的人很多，大都是公館裏小姐居多數，打胎這生意真是好交易，一個月只做一號已經開銷够了，如做二號三號四號都是賺頭，況且他這裏因為地段中心，手術高妙，差不多三隔二天有生意上門，一個月總賺賺好幾萬，上海灘上真是無奇不有，養私因也會這樣的，而且來到這裏的都是有錢人家，作學真作學。」

史小姐聽到這裏，忽然面紅耳赤起來，便推蹄膀阿六道：「够了，够了，別說了吧，我越聽越觸耳。」

正在這當口章醫生打樓上送客下來，那個客人穿的元色紡綢長衫，手裏拿了一把老長的油紙扇，濃眉大眼，一面孔殺氣騰騰，只是經過會客室打門外走出去，章醫生在後面送着，老媽子便搶在前面開門。章醫生送她到了門口一鞠躬而別，然後回進會客室照呼蹄膀阿六笑道：「啊呀，長遠不見了，你近來生意很好？」

阿六便站起身介紹史小姐給他道：「這位張小姐，是我們莊上新來的小姊妹，今天有點事來拜託你……」

這小姐只好心裏默認姓張，默認是阿六莊上小姊妹。於是笑嘻嘻起身對章醫生鞠了一躬。

章醫生看見史小姐的肚皮，已經料到來的原因，便對阿六道：「來來，請到樓上來，我問你。」自顧到樓上去，阿六便跟在後面，待到了樓上，章醫生面色很難看道：「阿六，阿六，你知道剛剛我送他出去的是個什麼傢伙？我給他敲去三千元竹槓。」

勝蹄阿六大吃一驚道：「什麼？給他敲去三千元竹槓？」

章醫生把拳頭在桌面上擊了一下，氣憤萬狀，面色十二分難看，嘆了一口長氣道：「算了，算了，不知什麼人洩漏了消息，剛剛那個傢伙是本段地界一個著名流氓，他居然告訴我姓什麼，叫什麼，住在什麼地方，他來拿這三千元開銷，還問我是否願意。如果不願意，他儘可不要，那付吃硬態度，直教你阿六看見，也氣傷心……有什麼話說？」

「那末你總走漏了消息出去？本來流氓打聽了你做這種生意，挺是個敲竹槓機會，你外面到底有冤家沒有冤家？」蹄勝阿六代爲愁急起來，眉頭蹙緊了，又拍了一拍桌角道：「噯，你爲什麼他開口三千，你就答應了三千？」

章醫生氣得面色格白，靠在沙發裏道：「我沒有這樣笨蟲，他開口三千就答應他三千，你真料不到他的心狠，你可知道他開口要我多少？」

「總不會要三萬？」

「嘿，他竟然開口討我三萬，他說我每個月生意邪氣好，統扯每日有一個婦人上門來打胎，那末至少三千元一個，一個月就有九萬元進益，現在分三份之一給他，也不爲過，這三萬元如果不願意在他們面上化用，他們決不會強要，只是你這個生意就不會給你這樣安逸，不是封你門，就是捉你人，小焉者封門而大焉者捉人，判處死刑，他叫我走二條路，一條是生路，就是捧出三萬元。一條死路，就是他立刻代爲報捕，也許十分鐘內手銬扣起來。阿六，你想想，我一時真給他弄得焦頭爛額而他那付吃相，剛剛走過，你是看見的，多末可怕，完全是個強盜坯子，於是我再三同他講交情，總要幫幫忙，大家都是中國人，你今天上來，我總歸給你撐足面子，決不與你爲難，你說我每月有九萬元收入，這完全是謠言，絕非事實，何況上海私營打胎醫生，不是我一人，據

我知道，一共有十五人，散佈上海。總算橫講豎講，由五百元加到一千一千五，二千二千五，三千而他步步下跌，才接受了三千元了結，雖然三千元小事，但此風一開，以後就受累無窮，他不時可以來攪不明白，我這生意還可以做嗎……」

蹄膀阿六尋思了一會道：「章醫生，不過話要說回來了，你這錢譬如買長錠燒給他們，你就譬如一個月中少接一個生意，只好打這算盤，那末就担保不會出事體了。」

史小姐在樓下等得不耐煩起來，有些火冒道：「阿姨阿是死在樓上勿下來哉，恨得來。」

可是史小姐在樓下會客室裏儘等了好一會，依然不見蹄膀阿六下樓來，心裏恨是恨得來，又不便貿貿然趕上樓去，心想她們究竟談些什麼秘密，介長遠辰光，可不要把我史家底細都告訴了他，那末真是一個十三點了。

其實蹄膀阿六在樓上原是章醫生尋着她，他爲了被敲三千元竹槓，說長道短的講之不休。然後他們才談到史小姐打胎的事上來，阿六道：「章醫生，算了吧，三千元敲也敲去了，毋庸再放在心浪，世界上金錢尋不完的，只要去了會來，依然給你補足就好。說起今天我介紹你一個生意，就是樓下那個張小姐……」蹄膀阿六說到這裏，把聲音壓低來：「我同你講老實話，其實她並不是姓張，她姓史，上海史家你不知道不知道？」

章醫生側着頭，想了一回道：「不仔細。」

「噢，上海史家你都不仔細呀，鼎鼎大名，她的老太爺是個外交大官員，紅得發了紫，二個哥哥也是大官員，噢，你爲什麼會不知道？」

章醫生經阿六一說，方始明白，連連點頭笑說：「對對對，那末史小姐是不是有了身孕？」

阿六道：「爲了她怕舅史家的面子，故意說是姓張，其實她今年恐怕已經有念五六歲還不會出窠，可是真是一個小胡講的人，七搭八搭，說來話長。現在問你，我介紹來打一個胎，噲行情？」

章醫生伸了一隻手，五個指頭做做。

阿六道：「阿六，你枉爲同我老朋友，你阿會聽見過有五百隻洋打一個胎？」

章醫生馬上呵呵大笑：「阿六，你枉爲同我老朋友，你阿會聽見過有五百隻洋打一個胎？」

「起碼起碼五千，這是你介紹來面子，別個上來沒有八千七千休開口，現在藥本重，鈔票又不值錢，我情願拿從前五百，日脚好過，不願現在拿五千，生活艱難，你開鹹肉莊，客人做一個夜廂，當然也跟從前漲價了，這是一律情形，一張百漲，何況我還冒下這個危險，如果真的破了案，真所謂剛剛那個流氓講的，判處死刑，我不是不明白，這是的的確確事實，三千元竹槓只好讓他去敲。」

阿六道：「够了，够了，廢話一大泡，不過我介紹來的你無論如何用便宜些，這也是我介紹人面子。」

章醫生搖搖頭笑道：「我已經賣你三千元面子，不然史家真是上海有錢大公館裏小姐，討她九千搭一萬也不算小，她也是要打的，所以你不必爲她打算，你應該幫幫我忙。我吃這碗飯，賺這種銅錢，老實說也是絕子絕孫的……」

「那哼，章醫生你的心近來何其狠，說五千一定要五千，金口，你不是金口？」

「錢根本又不要你阿六拿出，這分明是割我的皮，你假使要拿回佣，我可以打一個九折，你到手五百元，好吡？」

阿六啞了章醫生一口道：「我來拿你回佣，真要死快哉，三五百元勿在我眼裏，謝謝一家門。」

「那末你回佣不拿，我只收她四千五好了，這個回佣的錢，省在她頭上好了。」

阿六預備再同章醫生討價還價時候，樓下那老媽子趕上樓來對了她道：「太太，樓下那個小姐，請你下去，等得很心焦，她要走了……」

蹄膀阿六對老媽子道：「曉得哉，你關照她。說我馬上就下樓。」老媽子便下樓回報史小姐去了，這裏章醫生對阿六道：

「現在你再要叫我便宜，我實在無從再可便宜，真不瞞你阿六說，我們吃得這行飯，開出價銀並沒有討價還價，只要手術

特別認真，把細，這是最要緊，否則你錢出得我少了；我心中老是不高興，也許手術上一個疏忽，因為心境關係，這是難免的，所以你別的地方儘管替她挖打，節省，對打胎上的費用，還是不要做人家的好，我歡喜老老實實。」說着翻門診簿給阿六看道：「我沒有一號三千元打過一個胎，你不信看簿子。」

阿六沉思了一下道：「我只肯出三千隻洋，你答應不答應隨你便，你別這樣扯足了風蓬，咬煞四千五，只要我下次多介紹幾個生意上來就好了，難道我阿六這一點面子不賣？」

「笑話，笑話，我要是不賣你面子，閒話早已告訴你了，至少開口八千，現在廢話少講，史小姐在樓下已經等到得心焦，你下樓去一言爲定，問她四千願不願，一邊付款一邊就開始動手術，不願，那末你叫她另請高明，或請你另外介紹一個醫生，都囉沒關係，生意各人各做，如果叫我三千元打一個胎，甯可自相。」章醫生講話爽裏爽快，一刮二響，說罷便跑到另外一間，抽了二支香烟，分一支授給阿六，呼了一口，便往那隻大沙發裏一坐了下去，一雙腳旁邊矮凳上一擱，拉開嘴巴笑道：「阿六，阿六，真的，你們莊上近來阿有新人材，我來做一個夜廂，聽說有幾個電影明星，你們莊上常常跑動，阿有其事？說起你們莊上王三妹，我見她頭頂大了，此人風騷入骨，見她一笑，就起淫心，我做過她三次，在她身上化過三千三百隻洋，這許多日子不到你們那邊的原因，就是她逼我買鑽戒，我嚇得不敢見她的面……」

蹄膀阿六揮揮手道：「去去去，同你一本正經商量事情，你七拉八扯的，是不是三千一定不肯做？」說着面孔一板。

章醫生恐怕阿六動氣，只得三千就三千接受下來，阿六立刻趕下樓去，史小姐看見她，心裏只是火冒不出，一把扯了她道：「這麼長的時間，你到底講……講些什麼，我還當做你在樓上打瞌睡勿下來哉？」

阿六對她眼睛一飄，坐了下來道：「見人挑担不吃力，我是爲了你的事呢，你知道章醫生開口要多少？」

史小姐道：「我沒有來打過，如何會知道？」

「她開口八千，你想吃性狠不狠，不過近來藥本昂貴，這生意危險性又重，他說也是做一天算一天了，因爲是我介紹來，也

不好不接，並且剛剛又被流氓敲去三千元竹槓，這是的確確實實？」

史小姐心裏大吃一驚：「八千……那末講到結果？」

「講到結果，算打對折，四千元妥當，不過你只帶得三千元，還缺一千元，我已經代你付了，你現在付我三千就是，這已是天大面子。」蹄膀阿六從中介紹上却狠一狠心，措了一千元的油，她心裏以爲這措了章醫生的，並不是措中小姐的。她接了三千元鈔票，對史小姐道：「我替你墊一千元，你回到屋裏，慢慢派人送還我好了。」

史小姐橫感謝，豎感謝，說是代墊一千元，今天回家就吩咐張媽送上門，決不誤事，當下阿六便領史小姐上樓，付了款子，阿六道：「章醫生，你收了款子也不必開什麼收條了，大家都是相熟的。」其實本來是沒有收條，阿六從中措一千元油，他們雙方絲毫沒有知道。

章醫生收了錢，鎖到賬台旁邊那隻洋箱裏，對史小姐道：「張小姐，你是不是預備現在就動手術？」

史小姐聽見現在就動手術，早嚇得心「撲託撲託」的跳，面色也頓然蒼白起來，嘴唇皮也變得烏黑了，講話有點顫抖，她對章醫生點點頭，表示就現在動手術吧。蹄膀阿六旁邊看見史小姐面孔轉了色，便安慰她說：「你不用怕，你要始終信仰章醫生，他有絕對的把握，使得你安全的把肚裏一塊肉打下，他不是第一次打胎呢，他有多年的豐富經驗了，你放一百念四個心，不必嚇，聽見哇啦！」

史小姐點了點頭，強笑道：「我不嚇，我始終相信章醫生。」可是她嘴上雖說不嚇，心裏却恐怖得不能再恐怖了，手脚都在發冷發抖起來了。

章醫生這時候按了按電鈴，把老媽子喊上樓來，吩咐她道：「任何人來找我說不在家，推說出診去了。」老媽子答應了一聲，也就下樓而去。章醫生對史小姐招招手，叫她跟他到裏面一間，於是史小姐便跟在他後面到了裏面一間密室，蹄膀阿六也打算跟進來，笑道：「倒底如何打法，我也沒有見過，我可以進來見識見識嗎？」

章醫生連忙拒絕她道：「對不起，對不起，別的可以參觀，手術間任何人拒絕參觀，請你外面白相一觀吧。」

蹄膀阿六一張嘴便堵了起來說道：「謝謝，你拒絕我進來，我真也不願意參觀，這怕人勢勢的，看了觸霉頭。」便回到外面沙發裏靠着了。

章醫生領了史小姐來到這一間密室，一看四邊佈置非常特別，斗小的一間，沒有窗洞，四壁綳的白布，邊頭有一具玻璃櫥，裏面放着雪亮的手術上用的刀叉，玻璃瓶，藥水棉花，布，杯盤，室的中央放着一張半人高的手術用的克羅米鐵床，頂上一支反光燈射了下來，史小姐這時候眼皮不跳了，倒是一顆心跳動得厲害，而且還感到一陣一陣心口頭發虛，吐出酸水來。她看見章醫生穿上一件白竹布外衣，鈕子鈕在背脊後面，這是醫生穿的衣服，於是就開始在那個自來水龍頭上洗手，這時候外面又走進二個年青女子進來，隨手把室門關上了。史小姐看見她們二人一進來就穿上白外衣，方才明白這二個女子是章醫生的助手，果然章醫生一邊洗手一邊吩咐道：「你揀一支新針頭來用吧，老的統鈍了。」章醫生這一番洗手工夫，也足足佔了二十分鐘之久，待洗好，復又套上消過毒的橡皮手套，接上二個女助手也洗起手來。

章醫生一邊找針藥，一邊隨口對史小姐道：「請問你有多少日子身孕了？」

史小姐道：「大致二個月還不會到吧？不然我還沒有知道拖了身體，那一天生病，請了一個醫生看病，方才從脈搏裏搭出，說我有喜，我一派身浪來的日期的確有冒二個月沒有了，同時感覺到頭暈，泛嘔，口饑等等現象……」

章醫生道：「當然，當然，這一定是懷孕，你已經有了二個月出頭，爲什麼不早些日子來？」

「我沒有知道你章醫生這裏能够打胎，還是前幾天阿六姊對我說起，才託她介紹。」史小姐說到這裏，看見二個女助手捧出一盤雪亮的刀叉，放在那火酒爐裏，一經過消毒，於是她怕得又發起抖來，急急拖了章醫生問道：「請問用……用的如何手術？」

章醫生笑了一笑，壯她的膽道：「沒有什麼手術，很簡單一樁事，你不必怕，大膽放心好了。」說着吩咐她把旗袍脫下，旁邊

那個女助手便上來替史小姐解開旗袍鈕扣。史小姐不要她解說道：「我自己來，我自己來。」

史小姐一邊解鈕扣一邊手在那裏發抖，終於把外面一件旗袍脫了下來，露出裏面襯裏短衫，下面一條短褲，那雙炒米色長統絲襪一直穿到兩條大腿上面，章醫生看見史小姐手脚有些發抖，便問道：「你嫌冷嗎？」

「不。」史小姐搖了搖頭。

「那末請你躺到這張手術床上來吧。」

史小姐硬了硬頭皮，上了床，仰天躺着，章醫生吩咐女助手把她下身剝去，絲襪也脫了，變了一個半裸美女。旁邊助手端來一盆水，肥皂，替她擦着肚皮，同二條腿的跨下，揩乾了後，又用鋒利無比的剃刀，將她的……一些一些統統剃除，使她清潔無比。像玉一般可愛，史小姐沒有辦法，只得由她們去擺佈，只把手掌掩了臉，怕羞極了。她現在靜待着章醫生什麼手術做出來，一些不怕了，她知道怕也無益，還不如聽天由命。這時候章醫生在旁邊監視二個女助手工作的確很頂真，他看見那下身地方還沒有用肥皂擦清潔，便又吩咐助手重洗，又把史小姐兩條腿分開細細的擦着，不許一絲疏忽，也不許一絲偷懶，然後助手捉住史小姐手臂，章醫生便在她臂膊上打了一針全身麻醉，沒有打到半針，史小姐望到天花板上，忽然眼花撩亂起來，頓然夫去了知覺。

章醫生於是將麻醉劑替史小姐注射完畢，立刻拔出針頭，喊了她二聲，沒有回答，知人已麻醉了。其實注射全身麻醉，用藥都有規定，身體強健與否，大有分別，身體薄弱的則改用半身麻醉，上半身有知覺而下半身知覺全失了。現在以爲史小姐身體很好，便用了全身麻醉，而且有一小時的時間可以延長，須得二小時之後方才漸漸清醒，這時候章醫生套上手套，心細如髮，處理得十分鄭重，由於二個助手將史小姐二條大腿分了開來，另外一個鴨嘴形的器械，插進史小姐性道，不一會工夫便自然而然的擴大了開來，有了一個碗口那樣大的洞，於是反光燈對準了洞口，一直照到裏面子宮，章醫生朝裏面仔細診察了一番，便一手拿了一隻瓢形的刀，鋒利無比，伸了進去，將胎兒的血肉一塊一塊的割了出來，真像豆腐那樣的嫩，可是血流不止，每割一

次，章醫生的滿手都是血，變了一隻血手，而割出來的零零碎碎血肉，放在那個盤裏，真是不忍卒觀，可怕極了。這時候章醫生等於一個殺人兇手，假使稍一不慎，將子宮割碎，孕婦的性命就立刻交托他這隻殺人的手裏，所謂割子宮打胎就是這一種打法，可說盡人間的慘酷，那裏可說到安全兩個字，任你如何心細如髮，真是危險萬分，章醫生工作始終緊張到底，不容一絲疏忽，二個月的胎兒，居然割出來的連血帶肉，放滿了那一個盤底，這時候章醫生接連換了幾種不同形的刀，大都統是瓢的形式，到子宮裏面從事清除，是不割完，幾度搜割之後，裏面已經沒有贖餘留在裏面了，又用反光燈照到裏面仔細診察，彷彿一個山洞，而血肉模糊得實在可怕極了，待診察完畢，認為已經割完，然後拭去性道口血漬，撤除鴨形器械，只見那口，便又漸漸縮小，歸爲原狀。善後手續就是洗滌子宮，因爲不免有污血留在裏面，旁邊助手捧了一大瓶消毒藥水，另外一根橡皮帶，一頭是銅的，插了進去，從事沖洗，而一面將藥水灌了進去，一邊打性道口流出來的，統是血和藥水混合的液體，可見裏面的敗血流不出就積在裏面，所以這洗滌工作是很重要的。

一切手續完畢，接上替她身上蓋了一條毯子，章醫生不時診她脈博，防虛脫，又替她打了一針強心針，增加她的抵抗力，因爲流血過多，往往有虛脫現象，這是很危險的，大致有心臟病，或貧血病，極容易虛脫，這時候章醫生始終陪在旁邊，靜待史小姐回醒過來。

章醫生守在史小姐旁邊有了不少時間，不時的看手表，不時的替史小姐搭脈，知道回醒時間還沒有到，便吩咐二個助手守着，自己便到室外去了。

章醫生來到室外，立刻吸上一支香烟，蹄膀阿六却在沙發裏等得打起瞌睡來了，章醫生走到她面前，用腳輕輕踢她的腳尖，「噓」的一笑道：「這樣的好睏，像隻豬獃！」

蹄膀阿六給他一踢，一個震動，也就驚醒了，張開眼來看見章醫生嘴裏銜了一支香烟，笑嘻嘻站在她面前，立刻坐起搓搓眼睛問道：「阿是已經舒齊了？」

「老早舒齊了，這手續本來迅速無比，延長就完結，章醫生說着也就在對過沙發裏一靠，脚一擱，頗得神樣子道：「現在只等她回醒過來，再休息一會，車子送她回去，總要有二個星期調養，方可恢復本來狀態，另外最好每天打補血針，或者打維他命針，幫助她恢復得快些，就沒有關係了。」

蹄膀阿六道：「阿是現在人還沒有醒嗎？」

「馬上就會醒了，因為麻醉藥性有一定時間方纔失去効力，完全清醒總要二小時以後。」章醫生說着把半支香烟往烟缸裏一擱，又趕到那間密室裏去了。這時候史小姐果然有些回醒了轉來，手脚開始在那裏舞動，而二個助手用力揪住不許使她舞動，因為麻醉藥性失了効力之後，回醒過來第一步就是手脚亂踢亂動，可是她的神經這時候還是沒有完全清醒，眼睛是閉的，臉色怕得一絲血色沒有，像黃臘，又像大病之後，嘴唇皮也變做黑的了。

章醫生吩咐二個助手把史小姐手脚揪住，隔了一會也就安靜起來，一些不動了，揪住也就放手了。章醫生在史小姐耳朵根頭輕輕叫二聲，史小姐賽過做了一場春夢，忽然張大了眼睛骨碌碌的對了章醫生臉上望着，怔住了。

章醫生對她笑笑道：「你認得我嗎？」

史小姐不做聲，只是對他臉上呆望，好像不認識一樣。章醫生因為經過多了，這是清醒之後必有現象，便笑嘻嘻對她道：「恭喜你呢，你已經脫離危險了，下部你覺得有些異樣嗎？」

隔了一歇，史小姐方始完全清醒過來，笑了一個呵欠，急急問道：「章醫生，章醫生，阿會替我打下來呀？」

「老早打了下來，非常安全，一絲危險沒有，恭喜恭喜。」

史小姐打算要坐起來，只是非常乏力樣子，一些也坐不起，把手在床上撐了撐，依然坐不起，二個助手齊聲道：「你休息一歇吧，慢慢的坐起，多養一會神。」

於是史小姐只得躺着問阿六姊那裏，章醫生代答道：「她在外面會客室裏，你儘管多養一歇神吧，她說過今天預備出

身體陪你一天呢？」

章醫生便吩咐助手替史小姐下身再度檢查一番，看看有沒有血漬漏出來，檢查之後認爲情形很好，於是便替她穿上襯褲，束好帶子，這樣又休息了一會，然後扶她打手術床上起來，一直扶出室外那張長沙發上躺下，章醫生道：「最好喊輛汽車回去，別吹了風，另外再請個醫生打針，調理一番，恢復起來很快的。」

史小姐到了會客室沙發上躺下，看見蹄膀阿六，苦笑着喊了一聲「阿姨」，好像掉下眼淚來似的說道：「真對你不起，要你陪了我這末長的時候，就攔了你許多辰光了……」

蹄膀阿六拖了張矮凳，陪坐在史小姐面前，心細的盤問道：「我已經問過章醫生好多次，據說經過情形非常良好，我放心得多了。我問你，你有點覺得什麼，痛苦覺得不覺得，小囡落地也沒有知道嗎？」

史小姐搖搖頭答道：「絲毫不覺得什麼，不但不覺痛苦，小囡落地也完全不知道，總之賽過做了一個夢，現在夢醒了回來，手術早已做好，真叫我奇怪，章醫生的確有本領。」

蹄膀阿六歡喜道：「這就是鈔票好東西，你假使沒有化這四千隻洋鈔票，就是沒有辦法打下來，你的痛苦也受得够，現在你賽過做了一夢，可說夢醒一身輕。」

史小姐點點頭笑笑，阿六看見她臉色可怕，一絲血色沒有，便說：「打胎到底辛苦的，你的面色頗然白得一無血色，好像生過一場大病，我勸你回去之後，好好的把身體調理一番，吃點補品，或打補針，章醫生告訴你過沒有？」

「對我說過了。」

這時候已經中午，章醫生診所裏開出午飯來，小菜相當考究，四葷一素一湯，一共六碗，章醫生一定留蹄膀阿六午飯，阿六也就不客氣坐下來吃了，阿六道：「那末張小姐給她吃點什麼呢？她肚子一定餓了。」

章醫生一邊吃飯一邊道：「我已經關照預備好了，她只好吃一盃牛奶，流質的東西，如果嫌餓，可以多吃幾頓，儘管不時吃，

明天方可以吃飯，每頓最好吃一碗雞汁，自己小菜場上買一隻活雞回來，去毛去頭去腳去翅，斬了一塊一塊放在燉雞汁的磁罐內，不可以放水，燉到五小時以後，汁自會出來，就喝這些汁下肚，雞肉不要吃，這是最好的調補之法，效力偉大，藥房裏賣的什麼雞汁，什麼牛肉汁大半不可靠，當然自己做的真虧實貨，你對她說：「每天預備一隻雞，一個月下來，身體比過去更結實。」

史小姐這時候一邊喝着牛奶，說道：「一天一隻雞很省力的，我回去明天就開始吃起來好了。」

史小姐吃了一盃牛奶下肚，精神略爲興奮些，講話聲音也提高些了，蹄膀阿六午飯吃後，又同章醫生談談講講，白相了一歇，已經到了二點鐘，方才設法喊了一輛木炭汽車，把史小姐送到環龍路府上，蹄膀阿六也就一起陪送而來，把大門敲門，張媽看見汽車裏史小姐面無人色的橫靠在裏面，心裏倒吃了一驚，阿六下了車對張媽道：「儂阿是史家娘姨？」

張媽道：「是的，是的。」

「趕快來，我同你把你把史小姐打車子裏扶起來，扶她上樓輪到床上。」

張媽打算問她得了什麼病，一看有人陪送而來，也許經過醫生看過了，不便多問，當下便彎下身，跨進車廂，把史小姐上身用足了力氣同阿六兩人扶起身，扶下車子，可是二個女人力氣竟有限，汽車夫倒手脚很敏捷的，趕上來把史小姐背後托了一把，雙手腋下一撐，扶進門口了。

阿六趁機道：「車夫，車夫，謝謝儂，有心請你一直扶小姐到樓上吧，這張扶梯真難走。」

史小姐喘着氣，雙手捉緊了車夫衣服，恐怕自己攢倒，車夫力大如牛，覺得扶梯上這樣扶了反不能走，說道：「小姐，索性掉個面，雙手抱你起來吧。」說着便調了一個面，彎下腰，把史小姐一手搭在背脊上，一手鉤在腳彎裏，臨空一抱了起來，「登登登」一直跑上了樓，張媽趕在前面嚷道：「來來，跟我來，這一個房間裏。」

車夫抱到床前，把她輕輕放在床上，史小姐連忙道：「謝謝，真正謝謝。」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阿六對史小姐輕輕的說：「木炭汽車出差一次是三十元，酒銀在外，至少也要付他三十五元，這是我們莊上老喊的，你因為是他抱上樓，我看另外加他五隻洋賞封，付他四十塊好了。」

「對對，要得要得。」史小姐說着便把枕頭底下一個鑰匙交給阿六道：「你揀一個長的鑰匙就是櫥門上的，開出來，中間抽屜裏有鈔票先付了他四十元，讓他走了吧，車子出來辰光延長，要作鐘頭算的。」

阿六一邊開櫥門取鈔票一邊道：「勿礙勿礙講定接送總歸依接送辦法，辰光稍爲長些有什麼關係，」櫥門開來，拿了四十元鈔票交了車夫手裏，一邊再三謝謝也就下樓去了。

史小姐道：「阿姨，我欠你一千元，請你也隨手拿了吧，免得我派人送了。」阿六果然良心一歪，就取了一千元，往自己皮包內一塞，笑道：「好好，我不同你客氣。」於是把櫥門鎖上，鑰匙交還史小姐，白相了一歇也就走了。

史小姐俟了蹄膀阿六走後，才把今天打胎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了張媽，講到後來一個人彷彿虛脫了一樣，也就不做聲的睡着了。張媽打算問她打下來的是男還是女，一看史小姐已經雙目閉住睡着了，想想又奇怪起來，伸手摸摸她的額角，只有一些些溫暖，又替她搭搭脈搏，真是跳得很慢很慢，張媽心裏一跳，倒有些怕了起來，不要打胎時候內裏受了傷或流血過多，又加之車子裏一陣震動，上樓時候用力傷了神，不要就此虛脫，那就完結了。

張媽想到這裏，又看看史小姐面孔，怕是可怕極了，像張黃表紙，雙眼頓然下凹，嘴唇皮雪雪白，現在只有這一口氣了，假使這口氣沒有，又還不是朝來的路上去了，張媽知道史小姐也許十二分乏力之後懶得開口，迷迷糊糊着了也說不出，於是急忙把房間裏的窗，統統關了起來，產後最忌吹風，一方面替她燉好一些參湯，讓她吊一吊神。一直到了傍晚，史小姐方才回醒了轉來，張媽胸口去了一塊石頭，急忙趕到床前輕輕問道：「小姐，小姐，你現在醒了，好好，剛剛你講講話忽然半段中斷了，我一看你面色，真叫怕得可以，你是不是沒有精神！」

史小姐蹙緊了眉頭，雙目望着天花板，聲音像蚊子叫的答道：「我……我自己也沒……沒知道，張……張媽，我看我這個

人恐怕……」說到這裏兩行淚水忽然打兩邊掛了下來

張媽道：「小姐，我勸你心裏不用難過，我看你一定流血過多，元氣大傷，你要好好調養，我燉了一些參湯，要不要喝了？」

史小姐聽見參湯，點了點頭，表示好的。一個臉便在被角上擦了擦，把兩行淚水擦了。張媽看看她又是很憤涼，這分明完全元自己的身體在糟場，所謂自作自受，還有什麼話好說。張媽把參湯灌在一把小小茶壺裏，把茶壺嘴那一頭湊在史小姐嘴裏，一口一口慢慢嚥着，大致嚥了四五口便不要了。隔了一會，人果然有些精神起來，便問張媽道：「我早晨出去到現在有人來找過我嗎？」

張媽道：「沒有，一個人也沒有。」

「電話呢？」

「電話也沒有打來，我一步也沒有離開這裏。」

史小姐又想起湖力生來，一顆心終是吊在他身上，嘆了一口氣問道：「湖力生呢，他也沒來吧？」

張媽道：「是不是下個月預備搬進來的那個外國先生？」

「就是他，他就叫湖力生，爲什麼你頭腦子這樣的笨，到現在還沒有摸清楚。」史小姐不知如何又對張媽冒起肝火來了。

張媽道：「沒有來，沒有來，連影子都沒有來，小姐，我勸你看穿點吧，這種外國人當真還有良心的不成，你也太癡心了。」

史小姐聽見張媽說她太癡心了，禁不住又流下淚來，便偷來拭了拭道：「也好，隨他的便吧，如果有良心的來也好，我總歸

一片真心待他，沒有良心不來也好，橫豎我是個不久人世的人了，噫，張媽，我想想做人實在一無意思，太無意義極了……」

張媽道：「做人本來是一場空，有什麼意思呀。小姐，我勸你還是想得穿點吧，身體要緊，別憂傷了，況且你在產後，身體又這

樣壞，真正一眼推班勿起。」

史小姐面孔向了裏床，儘管淌淚，實在禁不住心中悲傷，忽然嗚嗚咽咽哭出聲來，她恐怕給張媽聽見，又要隔靴搔癢的勸

着，索性把被頭掩了臉，偷偷的哭泣。待張媽做好了稀飯，送上樓來給她吃，方才收淚。但眼泡皮已經哭得緋緋紅，腫得像胡桃那樣，張媽把稀飯盛了一碗，端到床前，叫她多吃些，史小姐搖搖頭道：「吃不落，張媽，真不瞞你說，我肚裏一些也不想吃，心口却是十二分窄塞，身上不時出冷汗，這不知什麼原因？」

張媽道：「我看你還是勉強吃些吧，因為你今天一天沒有吃東西了，當然更加抵抗不住，我看你多少吃一些，你如果不吃，身體更加吃不住了。」

史小姐經張媽再三勸了一陣，勉強坐起身來吃了二三口，又像要嘔吐出來樣子，連忙把手裏的碗放下，躺了下去，張媽看見這付樣子也就不勉強勸她，便把稀飯碗盪收拾了，下樓，又把參湯燉着，預備半夜裏再給她吊一吊精神，看來毛病相當重，明天還是請張劍秋醫生來替她看看，年紀輕輕一個女人，拋下了家庭，一人在外邊這樣住着，荒唐的結果，那會有好收場，我張媽在這裏做個娘姨，真是處處當伊親生女兒一樣照顧，現在眼見她糟到這個地步，也真是志作孽相了。

不料到了第二天史小姐病體更加惡劣，連面上都浮腫起來了，張媽一看情形不對，連連問道：「小姐，小姐，你到底自己覺得有些怎麼樣呢？自己已有病，當然自己也應該有些知道……要不要請張醫生來替你看看？」

史小姐心口鬱結萬分，微微搖搖頭嘆口氣道：「不必，不必，我自知不會中用了，你……你替我打個電話，給我妹妹，叫她馬上到這裏來，我有話對她說……」

張媽立刻打了電話到西摩路史公館，告訴她們如是這般，原來這電話接的就是她妹妹，回說立刻就來。張媽又打了電話請張劍秋出診，告訴了史小姐，說是你毛病很重，臉也腫了，趕快請醫生不能再挨，我不聽你的話，已經請張醫生出診，他馬上就來了。」

隔了不多一會史小姐的妹妹倒沒有來，張劍秋醫生倒趕了來，這次張媽請他出診，特別講交情，特別出力，算是按照急症拔號，所以把門診都攔下趕出來了。一到沒有上樓，張媽便將史小姐的病情一五一十說了一番，張醫生就一陣跳腳道：「該死，

該死，爲什麼要請教西醫打胎，這最是危險不過的事，他是動刀動槍硬勁割下來的，人是血肉做的，那能經得起這苦頭！」

張媽道：「我本當勸她多吃一些麝香，一定會得下來的，她不聽，昨天早晨便一人出去請醫打胎，說是一個小姊妹介紹的，待到打罷回來，人已經不像了，路也不能走了，三個人扶她到樓上躺下，昨天還好，半夜就變了。」

「好好，讓我上樓看了再說。」

當下張醫生到了樓上，走到史小姐床前，朝她臉上張了張，又是吃一驚，忖道：「啊呀，而孔已經浮腫了。」便放下皮包，坐在床沿上，打被裏輕輕拖出她一隻手臂，搭着脈搏，張媽在旁邊道：「小姐，張醫生來替你看病呀。」

史小姐回過頭來，朝張醫生看了一眼，不做聲，又把眼皮閉上了，張醫生把脈搭到一半，對張媽微微搖搖頭，又皺皺眉頭，低聲說道：「病是十分沈重，完全流血過多，心臟衰弱，彷彿近乎虛脫一樣，她的親人在什麼地方？」

張媽抑聲壓低道：「我已經打過電話去了，叫她妹妹來，可是到現在還不會來。」

「你趕快叫她親人來，否則你張媽肩胛太重了，這個毛病依我看……」張醫生離了床，走到窗前寫字台上坐下，兩人商量道：「毛病是不出三天，總歸完結，所謂油盡燈滅，這是逃不過的定律，最大原因還是心臟衰弱，所以要浮腫，中醫無法可想，就是開一味大參湯，也是無濟於事，或者西醫打打針，可以板轉希望也說不定，不過毛病已經入骨，眼前只好死馬當活馬醫醫看了。所謂盡盡人事而已。」

張媽聽了這幾句話，大吃一驚，一時手脚無措道：「叫……叫我一人如何辦呢，她的親人一個也不到，張醫生，張醫生，一定請你幫幫忙，救了她一條性命吧。」

張醫生泰然道：「什麼話來，我做醫生，當然出來醫病，對病情如何兇險，決不能含糊其事，現在方子我開一個放在這裏，不吃隨便，不過這帖藥下肚，人有精神一些，或臉上浮腫減退一些，打一個電話給我，我來再替她板板看，如果這帖藥下肚一無顏色可以看見，就不必再請我出診，另請高明好了。」說着便打開皮包，開方子，一邊道：「張媽，不過我勸你這肩胛還是由她的

親人去肩的好，你是一個娘姨，不犯着呀。」接上便埋頭擬方子。

張媽又手忙脚忙趕去打電話到西摩路史家，趕緊叫親人來，可是一時心慌意亂，把電話撥錯了一個字，都打到一家油行裏去了。

這時候張醫生把方子擬就，又仔細考慮了一番，把手指在方子上彈了一記對張媽道：「張媽，來來來，電話打不通，索性等一歇再打，我告訴你……」

張媽把電話掛了，趕過來，張醫生對她道：「這張方子大有進出，吃與不吃聽便，最好讓她的親人到了，不妨再請一個醫生來評評看，也沒有關係，這話我本來不對你說，正因為你是娘姨，當到沒有這個權，我講的老實話。毛病總歸……總歸，我實在沒有把握。」張醫生說到這裏，把方子授到張媽手裏，自己便把皮包搭搭上，拾在手裏打算就走。張媽趕快在另用眼內，拿了五十塊錢鈔票，用紅紙捲了捲，塞在張醫生手裏道：「費心，費心，如果吃了藥好些，我再打電話請你，千萬還要你想法子救救她。」張醫生接了鈔票，也就不客氣往裏面袋裏塞了，一邊下樓一邊道：「知道，知道，待吃了這帖藥，如果轉機些，那末就有希望，我再想想特別法子板板，你也不必急得，醫生只能醫病，不能醫命，如果史小姐不好，當然我想盡方法也沒有救的，是哇？是哇？」說到這裏，打客堂到了門口，兩下分別了。

張媽剛正打電話，聽見下面有人敲門，張媽推開樓窗一看，原來史小姐妹妹來了，張媽急忙趕下去開門，看見她妹妹，一開口就抱怨道：「爲什麼，你爲什麼到現在才來，你姊姊病重得了不得，醫生都要回頭了。」

史小姐的妹妹也不說什麼，匆匆忙忙趕到樓上，看見姊姊躺在床上，面孔腫得不成一個樣子，心裏一酸，幾乎落下眼淚來，執住她一隻手喚道：「四姊，四姊，你……你怎麼糟得這個樣子，做妹妹的看見怎不傷心呀！」

史小姐微微張開眼睛，對她妹妹忽然掛下兩行淚水，又把眼皮閉上了。她妹妹知道病人怕煩，心裏很難過，便輕輕把姊姊臉上流下來的淚水拭了，回轉身一個電話打給朱克文醫生，請他趕快出診。又問張媽道：「我姊姊何日起病的，爲什麼你老早

不打电话通知我，你枉爲是吃這裏的飯，你真老糊塗，頂了！我不是抱怨你，極應該老早就通知我？」

張媽又吃了一個冤枉，她本想把史小姐的打胎事情瞞住不說，可是吃了這個冤枉，便不得不照實吐露出來了，於是將史小姐病情一五一十，詳細細鬼鬼祟祟的說了出來，她妹妹方才明白姊姊的致病之由，嘆了一口長氣：「真是自作孽，自作孽，所以她一向一人住在外面不歸家，以致爹爹哥哥姊妹都對她意見不合，可是平日大荒唐了，那會有好結果，一家的人除了我之外，其餘個個都同她性格不合，因爲反對她住在外面，爹爹替她許配青海路南潯劉家，她不肯嫁，許配吳家又不願，却愛在外面邊七搭八搭，名譽也就壞完壞完，說起來真正一言難盡，我平日總是勸她，那裏勸得好呀……」

正談到這裏朱克文醫生已經趕到，張媽急急忙忙下樓去開門，只見朱醫生還帶了一個女醫生同來，開口問道：「這裏是不是史公館？」

張媽道：「是的，是的，請進來。」

原來朱醫生是個西醫，史小姐的妹妹曾經有過一個險症，毛病已經到了九分九，只差一口氣了，完全是朱醫生替她板轉來，所以她心目中只有一個朱醫生給她印象最深，這次她四姊的病，也非請他出診不可了。朱醫生剛正上樓，她打房間裏奔了出來迎接，朱醫生看見她，一陣握手笑道：「什麼，你在這裏？」

「是的，這是我四姊的家，她病得很重，一定拜託朱醫生幫幫忙，幫幫忙，想想特別法子……」

「別急，讓我診察了之後告訴你。」於是來到房裏，走到史小姐床前，對病人約略一看，就問史小姐的妹妹道：「毛病果然很重，你告訴我什麼日子起的，爲什麼不早二天替她請醫生，你也太糊塗了。」說着便吩咐助手替她量熱度，拔出來一看，已經到了一百零三度三，朱醫生大吃一驚道：「該死，該死，一個人如何抵抗得住這末高的熱，趕快用冰袋，打退熱針。」接上又把史小姐蓋在身上的被頭揭開，說道：「臉上已經腫得這個樣子，身上必定無疑也腫得不成樣。」把被頭揭開，解開史小姐身上衣服，露出肉體來，竟然整個身體腫得嚇壞人，那腰身腫得像水提桶一般，又像肉體裏打了一泡氣，朱醫生急忙替她披頭蓋好，用

聽筒聽了一會心臟，皺了皺眉，搖搖頭，微微嘆口氣道：「心臟壞完壞完，衰弱得一些些抵抗能力都沒有了，等於失了效用，依我看不出念四小時，就要虛脫，現在先替她打一針強心針，不過這是拖拖辰光而已，根本還是無效，現在身上還不會出汗，如果一身汗一出就完結了。」

史小姐的妹妹只是悲悲切切出眼淚，朱醫生道：「你不必難過，現在我既然來得，當然盡我能力做到，萬一板得轉也說不定，這要看你姊姊的壽命了。」說着便吩咐助手灌好強心針，朱醫生在史小姐手臂上用火酒擦了擦，替她打了一針，說道：「最好把她送到我醫院裏去，可是病到這個樣子，一動也不能動。」

史小姐的妹妹拖拖朱醫生袖子，叫他到樓下去，將這病情一五一十告訴他，朱醫生跳腳道：「這完全傷害他手裏，這個打胎醫生在什麼地方，你馬上去報告捕房捉人，這還有什麼客氣，打胎並不是危險的事，可是有心臟病的人，萬萬打不得，這個打胎醫生沒有經驗，貿貿然動手，實屬可惡之極，你怕事不去告發，我代你報捕，快快！」

史小姐的妹妹經了朱醫生這樣一懲，一想這件事還要徵了四姊同意，並且這個打胎醫生的地址也只有她知道，於是匆匆趕到樓上，奔到史小姐床前，再三盤問着，豈知史小姐一百念四個死也不肯吐露出來，只是一聲聲嚷着週身痛苦得不能言說了。像在那裏要死不能，要活不成，對問她的話，老實說，她是決不會講出來的，所以她妹妹同朱醫生再三盤問，她只是愁眉苦臉，嚷着痛苦，嚷着還是趕快死了吧，做人做到這個地步，還有什麼樂趣呢，就這樣一邊嚷一邊哭，在床上翻來復去，癢癢着到了快死的狀態，她妹妹知道毛病比起先又加重了起來，朱醫生接連替她打強心針，退熱針，這樣又稍爲安靜了一些，朱醫生當下開了一張方子，吩咐趕快去配來給她吃下去，再看今天傍晚情形，也就匆匆要走。

史小姐的妹妹包了二百元出診費，交了朱醫生手裏，送到樓下，眼淚了了問道：「我四姊毛病，你看來到底有救沒有救，我是心裏焦急煞了！」

朱醫生道：「毛病是沒有辦法，我可以老實對你說：照此情形，念四小時以內，就要虛脫，就是接連打強心針根本無用，反而

使她痛苦，不然她安靜的迷迷糊糊的半睡狀態，看上去還好過一些，可是打了針後她反而嘩啦啦鬧着，其實她內裏難過，外面却腫得週身發痛，我意既然不能盡人事，還不如善後替她預備起來。」

「依你這樣說來，這個人變做絕望了！」她妹妹又哭了。

朱醫生跨上車子說道：「或者你再另外請一個別的名醫，不妨大家評評看，一口氣沒有斷，總要想辦法。」說着，自備汽車也就開着走了。

史小姐的妹妹知道這個責任太重，一方面吩咐張媽出去配藥，一面打了電話回去，趕爹爹來，豈知老太爺接了電話非但不來，反而很氣憤，說是死活隨她的便，我早已沒有她這個女兒。養了子女不肖，比什麼還痛心。她妹妹知道爹爹脾氣古怪，早嚇得不敢開口，接上預備打電話給大哥，可是她知道大哥後來同四姊感情不睦，也就免此一舉，決意打到嫁出門的二姊同三姊那邊，她們到底還有同胞手足之情，二姊同三姊前後趕了來，可是史小姐這時候毛病突變，已經不會開口，到了彌留狀態了。二姊同三姊一商量，以為有一口氣，還是要救，便決意化了一千元，特聘名醫。

原來這個醫生是海上最最有名望的西醫，姓牛，曾經醫過國府要人的小腸氣，補過海上名流的腦袋，結果都痊癒了。史家老太爺挺挺信仰他，平日兩人很有交情，二姊同三姊以為請了牛醫生出診，如果毛病無救也就算了。所以無論如何要請牛醫生出診，二姊特為趕回西摩路，偷了老太爺的名片，又趕到牛醫生府上，這時候已經晚上九點多鐘，經了二姊再三面懇，牛醫生方始答應，一同車子到了環龍路史家。牛醫生把史小姐詳細診察一番，又用聽筒把心臟聽了一會，說道：「心臟已經壞了呀，總之，你們太疏忽，醫得太遲了，人是不會到明天就要老調，現在雖然還有一口氣，要是這口氣斷了，就完結了。」

二姊同三姊還有她的妹妹，聽了這幾句話忽然哭了起來，牛醫生道：「這毛病不但是在心臟，而且還夾有急性肺癆，因為平日太不知自愛，精神心血虧耗太甚，有以致之，按理像你們這種人家是不會有這種病的，實在莫明其妙。」牛醫生看見三姊妹都在那裏悲悲切切出眼淚，便勸道：「你們不用難過，還是趕快開開她有什麼遺囑，現在我來替她打一針。」牛醫生又替

史小姐打了一針強心針，其實這種強心針，打下去也就無濟於事，西醫要使病人慢一點死，多給她拖延一歇，多給她一些痛苦，惟有這一種強心針，也就叫救命針，在病人彌留時候，果然可以回醒過來，然而這靠了提神的作用，也片刻工夫，重歸失效了。牛醫生把史小姐打了一針也就走了，一會果然見她身體牽動了一下，把眼睛張了開來，兩行淚水又流下來了。二姊同三姊連忙圍到床前高聲喊道：「四妹，四妹，牛醫生說過了，你的病靜養幾天就會好了，你心裏不用難過吧，你有什麼話麼？你有什麼話對我們說嗎？」

史小姐把眼睛閉上了，微微搖了搖頭，只是流淚，一句話也沒有。

二姊同三姊二個人一齊伏下去輕輕推了推她問道：「四妹，四妹，你有什麼話對我們說嗎？你外面還有什麼沒有料理清楚的事情嗎？」可是接連問了幾句，史小姐好像要開口又開口不出樣子，只微微張動着嘴唇，而始終講不出一句話，看地一牽一動，險上更腫得不成樣子。可怕極了，旁邊的姊妹知道人是無用，坐到旁邊去商議後事，又吩咐張媽做了一些夜點心，預備陪夜，這樣一直延到下半夜四點三十分，史小姐渾身一場大汗，隨接魂歸陰府了。在下這篇風流千金，就此宣告結束，在這裏告訴讀者的，當她遺體由殯儀館早晨抬出大門時候，她那個最後愛人湖力生也趕來了，他並沒有知道史小姐過世，因為隔夜在舞場裏跳了一夜通宵的舞，早晨路過，順便來借史小姐家裏打一個中覺，方才知道史小姐已經過世了，不覺大吃一驚。冥冥中這分明來送她喪的，連忙趕進屋裏去。

(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6 0412B

